

A TALE OF TWO CITIES

BY C. DECKENS

雙
城
古
事

英 國 狄 更 斯 原 著
浙 江 魏 易 譯 述

雙城故事目次

第一卷

一	時代	一
二	郵車	三
三	露意	六
四	酒肆	二二
五	嬰履	一八

第二卷

一	五年以後	二七
二	庭審	三一
三	獄決	三四
四	慶生	四三
五	恨人	四七
六	朕兆	五一

頁數

七	逞權	五八
八	遇警	六二
九	暗殺	六四
十	要信	六九
十一	侈談	七三
十二	意沮	七五
十三	述懷	七九
十四	盜棺	八二
十五	秘談	八六
十六	暗探	九二
十七	溯舊	九六
十八	疾發	九九
十九	巧探	一〇二
二十	閨勸	一〇五
二十一	驚兆	一〇七
二十二	川濱	一一二

第三卷

二十三	焚堡	一一五
二十四	歸國	一一八
一	下獄	一二五
二	營救	一三一
三	遇仇	一三四
四	暴民政治之一班	一三七
五	私探	一四〇
六	出獄	一四三
七	再捕	一四六
八	密謀	一五〇
九	志決	一五八
十	遺書	一六六
十一	泣別	一七五
十二	警聞	一七八
十三	探監 返國	一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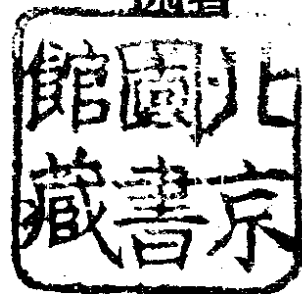
雙城故事

第一卷

一 時代

易

英國迭更司著
浙江魏易譯述



吾書開場。爲最佳之時代。亦爲最惡之時代。爲才知之時代。亦爲冥頑之時代。爲信仰之時代。亦爲懷疑之時代。爲光明之時代。亦爲黑暗之時代。言其善。譬諸陽春。自茲以往。漸漸入於佳境。語其惡。猶之嚴冬。霜雪載途。彌望皆呈可憐之狀。其時主樂觀者。以爲步步接近天堂。主悲觀者。則謂漸漸墜落地獄。質言之。當時情形。非可以與今日相提並論。爲之作史者。無論所加考語爲惡爲善。必須冠以絕對之辭。通常之形容詞。不足盡其萬一也。其時據英國寶座者。爲一廣頰之王。中委之后。據法國寶座者。爲一廣頰之王。白哲之后。兩國中攀龍附鳳之大臣。以爲當日時局。已一完不能再易。天荒地老。而貴賤貧富之階級。則永遠不變矣。

其時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英國有前知者。預言國中將有極大變故。其最著者。如女巫索斯各德。以及寓居考克街善談鬼之巴爾森氏。此二人皆能預卜禍福。謂國家將交否運。其實消息之惡。無待鬼神暗示。旅美英儒。已脫離祖國而獨立。人事如此。天心蓋可知矣。

至於法國則其江河日下之勢。初未有先知之人於事前爲之道破。國貧則補之以紙幣。而濫用如故。國家大事。決之僧侶。視民命如敝屣。有小童甫十餘齡。當僧人行列祈禱時。未嘗俯伏。即命斷其兩手。割其舌。然後以火焚其屍。當此貴族暴橫僧侶恣肆之時。瑞典森林之中。爲將來造斷頭臺之材木。已合抱矣。巴黎郊外農人載物之笨車。當日雖沾泥帶垢。豕伏其旁。雞栖其內。蓋即將來滿載貴族赴斷頭臺之囚車也。大劫之來。已先期佈置。特安富尊榮者。不自覺耳。其有識見稍遠。略作危辭以警告當局者。則翻以此獲罪。於是人人對於將來。諱莫如深。

當日英國亦無秩序及法律之可言。國都之中。劫掠剽奪者。無日無之。官府張示告人民。凡欲避囂居鄉者。必以什物寄頓肆中。以防盜入其室。且往往黑夜之盜賊。卽白晝之良民。行劫時遇相識者。則必殺之以滅口。郵車在途。時爲盜劫。故御者皆執槍以自衛。有某郵車遇盜七人。三人爲御者擊死。而御者又爲餘盜所斃。然後乃席捲而去。市尹者捕盜者也。而倫敦市尹某。嘗爲盜所迫。盡掠所有而颺。盜祇一人。市尹從人甚多。相視不敢救也。倫敦監獄中。犯人與禁卒時時械鬪。互有死亡。大臣在朝中。項下鑽石之飾。乃爲盜所攫去。禁軍聞某禮拜寺中藏有軍火。入寺求之。暴民即擊之以槍。禁軍亦還擊。凡此皆數見不鮮居民不以爲怪也。日日戮囚。而犯法者愈衆。天辟之刑。不足懾伏兇悍之人。今日以獲罪被執。越二日即處死刑。人命之賤。至於如此。今日絞劫盜。明日焚異端。大盜處死刑。小竊亦處死

刑。凡此種種。皆一千七百七十五年間及其前後之事實也。國運日替。此二廣頌之君。乃罔不之覺。猶復大施其奉天承運之威權。亦可憫矣。後之論者謂千七百七十五年之光陰。乃與此二國之君民同時奔赴其結局。以至於喪身亡國。其因已造。其果即不可挽回矣。

二 郵車

是年十一月某禮拜五之夜。自倫敦赴度佛爾之郵車。度佛爾海埠之名凡自英赴法均由此登舟正確磅前行。地勢漸趨山頂。道又濘泥。車重馬不能前。故凡附車旅人。咸徒步挾車以行。高筭革鞵。咸沾泥穢。此中旅人凡三。其一即與吾書最有關係者也。顧道既崎嶇。而瘴霧尤重。車燈昏暗。僅能射及數步之外。而馬汗蒸騰。著於車燈玻璃上。凝為露珠。馬足陷泥中。深及踝。又格以重車。欲停者屢矣。但御者頻施以鞭笞。又極其縱送之力。恫嚇之聲。始能迫之狼狽前行。餘二旅人亦跋涉車傍。三人咸以巾裹其項。高至頰際。彼此皆不辨面貌。又似各有所思。未嘗互交一語。蓋彼時盜賊縱橫。旅人相戒不敢輕道姓名。防所與談者。即為宵人也。旅人投宿逆旅。亦宜審慎。蓋自逆旅主人下逮輿臺。雖貌似良民。詎能信其不為巨盜所賄通。以故人懷戒心。即郵車之御者。亦常執槍以自衛。此次車行昏夜中。御者疑旅人。而旅人復疑御者。旅人又彼此互疑。防身火器。一刻不離左右。一若隨時皆足以發難者然。此時御者忽叱其馬曰。爾曹稍一努力。即登山巔矣。爾曹不樂此辛苦。吾詎樂此者。語已。又呼其伴曰。約瑟。約瑟應曰。何者。御者曰。爾知今何時也。約瑟曰。十一鐘十分矣。御者似不擇曰。

時已夜深。乃尙未登山巔。因力鞭其馬。速之前進。第一馬被猛擊。向前力竄。餘三馬隨之。旅人亦促步尾之。蓋車停亦停。車行亦行。不敢前行。亦不敢落後。防禦者生疑。致爲擊死也。

車至山巔。御者稍息其馬。約瑟下車。以徑寸之木傅車輪之廓。防下山時。輪轉極迅。有此木則足以殺其下趨之勢。繼又開車門。令旅人入。方欲起行。御者忽謂約瑟曰。爾細聽之。此何聲也。二人靜聽片時。御者曰。似有人騎馬上山追隨吾後者。約瑟曰然。馬行且極迅。於是立釋車門。躍登車頂。且語車中人曰。君等均宜自衛。語已攀其槍機。以待來者。此時旅人方欲登車。第一人一足已登車級。一足尙踐地上。聞約瑟言。相視木立。御者回首後顧。約瑟亦後顧。即拽車之第一馬。亦堅其雙耳轉身後顧。此時車旣不行。黑夜之中萬聲俱寂。羣馬喘息。氣咻咻然。即車亦因馬脇起伏而微微顫動。旅人心怦怦然躍不已。然又力屏其息。側耳以聽。時蹄聲愈近。約瑟不能耐。遽抗聲叱曰。來者何人。宜立止勿前。不則吾開槍矣。蹄聲果驟止。但聞泥水濺潑之聲。有人自霧中言曰。前行者非赴度佛爾之郵車乎。約瑟曰。不與爾事。問何爲者。汝究何人。其人仍問曰。爾車非赴度佛爾之郵車乎。約瑟曰。爾何爲必欲知之。霧中人曰。吾欲見車中旅人。約瑟曰。旅人爲誰。霧中人曰。洛里先生也。此時方欲登車之旅人忽答曰。余即洛里先生也。此語甫竟。御者與約瑟及其他二旅人咸視以目。一若此人旣與來騎相稔。必非善類。於是約瑟語來騎曰。爾勿前。恐吾手偶一失誤。

則悔之晚矣。又顧謂洛里曰。君洛里先生耶。請與之語。洛里即曰。汝何人。約里耶。欲語我何事。來騎應曰。然。余約里也。洛里曰。何事亟亟。乃要我於途。約里曰。泰爾森公司銀行屬余以書授君。洛里此時乃下車謂御者曰。來者爲余素識。可令前。無傷也。洛里足甫及地。餘二旅人急登車。扃其門。若避鉅患者。約瑟曰。果無傷。則甚善。然吾未敢深信。因大聲語來騎曰。來此。霧中人應聲而至。約瑟又語之曰。勿亟亟。緩行可也。汝若以軍械自隨。幸勿探手近之。余手善悞失。稍一不慎。鉛丸發矣。汝來燈光下。令吾視之。少頃於霧氣中隱約露人馬之形。徐步至於車傍。立於洛里之側。先以目視約瑟。然後以小柬授洛里。洛里就燈光中視約里。見自躡至頂。下及馬足。無一非泥污。幾不辨其爲銀行舊僕。乃語約瑟曰。爾勿疑。我泰爾森銀行中人也。今以事將赴巴黎。我將與汝一克郎幣爲汝飲資。能令我讀此柬乎。約瑟曰。甚善。願亦宜速。洛里乃就車燈啓書讀之。初尙默讀。終乃言曰。令我於度佛爾逆旅中候女郎。偕赴巴黎。無他事矣。語約瑟曰。吾固知書不煩也。又謂約里曰。吾不暇作答。但歸言復活二字可也。約里於馬上聞此二字。不覺失驚。乃曰。奇哉。二字何意。洛里曰。爾但言之。彼人自能領悟。爾速歸矣。語已。啓門逕入。時二旅人已預藏其金錶。見洛里入。佯爲熟睡之狀。少選。車又行。至稍遠處。約瑟始釋槍。然猶周視所佩手槍均安好否。又檢視其跨下之麓中。儲火石鋼片及二炬。蓋慮車燈偶滅。則藉此可於五分鐘間再取火燃燈也。檢視既畢。約瑟乃微呼御者曰。湯母。爾適聞車中人之答言乎。湯母曰

然。約瑟曰。爾解其意乎。湯母曰。吾不解也。約瑟曰。誠與吾同。吾亦不解。此時約里獨處昏黑之中。見馬已疲。下馬稍息。又拭去其面上混污。抖其衣帽。執轡在手。俟車聲既遠。乃引馬下山。且行且語馬曰。爾自倫敦負余至此。力已竭矣。余不敢再以生命託付汝之背上。俟至平地。始乘汝耳。繼又自語曰。洛里先生語我復活二字。乃大奇事。果世間有死而能復活者。吾業敗矣。約里時於夜間盜棺故有此語

三 露意

是日午後郵車至度佛爾。逕投皇家喬治旅館。館役之首領。親至門首迎客。狀似極鄭重者。蓋冬令旅行不易。途中又多劫賊。凡旅客能自倫敦安抵此間旅館者。大非易事。故館役視此不似等閒。但此時車中僅一人。即洛里。餘二人已先期下車。各赴其欲往之地矣。車門既啓。但見蓬蓬亂草。霽濕之氣逼人。大類犬窩。洛里此時。冠簷下垂。情形狼狽。甫下車即搖身振落其附於衣上之草。亦大類巨犬之適自窩中出者。彼見館役。即問曰。明日有郵船赴凱來否。法海埠名與度佛爾相對館役曰。明日果海浪稍息。風勢便利者。此間必有船開往。午後二時潮正大。可啓旋也。君欲睡乎。洛里曰。吾白晝無需此。但爲我覓一房。且屬薙匠至。館役曰。諾。但君薙髮後須膳乎。即顧謂他役曰。導先生至康考德房。句先生之行囊亦可將去。句先生之靴污矣。宜加拂拭。句命薙匠赴康考德。句速備熱水。句爾等宜自奮。隨我赴康考德也。喬治旅館中凡旅客之以郵車至者。必以康考德之房處之。此時館中男女役斷。悉奔走來往於

康考德及咖啡室之間。各有所司。洛里盥蕪畢。即赴咖啡室用膳。此時咖啡室中別無他人。膳尙未具。洛里據案而坐。若有所思。其人似至有規則。舉動極其沉靜。坐時以雙手置膝上。衣夾中金錶悉悉作響。衣履皆整潔精美。頭上帶髮髻。光可鑑人。而容沉靜。而目光炯炯。足知其天性非潛默一流人。特自隸泰爾森銀行以來。強自抑制。以與此數百年之老店相胸合。頰上生紅暈。似極康健。額際雖有縐紋。特無頹唐頹鬱之色。蓋銀行事務雖繁重。然不關一已痛癢。故身雖勞。而神不傷也。洛里以車中顛頓。少坐即倦。入睡鄉矣。須臾館役以膳至。洛里猛醒。移坐就食。語館役曰。今日倫敦必有女郎至此。汝當留一室以相處。如彼告汝欲見泰爾森銀行之洛里先生。汝可告我，館役曰諾，非倫敦之泰爾森銀行乎。洛里曰然。館役曰。泰爾森銀行諸君。凡往來於倫敦巴黎間。必投宿我店。行中人固時時有人往來也。洛里曰然。我總行雖設倫敦。然與巴黎關係不淺。館役曰君必爲行中重要人物。不恆見君親自奔走。洛里曰近殊不常行。十五年前。自巴黎歸後。未嘗往也。館役曰。十五年前余尙未隸此旅館。且當時之店主人。亦非今日之店主人也。洛里曰。誠然。館役曰。泰爾森銀行成立已久。不獨十五年前。恐五十年前已著大名矣。洛里曰。三倍此數。庶近是矣。館役曰然耶。言時目注洛里。手中所持拭布。時時左右互易。若不勝其駭異者。洛里膳畢。信步至海濱閒眺。度佛爾本非巨鎮。屈曲灣伏於臨海石巖之中。巨浪作時。水花直濺街衢之上。人行其間。時聞魚腥刺鼻。但業漁者殊不多。其居民恒於夜間徘徊海岸。目注遠舟。一若以此

爲業者。但此間小肆之主人。往往忽至暴富。其中消息。可得知矣。無怪此間居民每不樂夜間有燈光也。指私運漏稅而言

時漸黃昏。海霧又作。洛里心緒亦如爲霧所籠罩。至街上不辨行人時。始歸旅館。時晚膳尙未至。洛里獨坐咖啡室。目注火爐。心中念及其巴黎舊友。繫獄十八載。今始復蘇。迨館役以膳至。洛里飲饌時、猶時時念舊友不已。膳畢。自斟紅酒飲之。飲至數杯。聞車聲自遠而至。及於館門而止。洛里停杯自語曰。必女郎至矣。閱數分鐘。館役啓曰。密司曼奈自倫敦來此。謂欲見君。洛里曰。來何迅也。乃立盡其杯中餘瀝。隨館役赴密司曼奈之室。室大而年久。案榻亦皆施以黑漆。雖室中然二燭。而辨察尙不甚了了。洛里入室。初不見有女郎。以爲尙在複室。及行至燭旁。始見一年約十七之女郎。衣乘馬之長衣。手提縮草冠之綢帶。方以目視洛里。神情若駭若疑。蓋欲前相見。而又慮非其人者。然洛里一見女郎。頓憶十數年前。嘗手抱此兒渡海歸國。此時雖已長成好女子。然而龐固依稀可辨。特此時未暇深思。遽與女郎行禮。女郎曰。君請就座。其聲清越悅耳。洛里曰。俾吾得親女郎之手。此係英國舊式禮儀言已。又鞠躬。就榻上坐。女郎曰。吾昨日得泰爾森銀行書。謂有要事。句抑新發見之事。句洛里曰。名稱不關緊要。任言何事可也。女郎曰。聞係關於吾父遺產之事。特吾父物故已久。語至此。洛里似不安於座。目視牆上所繪彩畫。一若不知措辭。將求解決於畫中人者。女郎繼續言曰。爲此事。故吾須往巴黎一行。聞此間有泰爾森銀行之某先生。將伴我前往以

了此事。洛里曰。其人即我是也。女郎曰。余亦早料及君必其人矣。於是起立與洛里行禮。表其信託感謝之意。洛里亦報之以鞠躬。女郎曰。余獲泰爾森銀行書後。即作答書曰。余自幼孤露。世事茫無所知。既承貴行見詔。謂有先君遺產。須自赴巴黎清理。又承貴行以老練執事同行。感激無已云云。繼聞君已先期赴度佛爾。惟聞行中曾以急足授君以書。屬君於此相俟。洛里曰。余甚願伴女郎往巴黎。且視此爲榮幸之事。女郎曰。行中人又語我謂見君後。當有密語告我。屬我勿駭。我已凝聚心神。願聞君之所言。洛里囁囁言曰。女郎固應急欲知其底蘊。但句語至此。似不知如何措辭。以手整其鬚。少頃始曰。此事實不知從何說起。言次又作停頓。此時女郎目視洛里。似辨察其面容者然。忽微舉其手。似憶及舊時事。遽問曰。君與我此爲第一次相見耶。洛里微笑曰。女郎詎識我耶。此時女始就榻。似有所思。尋即舉目視洛里。洛里即曰。女郎今已託籍英國。吾將已英人稱女郎之通稱稱女郎矣。密司曼柰其許我乎。女郎曰。甚善。洛里曰。密司曼柰聽之。余久服務於商業中。今有業務須於女郎言之。凡余有所言。宜概視爲業務上之所必須。幸勿以感情用事。余今將以與余有業務上關係之人之故事爲君言之。女曰故事耶。洛里佯若不聞其言。但曰。業務耳。余業銀行。時與外人有交涉。適所言者。爲法人。其人大有學識。蓋醫士也。女曰。係居波威之醫士乎。洛里曰。然。其人與女郎先人同業。居波威爲醫士。盛名亦與女郎先人相伯仲。其人與余有業務上之往還。其時余方駐巴黎分行。去今日已二十年矣。女曰。其時何時也。洛里曰二十

年前耳。其所娶爲英女。財產均委余爲之經理。蓋當時法國稍有身家之人。咸與泰爾森銀行有業務上之關係。余雖與其人往還甚密。特純爲業務關係。不屬私交。洛里方欲再言。女郎即止之曰。君適所言者。必爲吾父。尙憶吾生時已無父。母亦於後二年見背。余兒時似有人挈余至英國。其人必君也。語已。起立作欲與洛里執手狀。洛里舉其手微近其唇。仍導之歸座。以左手按椅背。以右手自撫其頰。目注女郎。而女亦以目仰視其面。洛里徐曰。前挈君歸者即余也。自是以後。余未嘗與女郎謀一面。惟泰爾森銀行實爲女郎之保傅。余爲業務所羈未暇顧及他事。即此足以知余之純爲業務中人。毫不以感情用事者也。洛里之爲此語蓋而驚厥故不言業語已。以雙手按頂上鬚。似防其不平正者。少頃又言曰。余適所言者。果爲務以固其神也。君父之故事。但君之父。未必果死。語至此忽曰。女郎勿驚。何震悚乃爾。女此時實不克自持。以手堅握洛里之腕。洛里撫其手而言曰。女郎勿駭。吾適不言此爲業務上之事乎。吾以爲君父未必果死。特忽失所在。或爲人所誘匿。徧覓不見蹤跡。吾慮君父或見惡於法國貴族。法之貴族。能以空白傳票。任意填寫仇家姓名。拘赴狴犴。其家人雖懇之法王之前。亦無效。意君父亦必遭此毒手。果爾則適所言居波威之醫士。必爲君父矣。女曰吾尙更欲有聞。君能告我耶。洛里曰。吾所甚願。特恐女郎不能堪此惡消息耳。女曰吾均能堪之。所不能堪者。君不盡情告我耳。洛里曰如此甚善。君須視此事爲業務。不涉於感情。吾方能傾吐一切。醫士失所在後。其妻以方懷孕。故雖悲甚而力自抑制。女曰。後來所產者。爲女兒乎。洛

里曰。然。但此純爲業務。女郎幸勿自悲。吾適言醫士之妻。以不欲其女知其父之慘遭仇陷。飾言其父已早死。語未竟忽曰。女郎何爲聽於吾言。女哀鳴曰。幸先生以實語告我。洛里曰。君如此。使我不安甚矣。吾何能了此事。凡能了事者。頭腦須冷靜。女郎試語我九枚九辦士爲若干先零。或二十幾尼爲若干先零。果能語我者。則吾知女郎心中鎮定也。女雖未如所言。而神色似稍安靜。洛里覺之曰。似此乃可。須牢記此爲業務。勿涉感情。君母慮君終生抱恨。故但言君父已早死。後二年。君母以不知良人生死。鬱鬱以終。時君甫二歲。殊不知有此終生恨事。今幸長成矣。居然一端好女郎。語時。注視其黃金之髮。似甚羨而又極憐之者。少頃又曰。君父母所留遺產不多。所有者。悉泰爾森銀行爲君經理。惟句語至此。洛里覺女手漸漸緊握。二目大張。若甚慘痛。乃急言曰。惟君父實未死。今已知其所在。第奄奄一息。大非昔比。今暫居其舊僕之家。我二人此行。即爲此事。君見彼後。宜以天倫至愛感動其心曲。或仍可復其生人之趣。女此時竟體顫動。作微語曰。恐吾父此時已不復類生人。直似鬼耳。洛里恐女量絕。力搓其手掌。急曰。勿爾。勿爾。吾已盡情告汝。明日一渡海。即見汝父矣。女仍作微聲言曰。吾父雖生猶死。我乃終歲安樂。全不知覺。尙有人子理耶。洛里急欲以他事令女注意。乃曰。汝父今已更名隱居。若稍露聲息者。敗矣。汝宜慎。勿再陷爾父於厄。宜急挈令去法境。余雖爲英人。又爲泰爾森銀行中人。法人極重視我。尙不敢遽以爾父之名出口。即相識有素之人。偶言及此。亦僅言復活二字。蓋稍落邊際。一經仇

家偵悉。則多年心血盡付東流矣。此時女忽後仰。已不省事。兩手緊握洛里之腕。洛里駭極呼之不應。又不敢力脫其腕。恐傷及女郎之指。急大聲呼館人。少頃數人奔至。爲首者係一健婦。髮作紅色。颯頰而衣窄。冠尤奇特。其人力趨至女側。以巨掌力排洛里。幾爲推墜於地。幸爲牆所格。不致仰跌。洛里駭甚。覺生平未曾見如此強悍婦人。此時婦人訶責館役曰。爾等立此何爲。何爲以目注視余身。何不速以阿母尼亞及凉水或醋至。爾等若憚行者。我將自往取之。館役等紛然出。各往取應用之物。婦人抱女置榻上。爲之周身撫摩。且頻頻以好語慰之。願謂洛里曰。君尙沉思耶。君即有所言。何以不善措辭。至彼驚駭欲死。君尙自稱爲銀行中人。長於應答者耶。洛里不知所答。但遠立注視。婦人百計撫摩。又以凉水浴其額。移時女似稍稍甦醒。洛里曰。女郎似無恙矣。婦人曰。彼即小愈。亦斷非君沉思木立之功。洛里不語。又片時問曰。汝伴女郎赴巴黎耶。婦曰。頗近是。洛里知婦人以女昏絕之故。遷怒及已。不欲與之更言。遂自赴其寢室。

四 酒肆

巴黎城外之聖安多亞尼村中有一酒肆。一日有酒一巨甯。以車運至。車人以甯自車上移至肆中時。忽失手傾跌於地。甯木碎裂如胡桃之壳。街上人羣集酒肆門首。爭飲其酒。街疊碎石所成。以失修故。凹凸殊甚。酒汁四流。聚凹處成小窪。有踞而作牛飲者。有合雙手成凹。掬酒於中。就而飲者。亦有以碎破杯盃取酒汁。隨盃隨飲者。婦人則揭去其囊額之中。瀆酒

中。然後以手擠之。滴入小兒口中。或慮酒將溢流。築土成小壩。遏其去路。尙有肆人啓窗下視。利聲告羣人以酒流方向。使奔就之。猶有拾取筭木。舐之以舌。似極甘者。頃刻之間。不獨不遺滴酒。即街上泥垢。亦不知有幾許隨酒入人腹中矣。

當男婦老幼競飲時。街中笑語喧嘩。有乘興酣舞者。有互相執手者。迨酒盡則羣人各散。酒窟之中但留無數指印。有人方鐮巨木。亦雜人中爭飲。飲已乃理其故業。有一婦人方挈其子女就小泥爐取暖。酒盡復歸爐次。亦有貧民聞酒筭傾潑。自地穴中指地下之房奔出。今亦次第復入。街上露一種肅殺之象。特此間情形。大率如此。康樂和平之氣象。久非此間人所得

知矣。是日傾潑於地者爲紅酒。故酒盡後。街上仍留紅跡。陶飲之人。大半均係赤足。又以手掬飲。故手足均染紅色。婦人以巾吸酒。用已仍裹額上。其額亦作紅色。其以舌舐筭木者。唇頰之上。頰若塗朱。中有一人。手足額頰咸爲酒污。以指蘸酒。於壁上大書一血字。不數年間。巴黎街上流血成渠。嗟乎。此非朕兆耶。

聖安多亞尼之居民。不聞笑語之聲久矣。潑酒之事。非所常有。其平日情形。則愁慘陰黑。絕不類在人間。其所習爲故常者。愚病飢寒窮愁而已。人履其中。但見居者行者自窗中外視者。莫不佝僂若病夫。或瑟縮屋隅。偃僂而坐。單衣被體。酸風蕩激。瘦骨畢露。幼童枯瘠儼如老人。未及壯年。則雞皮起於額際。高樓之上。西人極窮之敝衣晾於日中。屋頂之上。如皮骨毛不見炊煙。街中積穢不除。特其中不見有食餘之物。初之類餅肆架上列饅首無幾。且小

逾尋常。屠家以死狗之肉實豬腸中。偽爲香腸售之。煨栗及薯羹，其價較餒首爲廉。然即此亦不可多得。市粟者。藏粟不盈一器。市薯羹者。薯少而水多。凡所見聞。無非奇窮極窘之現狀而已。

村中皆猥曲小巷。時時發奇臭。居民衣敝。冠睡冠。圓頂無簷近其側。腥惡之氣逼人。縱目四望

。無一愉快之景象。居民面貌如屢被捶笞之狗。見人則斜視。而又似欲乘隙嚙人者。目光灼灼。唇無血色。而常嚴閉。足知其心中實憤憤不甘爲暴政所凌虐也。願屠家雖不具膏肥。而

切鬻之刀。則甚鋒利。鐵工雖苦飢寒。而擊鐵之椎則甚巨。業製鎗者。成槍甚多。一朝發而用之。則足不殺人無數。道無溝渠。暴雨偶至。潢潦流入人家。每至夜間。雖有街燈。然相

隔甚遠。且蕊大而油少。昏暗殊甚。望之如海舟中人之望燈塔。指從前燈塔非近時用電光者可以其實以海方

之。並非不類。蓋轉瞬風潮大作。此舟與舟中之人。尙不知能保全其生命否耳。特此時風波未起。彼宮中方酣歌恒舞。以爲富貴可長保有。窮民凍餒可憐之狀。彼中人初未嘗一念及之

也。適所言之酒肆。居於十字街口。較之隣肆。其屋宇似稍脩整。肆主人着黃色半臂。綠色之袴。當酒筵墜地時。負手立門次。目視羣人爭飲。有頃聳其肩作不屑狀。自言曰。此非我所爲。我不任其咎。當令酒坊中人償我。語已。舉目見有人以指蘸酒書壁作血字。視之。則

所素稔之加司巴也。即呼之曰。加司巴爾書此伺爲者。隨即赴其處。搨土擦所書處。以滅其跡。且擦且語之曰。加司巴。此非兒戲事。汝詎欲以細故致陷身於危地耶。此係公家牆壁。

且此字尤不宜書之於此。至爲官中人所疑。汝何不思至此。此二人均係革黨語已自歸。店主人者。

名德勿拉士。年約三十。大有武人氣概。時雖嚴寒。但着半臂。髮卷曲而黑。亦不戴冠。膚

作紫色。目光爛爛。似胸有成府。不易爲外物所動搖者。其妻曰馬丹德勿拉士。時方坐於櫃

臺之後。年與其夫相若。目光四射。無論至微之物。皆不能逃其明察。容色甚鎮靜。五官位

置各得其所。其人雖安坐椅上。而飲者飲酒若干。應納值若干。瞭如指掌。又似極畏寒。被

以重裘。頭裹艷色氈巾。耳上綴巨環。手上指環亦甚巨。常日惟編羊毛線作各種衣襪。此時

置其活計於櫃上。以小鏡剔其牙。方其夫自外入時。婦人佯爲不見。亦不與交一語。但作微

嗽。其目本下視。此時略舉一二分。意似欲其夫徧視飲酒人中。有無新至之客。德勿拉士夫婦皆爲革黨

其同黨之人亦時就飲於此實一秘密機關德弗拉士會意。即四矚座客。見屋隅有二人對坐。一

部也。此婦人最有心機餘尚有五人。二人據一案方鬥葉子戲。餘三人則倚櫃臺且飲且拍多密奴。

爲老叟。一爲少婦。餘尚有五人。二人據一案方鬥葉子戲。餘三人則倚櫃臺且飲且拍多密奴。

亦博名類吾老叟見德勿拉士。即以目示意少婦。似謂吾等所欲見者。即此人也。德勿拉士亦

竊訝此二人不倫不類。何以至此。然佯若無睹。忽飲於櫃臺中之一人語肆主人曰。雅格。

德弗拉士之別名曰雅格第四適酒筭傾潑於地。想地上餘瀝都爲若輩吸盡矣。德勿拉士曰。雅

格然也。此人亦名雅格馬丹德勿拉士以後稱馬丹聞其夫與雅格互稱其名。又作微嗽。舉其目較前稍高。

似戒其夫須注意者。乃德勿拉士未之覺。此時三人中之第二人又語德勿拉士曰。此間人窮困

已極。久已不知酒味。彼等每日所噉者。黑饅首與窮病死耳。雅格。汝以吾言爲然否。德勿

拉士曰。雅格。此人亦名雅格汝言然也。馬丹聞其夫與人言。仍互稱其名。又作嗽聲。高舉其目。然仍剔其牙不少輟。其時三人中之第三人。置其空杯於櫃上。以舌舐其唇。似甚甘者。謂德勿拉士曰。正惟人人茹苦含辛。此吾儕之所以不平也。雅格試思吾言當否。德勿拉士曰。雅格汝言甚當。此三雅格皆革黨此時馬丹似不耐。置牙籤於几上。微振其衣。窸窣有聲。德勿拉士始覺有異。即語三人曰。請勿聲。吾妻在此也。三人見馬丹。各脫其冠致敬。馬丹略點其首。以目授意。似令其速。然後徐徐檢其活計治之。馬丹治活計時必爲令其同黨中人注意之符號德勿拉士見其妻所爲。亦即會意。乃謂此三人曰。適我入門時。汝等囑余以租屋之所在。吾今告汝此屋在第五層樓。汝等可自往觀之。行矣。圖冉相見。三人即納酒資而出。德勿拉士於是目注此妻治活計。坐於屋隅之老叟。乃近前語德勿拉士曰。吾有要語相詢。請君從我行。德勿拉士曰諾。即與叟同至門次。密語移時。德勿拉士傾聽。似甚注意。叟又招手令少婦就之。於是三人同赴門外。馬丹似專注意於活計。毫不之覺。此老叟及少婦即洛里及密司曼柰也。三人出門後。至一院落。見四面皆窮民所居。院盡頭處。有一磚砌之梯。德勿拉士導二人登之。既至樓次。德勿拉士屈其一膝。執密司之手親之曰。密司即吾舊主人之女公子。當不相憶矣。德勿拉士此時雖執禮甚恭。特目露兇光。蓋非有恨於女。特切齒於貴族王室之無道。已投身草莽。志切報復。此時思念昔日主人被逮情形。不覺憤恨之心。露於言表。洛里低聲問德勿拉士曰。渠一人居此樓耶。德曰獨居耳。誰與之作伴者。洛里曰。渠長此獨居耶。德曰然。洛里曰

渠自願獨居耶。德曰。彼居此無知之。吾不敢時時至此。恐消息洩漏於外。彼我皆不獲免。彼之獨居。正所以保全之也。洛里曰。汝主人今日想大非昔比。德曰。夫乎。已中狂疾矣。洛里聞言。懊喪殊甚。女聞父狀。尤心痛不已。特其梯甚長曲。折分爲數段。樓居者皆窮民。穢物傾梯之兩旁。蘊釀作奇臭。但餘狹繞一綫。可以容足。洛里拾級上登。不堪其慮。中途屢次停頓。女亦蹙額攢眉。蓋不獨心哀。而軍亦勞也。行至第三層。見尙有極齒之梯一。盡此梯後始登最高一層。德勿拉士此時探手衣囊中取匙。洛里大駭問曰。彼一人深鎖於斗室耶。亦何必謹細至此。德曰。門非加鎖。特吾等入時。必以匙納鎖竇。使之作響。洛里曰。何也。德曰。彼一人獨處高樓。萬聲俱寂。若不先以匙納竇中作聲。使之有備。倘彼忽然回首。見門大開。必且驚駭失次。恐狂疾又發。將摘髮椎胸覓死。洛里曰。竟至是耶。德曰。此間人無惡不良。良心天理。久已滅絕。何得不至於此。升矣。毋多言。洛德二人語此時。聲浪至微。女後行。絕無所聞。然神色慘痛。洛里回首。慰之曰。女郎宜鎮定。此業務耳。最大難關。頃刻即過。此後父女相處。天倫樂事。來日方長。勿徒以目前之事爲悲也。汝艱於行。吾請吾友德勿拉士挾汝行可也。謂德曰。汝以手援密司。彼力弱不勝其憊矣。於是三人躡足登梯。少頃已登其巔。見有一門。門外有三人就隙中內窺。踞前飲於櫃上之人也。德勿拉士語之曰。汝等且避去。吾等有重要勾當也。三人聞言。即相率下樓。洛里俟三人行後。責德勿拉士曰。汝以曼諾先生爲檻獸示人耶。德曰。凡至此者。均吾密友。無傷也。洛

里曰。其人爲誰。德曰。吾患難之友。此中關係。非汝英人所能知。幸勿多問。汝在此稍候。容吾先往探之。語已潛步至門次。自隙中窺之。然後以手叩門。又以匙納鎖鑰。故故旋轉。使作聲。然後徐推其門。向內作微語。似以微聲自內答之。旋即回顧洛里及女郎。微點其首。招之使入。洛里覺女郎神色慘變。防其毀絕。力以手扶女之臂。且語之曰。女郎宜鎮定。隨余入室。洛里語時。額上汗涔涔出絕不類泰爾森銀行老夥友之態度。女齒震答曰。吾不敢入。似有所懼。洛里曰。何所懼。女曰懼彼也。懼吾父也。洛里窘甚。乃以兩手力抱女郎。至於門內。然後釋之。而女猶戰栗不已。緊握洛里之手。室中洞黑。蓋本爲積薪之暗閣。但是仰窗。且爲塵閉。人自外入。初不能辨東西。惟居其中久。習處於暗室者。始能了了見物。德勿拉士俟洛里及女入後。即反閉其門。加之以鎖。然後徐步行至仰窗之下。立於一老人之側。蓋此老人方在暗室中就仰窗之光製履也。

五 製履

德勿拉士立於老人之側。俯視老人。勤治其履。有頃始言曰。吾聞君安。老人略舉其首應之曰。汝安耶。其音甚微。如聞遠人語。德曰。君尙如此勤作耶。老人不語移時。徐仰視曰。然。即又俯首治履如故。老人之聲微細。非僅緣於體弱。實因習久不語。聲帶幾失效用。老人之尙能作微語者。尙爲未入獄以前。未盡遺忘之習慣耳。老人製履有頃。復舉其首。似訝德勿拉士尙未行者。德即乘間言曰。吾欲略啓仰窗。俾光綫可以射入。君能堪否。老人輟作

四顧。恍惚若有所聞。終乃仰視德勿拉士曰。爾適何言耶。德曰。君能堪光綫之射入此室否。老人曰。汝欲令光綫射入。否亦惟有忍耐。德勿拉士乃啓窗之半。陽光一縷。卽射入室中。見老人膝上有業履。刀錐之屬。散置足前。老人鬢髮皆白。面瘦削。目睛通透如琉璃。衣敞衣。胸次袒露。肋骨墳起。其衣袴履襪以久不見光。皆灰黯作舊紙色。當德勿拉士啓窗時。老人以手蔽其目。光照手上。薄亮如紙。彼初未嘗直視德勿拉士。卽德與之語。彼亦必四顧尋聲之所在。似已忘聲之所在。卽人之所在。故彼每欲有言。必四覓其欲與語之人。然轉瞬卽又忘其所欲言。德勿拉士旣啓窗，點首示洛里。令其前來。一面語老人曰。君立意欲今日成此履耶。老人曰。汝何言。德又語如前。老人曰。否殊不能決。吾亦不自知。但擬於今日成之耳。語已又似憶及業履未成。復俯首治之。此時洛里留女郎於門次。潛趨德勿拉士之側。不敢驟語老人。未幾老人又仰首。見德勿拉士之旁又增一人。亦不甚駭異。但舉其指近其唇際。隨即俯首再治其履。此時德勿拉士告之曰。有人來視君。老人曰汝何言。德指洛里曰。此人卽來視君者。老人以目視洛里。手仍不釋其履。德曰。此君善能知履之優劣。請以君所製者示之。卽謂洛里曰。君可取其良。洛里卽於老人手中取履視之。德又語老人曰。請告此君以君之姓名。及所製者爲何言。老人良久不語。繼而曰。汝適所語我者。吾已忘之矣。汝究何言。德曰君能以所製履之名稱告此君否。老人曰此少婦所著履也。此爲新式之履。余初不知有此式。但照此履依樣爲之耳。語時拾地上高跟之女屐示洛里。似有得色。德曰。

君何名耶。請告此君。老人似力思而不得者。時以左右二手互握。良久曰。吾名北監一百零五號。德曰。君尙有他名。猶憶之否。老人曰。北監一百零五號也。語已作呻吟聲。復又俯其首。洛里目注老人語之曰。君非素業此者。何以能製洛。老人以目視德勿拉士。以爲適與心言者。即彼也。及見德不語。始移視履里。即曰。吾非素業此者。吾至此後。始學製履。長官許我習此也。老人尙以爲已吾習之久。技始精。自是以後。即專製履矣。語已。伸手向洛里。欲取其履。洛里乃曰。曼諾先生。君乃絕不識我耶。老人手中之履。忽墜於地。目注洛里。若有所失。洛里又曰。曼諾先生。君不憶君之舊友中。有業銀行之洛里耶。又指德勿拉士曰。此爲君舊僕德勿拉士。亦忘之耶。老人聞言。先以目注視洛里。繼又注視德勿拉士。如此者久之。似稍稍憶及未入獄時情事。然如遠隔重霧。模糊不可辨晰。但略一記及。輒又遺忘。此時女郎已潛步移近老人所在處。然不敢遽前。但遙倚屋柱。諦視老人之面。始猶畏懼作却立狀。漸乃以兩手向空作擁抱勢。以將納其老父之白首於胸次。以溫存之者。時老人以不能憶及往事。雖竭力凝思。而苦不得。乃作太息聲。俯首拾履而治之。德勿拉士屈身附老人之耳。叩之曰。君能憶及曾與此君相善否。老人曰。憶則憶之。似曾相識。然不真確。爾勿言。容我更思之。然製履仍不輟。此時女郎又移近數步。已立於老人之側。老人俯首治履如不之見。德洛二人見此情狀。不敢遽告老人。駭立以觀其後。老人治履有頃。以欲易錐。就地上檢之。忽見女郎衣角。陡然仰視。四目相接。德洛二人。恐老人於昏憒中以錐擊

其女。趨前作欲阻格之勢。女搖手拒之。老人見女似極駭怖。少頃微動其唇。似欲有言。而不聞其聲。最後洛德二人始聞老人語曰。此何人也。女目中淚下如珠。自以手近其唇親之。西人遙見其所親愛之人則手親其手以示與其人接吻繼乃以雙手按胸次似。已擁得老人之首於懷中者。老人徐曰。汝非獄吏之女郎。女微應之曰否。老人曰。然則汝爲何人。女無言。但分據老人所坐小木几之半。挨坐其旁。老人駭極。側身將欲避之。女遽捉其臂。牽其相就。老人益駭。手中錐自落地。瞠目視女。此時女金絲之髮。垂於項際。老人徐徐私以手拈其髮。審視至再。繼又似苦思不得其究竟者。太息一聲。又俯治其履。女釋其父之臂。以手加其肩上。老人且治履且回視女手。如是者數次。則又置其履。探手胸際。出小方勝。繫之以繩。顏色晦黯。似已垂項下十餘年者。方勝既啓。中藏金色之髮數莖。又拈女髮比之。審視良久。乃曰顏色同也。然決非是。其事去今幾年矣。烏能卽是。此時老人神志似稍凝聚。遽以女面向光。細細視之。卽曰。吾憶之矣。當吾被逮之日。吾妻以首斜憩吾之肩上。謂此行凶甚。力阻余勿行。余殊不以爲然。及余身入北塔。監余於衣袖中檢得此方勝。其時余尙自慰曰。有此數髮。身雖禁錮。神則逸也。此數語。吾猶歷歷憶之。今汝果來就我耶。然吾終疑未有此佳事。老人語至此。似陡易其常態者。洛德二人又欲上前阻止。女似毫不之懼。語洛德曰。兩君請勿前。亦勿阻吾二人之言。女前此實未嘗多有所語。卽偶語一二字。其聲亦甚微故老人未及聞之。此時見女郎與洛德二人言。覺聲響極類其妻。卽曰。此聲吾習聞之。吾何但聞其聲而不見其人

。語已手釋女臂，遽自摘其髮。若不勝悲者。隨即以裏髮之小方勝納之懷中。仍以目頻視女面。久之曰。決非也。決非也。汝年甚幼。正當少艾。彼即猶在人間。亦非昔日容顏矣。我今爲罪囚。此手此聲此面。均非故我。彼即見我。亦不相識矣。汝必非彼。彼與我不相見幾年哉。句幾年哉。句噫。不知其幾何年矣。又謂女曰。安琪兒。猶神仙中人也汝何名。女聞其父言。悉不自勝。立踴其父足下。舉雙手近其父之心坎。仰視其面。哀號言曰。兒請俟異日以兒之名及兒父母之名相告。兒父母備嘗難苦。兒乃毫不之覺。此中大有曲折。須徐徐爲先生言之。今非其時。此非其地也。今日兒所求者。祈先生以手撫兒。爲兒祈福。並與兒接吻。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老人此時埋其首於女金絲之髮中。覺熱情一縷。直透彼冷如冰雪之心坎。不復能舉其首。女又曰。如君聞兒語。以爲與君昔日最親愛之人之聲相似者。請君流涕以哭之。悲極不哭則愈久而君觸兒髮。請與昔日以首假君懷中之人之髮色澤相似者。請君流涕以哭之。量故女動之哭也君觸兒髮。請與昔日以首假君懷中之人之髮色澤相似者。請君流涕以哭之。兒將奉君至兒家中。朝夕相依。使君得再見家庭樂事。君聞此言。果足動君昔日家庭之念者。亦請君哭之。此時女緊抱老人之頭。左右搖之。如慈母之抱嬰兒。又曰。君今已脫危境。兒此來即將奉君至英倫。同度安閑之歲月。君若因此念及劫後餘生。韶華已逝。或念及祖國無道。刑及無辜。亦請君哭之。兒異日將以兒之名字告君。又告君以兒之亡母。及兒不幸之父。倘君異日聞此歷史時。知兒曾以此故。長踞兒父之前。深自引過。君聞此時。或慈從中來。亦請君哭之。嗟乎。兒非無心肝者。祇以慈母愛子情深。不忍以兒父慘史相告。

。以增兒痛。及今知之已。不能分父之憂。兒罪大矣。此時女忽顧謂洛德二人曰。速爲我感謝上蒼。吾覺有熱淚下流。彼已哭矣。天平。吾父無恙矣。病神經者能哭則尙可救此時老人已不克自持。垂首於女之懷中。狀至可憫。洛德二人不忍逼視。以手自覆其面。女堅抱其父。既而力不能勝。則相率抱臥於地。女以臂承老人之首。以其垂肩之髮披老人面。使不爲陽光所侵。老人初猶歎觀不已。既而憊極。洛德二人始趨前扶之起。女謂洛里曰。吾父憊極而睡矣。能速以車至。俾吾等今日卽返英國否。洛里曰。爾父積弱之身。能勝車中顛頓耶。此事宜稍慎重。盍再思之。有良法否。女曰。吾父受法人荼毒已久。一日不去茲恨土。卽一日不能免於宿憾。吾意以速行爲是。時德勿拉士尙踞於老人之側。聞女所言。卽曰女公子言甚當。主人以速離法國爲善。不然夜長夢多。難免不再逢危險。如君二人已決行。吾當以車至。洛里曰。甚善。此業務耳。凡勾當業務。不能以其難而生畏心也。女曰旣君已決行。請下樓部署一切。容我一人在此伴吾父可也。且君出時。須鎖其門。防有人闖入擾及吾父也。洛德二人聞女言。初尙不以爲然。必欲留一人相伴。繼思日已垂暮。車馬護照等事。均未先備。遂忽忽下樓。二人旣行。樓中寂無聲息。女卽斜臥老人之側。靜察其鼻息出入。時太陽已漸漸西落。樓中黑影漸深。老人猶酣睡安靜如小兒。女護視其父。竟不知時之已晚。忽聞啓扇聲。燈光自門隙中射入。蓋洛德二人已將車馬及途中所需各物一一購備妥協。少頃門啓。德勿拉士提燈先入。洛里隨之。與女作數語後。卽扶老人起立。時老人雖醒。然瞳目不作一語。似已忘

自問所歷之事。叩之亦不答。且時以手掩其面。洛德感觸其舊感。不敢復與之語。惟一聞其女蹄聲。必回顧視之。足知其十餘年死灰槁木之心。已爲嬌女所感動。洛德登樓時。曾挾飲饌俱至。老人者。似不復有自主能力。其女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事事仰給於女。女牽其臂。則帖然就之。且執女之手。久久不釋。下樓時。德勿拉士提燈前導。女挽父居中。洛里行最後。老人行數武。忽張目四顧屋頂及周屋之垣。女問曰。父識此屋耶。曾憶於何時登此樓否。老人曰。吾不之憶矣。第吾居此甚久。不知歷若干年耳。女及洛德二人。皆知老人尙以爲身在獄中。至於何以出獄。何時至此。悉不之憶。比及下梯至廣院中。老人忽易其步履。時時注視地下。若知必有弔橋。防傾跌者。大獄門首必有弔橋如古城堡及至門首。見有車候於途。老人忽作驚狀。還釋女臂。以手障面。轉酒肆中。但有馬丹一人。女等至時馬丹俯首治其活計。若無所覩。街上亦絕無行人。樓窻之中。亦不見燈光。女扶老人登車。已亦隨登。洛里方欲登車。老人忽微語曰。吾尙有業履未成。且遺製履之械於樓上。須容我將去。馬丹聞言。卽語其夫曰。吾爲往取之。少頃馬丹以業履及刀錐之屬至。授其夫後。不作一語。仍歸就原處治其活計。德勿拉士攀登車前御者所坐之箱上。告御者之途徑。御者執長鞭策其馬。車即輾輾行。經過街衢無數。或屬鬧市。或爲僻巷。直至城門之處。見守兵羅列。手皆提燈。忽有聲問曰。行人類以過關執照呈驗。德勿拉士自車上躍下。以照示之。且曰。照中所填姓名

。即坐車中之白髮老人也。尋有制服如軍官者。提燈至車前。向內照視。卽曰放行。車乃過關。女及洛里至是心始釋然。

第二卷

一 五年以後

倫敦泰爾森銀行舊店也。雖晚近至於一千七百八十年。猶保存其中古時代之遺規。其屋甚小。室中不見陽光。外狀又極樸陋。居其中者極不舒適。行中股東亦皆具陳腐頭腦。彼等方以屋舍狹小。規模陳舊。爲足以自豪。一若彼店信用已固。無待脩飾以取悅於人。且正惟其老氣橫秋。始足引人敬仰。他銀行根基未固。故必以時勢趨向轉移。若泰爾森亦與後起者同一趨時。咄。此何等事。乃可稍存於腦筋中哉。其股東又嘗戒其子弟。不可擅改行中成規。苟犯此者彼等將於遺囑中削其繼承產業之權。以此觀之。泰爾森銀行之股東。實與英國國家爲同志。蓋英國執政者。亦不許壇改成法。縱與時背馳。亦必保存之以動他國之敬仰。故如泰爾森者。可謂德不孤者矣。

泰爾森銀行積數百年之經營。已將不舒適三字造就至極高程度。其門至頑梗。似不願任人時時啓閉者。每一推移。輒軋軋作響。門內地平較之門外爲低。人入其中須拾級而下。偶不經意。卽致傾跌。旣入其室。則見古色斑爛之櫃臺。二設人有持幣易金。行中邁年執事。必持赴窗下驗其簽押之筆跡。窗上玻璃。爲積年塵灰所障。且又格以鐵柵。故光恒不足。設有人必欲與行人而議要事者。其人必須俟靜室中極久。始見行中人至。然黑暗中幢幢如鬼影。行中儲錢之木櫃。蠹蝕霉腐。木屑簌簌墮。每一啓閉。則木屑騰起。飛入口鼻之中。人有金

銀器皿存銀行者。外國世家保儲金銀所製上錄其家徽章度藏暗陳。不久即爲羶氣所蒸。咸作羶淡之色。一言以蔽之。吾人一入泰爾森銀行。即不知外間有時代之更易矣。

一千七百八十年時之英國政府。以殺人爲維持治安之不二法門。蓋天之生物。原無使之永存之理。栽培傾覆。原天演之公例。國家立法。亦可依樣葫蘆。英國政府立法之嚴。即以天心爲心者也。故僞署名者處死刑。私啓他人書函者處死刑。竊寫者處死刑。竊人錢財至四十先林六便士以上者處死刑。有人騎馬赴泰爾森公司。入門時即以馬委街人執之。其人即乘之而去。後其人被變。亦處死刑。刑書之中。大辟罪居其四之三。專用重典。而犯者不加少。在政府亦非欲以峻法迫民從善。不過以爲死刑者。較之他刑更爲簡易。一次施刑以後。即不至再有後患。即泰爾森銀行一家。已不知置若干人於死地。果犯人之首不理諸地中而堆置銀行牆外者。吾知其必能高逾牆垣數尺。室中更無一綫之光矣。

泰爾森銀行之執事。皆爲古稀之叟。其有新至行中之少年。必處之最內複室。不令見人。恐以之失銀行之尊嚴也。銀行門首。有門役一人。無事不得擅入。其人於司閘之外。尙須兼執雜役。如役東之類。此人終日坐於門次。實泰爾森銀行之表識也。設此人被遣他出。則其子弟代其司閘之役。其子年十二歲。聲音笑貌。儼然乃父化身。此父子二人。實不足以引起路人敬仰之心。顧泰爾森銀行有時亦尊重人道。常推恩及於窮民。此二人者。即沐恩於泰爾森者也。其人姓克倫亦爾。又名約里。吾書此後但名之爲約里。取其簡也。

一日爲三月某日之清晨。約里方家居。其家僅有屋二間。實則二間之中。有一間但以木板遮隔。不成複室。第強名爲二間耳。時天色尙早。約里方擁衾而臥。惟室中已掃除清潔。室之中央。晨餐之具已備。案上舖白布。絕無塵垢。凡此皆所以表示約里之妻爲持家健婦也約里初則濃睡。繼而轉動其身。終乃起坐。髮蓬鬆矗立。而作愠色。忽厲聲曰。彼婦又詛我矣。時有婦人方踞於屋隅早禱服飾脩潔。舉止亦極端重。聞約里冒聲。愬愬起立。約里怒猶未已。遂視床下。似將覓革履遙擲之者。且視且言曰。汝又詛我耶。語已。卽以履擲之。履上滿着泥穢。此事雖屬微末。然在約里則大費疑猜矣。蓋約里自銀行歸。屢固潔也。而每至晨起時。則泥跡恒滿。亦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約里本盜棺者夜中私出盜棺故泥沾其履約里冒已。婦人柔聲應曰。吾早禱耳。約里曰。早禱耶。爾乃良婦人。汝日日禱祝上天。使勿利於我。爾真乃良婦人。婦曰。吾禱天爲汝祈福。何至呪汝。約里曰。爾必非爲我祈福。果爲我祝福者。吾亦不當以履擲汝。卽語其子曰。小約里。爾母乃良婦人。彼乃爾之慈母。彼乃虔事上帝者。日日踞而祈禱。祝其子早日飽斃。小約里亦甫睡醒。方著裏衣。聞其父言。疾視其母。若將甘心於其母者。約里又語其妻曰。爾日日祈禱有價值耶。試語我。婦人曰。祈禱出於一念之善。無價值之可言。約里曰。如爾所言。則祈禱實無利益。但無論有利無利。會感動上蒼與否。吾不許爾默呪我父子。果我之妻爲良妻。吾子之母爲慈母者。吾之命運亦不至否塞乃爾。語至此。作毒冒聲。冒已又曰。吾所業者。世間最誠信之生涯也。乃一禮拜來。動於服務。一無所變。囊中空空。不名

一錢。曾爾呪詛之故。又謂其子曰。速著爾衣。爲我盥洗此婦。設彼更屬而呪我者。速告我。我將拭我履也。言已。自取其履拂拭。口中仍猶猶警不已。小約里承父之命。一而備其蓬鬆之髮。一面時時以目注視其母。婦微轉其身。彼即奔至其前。大聲謂曰。阿母爾又罵耶。隨即呼其其曰。阿翁。彼又跪矣。如此者。凡數次。婦惟垂首太息而已。晨餐時。約里怒猶未已。見婦加手於額。作答謝上帝語。西人之舉基督教者每食必祈禱約里斥曰。爾又呪我耶。吾僅此斗室。僅此區區果腹之物。爾猶必呪我。使我不克享耶。今告爾。幸勿再呪。否則吾將。句語至此。卽又止。似欲作恐嚇語。特一時不審當用何種名詞。故不復再言。

約里飯時。眼赤而紫漲。似昨宵寢。不知作何勾當者。且嘔且冒。實則食少而醫多也。將及九鐘。始斂怒。忽忽赴銀行。先以小約里肩小板几行。已則隨其後。其所以如此者。以行中年最長之執事。必於九時到行。約里必先期至門首。俟其至而與之爲禮也。約里自命爲操業誠信。其實彼所業者。不得名之爲業。僅綴一小板几坐之。又途中竊取車中禾草。用以墊足。此外則長日與其子居銀行門首。目注街上車馬行人。而又甚無聊。輒取草莖細嚼之。小約里殊惡作劇。見有小兒齒穉於已者。經行其側。必戲弄之。甚或以指力捻小兒之膚。觀其痛楚以爲樂。忽行中執事探首門外呼曰。內傳司關者。約里即棄其嚼餘之草。整衣而入。小約里俟其去後。即檢其草。效其父所爲。亦置口中嚼之。忽曰味何鹽也。似鐵銹之味。吾殊不解吾父所嚼之草。何時無鐵銹味。此間殊無鐵銹也。約里每夜盜指平。瓶指釘故沾鐵銹。

二 庭審

約里入門。行中有老執事語之曰。爾知老貝婁乎。老貝婁者倫敦監獄所在也約里曰。知之。執事曰。爾固識洛里先生也。約里曰。安得不識。執事曰。吾命爾持函赴老貝婁。倘門者詰問。爾可以此函與之。屬其即記洛里先生。汝即可隨之入。約里曰。隨之入公堂耶。執事曰。然。約里頗疑懼。自念詎吾事發耶。即曰。吾須久候於彼耶。執事曰。爾至公堂後。須以手作勢。俾洛里先生知汝在彼。然後靜待後命可也。語已。即納柬於郵筒。上書洛里先生收啓。方以吸墨之紙吸墨時。約里即曰。今日彼中審僞署名案耶。執事曰。審謀逆案耳。約里曰。謀逆須處剛刑。英國剛刑。斷體爲四。此刑殊慘酷。執事曰。法律耳。何言慘酷。約里曰。置人於死。則亦已耳。剛之似太不濟。老執事曰。爾不得對法律出怨言。爾但自衛其軀。任法律率其自然之道可耳。約里曰。吾軀殊健。特肺部少不適。大約與濕氣所中。吾所執業。時與濕氣爲伍。殊可哀也。執事曰。人各有所執業。或乾或濕。非能自擇也。汝持此函行矣。約里鞠躬而退。出門時告其子以已所往地。即忽忽上道而去。

老貝婁者。監獄所在。亦刑人之地也。神經衰弱之人。不敢輕至其地。犯人處獄中。不施以教育。令其羣處一室。凡種種秘密罪惡。咸不加以限制。獄中又爲瘟疫產生之地。甚有問官審案爲疫氣傳染。不數日而死者。老貝婁之所獨有者。一爲立枷。其制甚古。受此刑者。其苦有甚於死刑。立枷略似吾國站籠。惟制稍異耳。一爲鞭樹。制亦極古。犯人赤體縛木架上。以革鞭笞之。令

人不忍卒觀。當時立法者。皆以爲成法不可變更。故卽知其不善。而竟無倡言改革者。約里至老貝婁監外。以函自小竇中納入。蓋當時定章。凡欲入公堂參觀審案。必購入場券。如入劇場然。又慮人之闖入。故時扃其門。約里投書後。少頃。卽聞拔關聲。門微啓。約里側身事。卽隨其人赴公堂階下。約里見有獄卒一人在其旁。卽問之曰。今日審何案。獄卒曰。謀逆案也。約里曰。犯謀逆者處劓刑耶。獄卒聞言。似有得色。卽曰。先以利刀片片割取其肉。繼則破其腹。出其臟腑。以火焚之。然後始斷其首。分其體爲四段。約里曰。然必待確有謀逆證據。始能加以此刑。獄卒曰。證據不難得。堂上人至精覈。必能覓得證據以實其罪。此時門役已將約里所持之函上之洛里。洛里讀迄。卽起立徧視堂下衆人。似在覓取約里者。約里見之。揚手作勢。洛里自遠望見之。卽點首會意。亦復就坐。時洛里坐羣律師中。皆衣博衣。戴巨髻。坐於洛里之側者。爲被告律師。案前文牘高疊。與洛里相對坐者。又一律師。其人納手衣袋中。日常注視仰牆。少時問官就座。堂上下忽寂無聲響。衆目悉注於犯人之欄。少頃卽有二獄卒扶犯人入欄內。此時堂上人除目注仰牆之律師外。餘人均集其視線於犯人之欄。堂下之人。亦摩肩企踵。冀得一見犯人面貌。不然。卽一衣角。一髮緒。但屬於犯人之身者。皆足以饜其欲望。其實此犯人者。並非穢惡醜陋。乃一絞好少年。年約二十五歲。兩頰微頰。似飽受風霜者。衣袴皆黑色。樸素無華。髮長而黑。光可鑑人。以綢繫束之。垂於肩上。此時雖自知處於極危境地。特神宇軒昂。若自知理直。雖經人誣讒。不足介意者。

。獄卒導之入犯人欄後。彼即植立其中。遙與問官行禮。態度極其閑雅。願堂上下人之集視此人。初非以其態度從容而靡俊美。不過以此人將就慘死。今雖能動作發言。不數日間。其肢體頭顱。且節節分離。意象之中。早已見其血肉狼籍之情形矣。果其所犯爲微罪。處罰不至於死者。則人亦非必欲見之矣。旋聞堂上人宣布罪狀曰。犯人名卡而司達爾尼。經人控告謂其常往來於英法兩國之間。慣以英國政府秘密消息歸告本國。其中以軍事消息爲尤關於英國之安危。實爲謀逆重犯。報告畢。陪審官十二人。咸立誓訖。專候國家檢察長之報告矣。

犯人聞此報告。神色不變。惟覺所指各節。均屬挾嫌誣告。然亦無可訴辯，聽之而已。犯人欄內屋頂之上。懸有巨鏡。以其地光線不足。故懸鏡其上。使光返射。俾堂上人可辨晰犯人的容貌。用意蓋在此也。達爾尼切入欄時。未嘗注意及之。此時覺有光逼射其目。仰首視之。忽見自己面容。若不勝羞忿者。方其舉首時。目稍偏左。瞥見參觀座中有二人。一爲白髮老叟。一爲二十歲之女郎。達爾尼不覺目注是人。一若爲女郎神光所攝。久久不能自脫者。堂上下人本注視達爾尼。今見達爾尼偏視室中左角。因亦隨其眼光所至。移視此二人矣。時女郎以一手挽老叟之臂。目注欄內犯人。不稍旁視。一種矜憫可憐之狀。溢於眉宇。他旁觀者。初無惻隱之心。曰一見女郎情狀。亦稍稍感動。遂有多人竊竊私語曰。彼何人哉。何關切乃爾。約里在人叢中。亦聞有人互問此語。旋聞有知其事者語曰。此二人皆此案中見證人也。

又聞有人問曰。原告證人抑被告證人耶。知其事者答曰。堂上將憑此二人言判定犯人罪名。犯人死關頭。實懸此二人之手也。此時檢察官將羅舉犯人罪狀。羣又側耳以聽矣。

三 獄決

檢察長起立語陪審員曰。諸君聽之。諸君試觀此欄內犯人。雖爲少年。而謀逆之事則優爲之。蓋一老練之刑事犯也。此次即置之極刑。亦其分所應得。此人雖被逮未久。然犯法行爲。已非始於今日。常有人見其來往於英法兩國之間。試問其目的所在。本官知其決不敢自陳也。然天下犯法者。若能永永不致破獲。則人人目樂於犯法矣。但天理昭彰。不使奸人遁跡。有某者。本犯人親信之友人。後探悉其陰謀。將爲不利於國家。不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遂以犯人舉動密告於樞臣。今茲罪人斯得。實緣於某之告密。似此大義滅親。實足令人起敬。果英國倣照古代希臘羅馬兩國。凡有功社稷之人。咸有褒獎。如某者亦當仰邀國家懋賞。惜我國家無此制度。殊不足以激勸愛國之士。曾憶古之詩人有云。高尚之遺德。原不特有獎勵。此詩諒陪審諸君皆能誦之。（此時陪審員互視。若皆自慚未曾見此古詩者。）古人所云。殊有至理。倘因某之所爲。激起後來多數愛國之士。國家受益已屬不淺。本官曾聞某者。既探悉犯人陰謀。苦無證據。特賄通犯人之僕。令之私啓犯人書函及書篋。因搜得種種文據。歷載吾國海陸軍秘密情形授之敵國。本官將令此二愛國之證人先後至庭對質。諸君幸勿以證人爲犯人之僕而輕視之。本官視此等愛國之人。不論其操業如何卑下。敬之愛之有逾骨肉。

此二人所呈證據。雖非犯人親筆。然事跡昭然。絕非僞飾。諸君皆愛國之人。幸勿惑於感情。致使罪人漏網。諸君若以其貌似善人。曲予周全。勿使身首異處。本官雖不能強君等以必從吾意。然逆知君等異日必爲天良所訶責。彼時悔之晚矣。言已遂就座。以目頻視犯人。若謂爾縱奸巧。然終不能免於死矣。

檢察長語已。堂上下人互相細語。似預言犯人之將處死刑者。少頃檢察長所云之愛國見證人蒞堂受質。羣聲又止。檢察副官先詰問數語。始知其名爲約翰巴爾沙。問畢。檢察副官又命諸舉所知對陪審員說明。其言大致與檢察長之報告無甚出入。語已即欲退出。其時坐於洛里之旁之律師。聲明向有質問數語。須令證人答覆。巴爾沙即駐足立於其前。律師問曰。汝曾爲間諜專一探取他人隱事乎。巴曰未也。此等事吾不屑爲之。律師曰。汝何以治生。巴曰吾自有產業。蓋獨立生活之人也。律師曰爾之產業何在。巴曰。一時殊不詳言。律師曰。汝之產業爲何物。巴曰此係我個人之事。不勞君問。律師曰。汝之產業得之遺屬所傳耶。巴曰然。律師曰。何人所遺。巴曰遠親無嗣。按律傳之於我。律師曰。其人與汝親誼甚遠耶。巴曰甚遠。律師曰。汝曾犯國法得監禁之罪否。巴曰未也。律師曰。曾因負債入破產之獄否。巴曰。吾殊不解此刑與今案有何關係。律師復問曰。汝究曾因負債入獄否。巴曰有之。律師曰。曾幾次入獄。巴曰二三次耳。律師曰非四五次耶。巴曰。容亦有此數。律師曰汝以何爲業。巴曰。獨立生活耳。律師曰。曾被入足跡耶。巴曰容或有之。律師曰。時時被人足跡耶。

。巴曰不然。律師曰。曾受人足踢致自樓上跌至樓下耶。巴曰無也。特有一次。爲人所蹴。自梯上翻跌梯下。特爲自己立足不穩。非因蹴而傾也。律師曰。所以被蹴者。因賭博詐錢耶。巴曰。蹴我之人所言如是。然僞言也。律師曰。爾以此爲僞言。可立誓乎。巴曰。吾敢誓之。律師曰。汝曾否以賭博詐錢爲生活。巴曰無之。律師曰。雖不詐錢。亦專事賭博乎。巴曰。賭博爲一時風尚。吾又安能自拔於儕輩。律師曰。汝曾向犯人借錢乎。巴曰有之。律師曰。曾清償所負乎。巴曰未也。律師曰。汝與犯人爲萍水之相識耶。巴曰不然。律師曰。犯人篋中搜出各項文據。爾親見之耶。巴曰。然。律師曰。此項文據。汝親搜得之耶。巴曰。否。律師曰。汝搜得此文據係欲於中圖利耶。巴曰否。律師曰。汝之暗遣他人搜得他人文據。係政府給汝以薪命爾爲之耶。巴曰。否。律師曰。誓之。巴曰。諾。吾誓之。律師曰。然則爾之爲此。純爲愛國之念耳。巴曰。然。律師曰。問畢矣。汝退可也。犯人之僕名洛極克列者。隨即上堂對質。略謂吾四年前於凱來郵船中視犯人。即問其欲僱健僕否。犯人首肯。余卽自荐。然任役未久。覺犯人舉動可疑。即留心窺伺。犯人常往來於英法兩國之間。吾爲之整裝時。輒見有秘密文據藏於夾袋之中。今日呈示堂上者即此類也。犯人至凱來時。常以之示其同謀之人。一日余見犯人以此項文據藏篋中。余不覺愛國之心大動。乘犯人不備時。潛取之。至於犯人嘗誣我竊取銀製茶壺及芥末瓶等物。其實非銀。乃鍍銀銅質之僞器耳。余與巴爾沙相識。締交已及七載。余以文據授巴爾沙。特非因圖得厚利。實本於忠愛之忱。幸堂

上察之。克列語已。堂上下人又作聲如蠅。論其曲直。須臾檢察長起立語洛里曰。洛里先生。君泰爾森銀行中執事耶。洛里曰然。檢察長曰。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某禮拜五之夜。君嘗因事乘郵車赴度佛爾乎。洛里曰。然。檢察長曰。同車尙有他人否。洛里曰。有二人。檢察長曰。被二人不嘗於夜中下車耶。洛里曰。然。檢察長曰。洛里先生。請視此犯人。渠非與君同車二人中之一人耶。洛里曰。余不能辨晰也。檢察長曰。被二人中有一人而貌與犯人相似者乎。洛里曰。是夜天色昏黑。且二旅人皆以高領障其面。彼此亦未交一語。故不能答君所問。檢察長曰。洛里先生。請熟視此犯人。設彼此時亦蒙外套。亦頗似當日車中人乎。洛里曰。不似也。檢察長曰。雖然。君能立誓確言此人非當日車中同行之一人否。洛里曰。吾見之不切。吾又安能立誓。檢察長曰。如君所言。則當日車中之二人。其一人或卽此犯人也。洛里曰。容卽其人特余今日見犯人英武不羣。當日同行之二人。固皆怯懦如鼠者也。檢察長曰。有膽略者。亦可佯作怯懦之狀。以掩人耳目也。洛里曰。誠然。檢察長曰。君試觀犯人。曾於他處識其面否。洛里曰。曾識其面。檢察長曰。何時見之。洛里曰。五年前余赴巴黎歸時。犯人曾與吾同舟返英倫。因得識其人。檢察長曰。彼於何時登舟。洛里曰。在夜中十二鐘後。檢察長曰。然則夜深矣。甚有可疑。彼登舟時。一人耶。抑有伴耶。洛里曰。一人耳。檢察長曰。彼孤身於夜深時登舟耶。洛里曰。然。檢察長曰。彼時君獨行耶。洛里曰。同行尙有二人。一老人。一女郎。彼二人咸在此也。檢察長曰。君曾與犯人語否。洛

里曰。未嘗多語。蓋海中風浪惡甚。余患頭暈。一刻未嘗離臥榻也。檢察長曰。清密司曼奈對質。女聞言。卽起立。其父亦起。仍互挽其手。堂上下人目光咸注此二人。檢察長曰。密司曼奈。請君諦視此犯人。達爾尼處犯人欄內。雖聲聞檢察長周內之言。巴爾沙及克列誣讒之語。皆不爲所動。此時女郎起於座間。堅握其父之手。若羞怯不勝。又雙眉緊蹙。若極憐憫犯人遭遇者。達爾尼面乃大頹。手顫唇動。心房跳躍不已。堂上下見者又轟聲如蚊。檢察長曰。密司曼奈。君曾識此犯人否。女曰然。檢察長曰。於何處識之。女曰卽與洛里先生同歸時。於舟中見之。檢察長曰。君卽與洛里先生同行之女郎耶。女曰。余乃至不幸。余卽其人也。此時問官厲聲曰。答言宜適所問。幸勿加以斷語。檢察長曰。密司曼奈。君與犯人曾交言乎。女曰海。檢察長曰。試憶所言何事。女曰。方此君登舟時。語未已。問官怒目問曰。所謂此君者。指犯人乎。女曰然。問官曰。然則稱犯人可也。女曰諾。犯人登舟時。見余父體甚羸弱。余爲父設榻於艙口甲板之上。吾父臥其中。余則坐其側以護視之。顧甲板之上。空氣遒勁。吾父不勝風力。余又無術以格之。犯人見余張皇甚。似極憐我父子者。卽謂彼能代我設障風之幕。卽支竿張毯以成之。余心中感激無已。此爲余與犯人交言之始。檢察長曰。犯人登時。一人耶。抑有伴耶。女曰。有二法人與之同登。檢察長曰。彼二人曾聚談否。女曰。聚談甚久。至舟將發時。二法人始以小舟登陸。檢察長曰。彼等嘗以類是之文據互相傳觀否。女曰。有之。但是否類此。吾實未遑審視。且彼等語甚微。雖距我咫尺。吾

不能辨其語意也。檢察長曰。犯人與君曾作何語。女曰。犯人待余父子恩義周至。余但冀此時不因余言。至陷犯人於罪戾。則吾心始安耳。語至此。淚隨聲下。檢察長曰。密司曼奈。此爲吾人應盡之責任。幸直言相告。勿稍縱隱。女曰。犯人告我此行係勾當一極細密之事。稍有疎忽。則將陷人於危。故此次旅行。不以己之姓名告人。又曰。其事尙未就緒。恐尙須續續來往於英法間也。檢察長曰。犯人與君語時。曾道及美洲事乎。女曰。彼似約略與我言美人所以必爭獨立之故。英國政府堅不之許。實屬大誤。且謂華盛頓名喬治。英王亦名喬治。將來美之喬治。或亦能與英之喬治同爲一國之主。但彼語此時。似涉隨意消遣。非真有輕視英王之意。方女言時。問官及陪審諸員。咸持筆疾書。以女言摘要錄之。日記簿中。每至書已擱筆時。女必審視問官及陪審員之面色。揣其對於犯人心理是否可恕。惟問官聽至最後兩喬治並大之語。似大不懌。目視犯人。一若此何等語。乃可出之於口。指爲叛逆。不得爲過。檢察長又命女父曼奈醫士對質。老人起立。檢察長曰。君與犯人曾相見否。曼奈曰。三年前彼嘗造吾倫敦寓次。此後未嘗相見。檢察長曰。君憶五年前自法國來此時。犯人與君同舟及與女公子閒談否。曼奈曰。彼時事悉不之憶矣。檢察長曰。君不能憶及當時事。有特別理由否。曼奈曰。有之。檢察長曰。君是否曾抱屈居獄中十餘年耶。曼奈微頷之。檢察長曰。君來英國時。係甫自獄中出耶。曼奈曰。吾亦不自知。特後此有人告我如此耳。檢察長曰。五年前事。君一無所憶耶。曼奈曰。吾惟知曾業製履。後此但色與吾愛女同居倫敦。吾與善

女何時相審。亦不自知。此時檢察長就座。女及老人亦同時坐下。此時告密者復入堂。爾犯人於五年前乘赴佛爾之郵車。於夜半下車。逕赴某屯兵處探視情形。曾有人見之於其地某逆旅中。此人見於堂外。請檢察長召人對質。檢察長即命之入。所言與告密人語相同。被告律師反覆詰問。具人力言逆旅中所見之人。確爲犯人無疑。此時目注仰牆之律師。忽以小紙作數字。團之成小球。擲與被告律師。啓視已。即問見證人曰。汝確信逆旅中所見者即爲犯人耶。其人曰。決非誤認。接師曰。爾曾視有與犯人相貌相同之人否。其人曰。即使有貌相同者。與犯人並立。吾亦能別其真偽。律師曰。然耶。然則汝試觀與吾對席之律師。即注視者再視此犯人。試言此兩人相貌是否相似。此時注視仰牆之律師。預得問官之許可。去其髮髯。並其律師之長袍。與犯人並立。堂上下萬目注視此二人。咸駭然以爲甚相似。即證人亦自認非預知一爲律師一爲犯人者。一時殊難辨別。被告律師名司帝佛爾以後乃曰。既能誤於今日。安知不誤於當初。汝言逆旅中所見者。確爲犯人。此說直不可據。見證人而乃大瀨。遂巡下堂去。此時司帝佛爾律師起立言曰。吾細查證據。屢聞各見證人之對質。覺察長所謂愛國之巴爾沙。實一冒利之小人。專以挾嫌誣人爲業者也。至其同謀克列。實爲無恥之尤。據其自陳。曾犯竊盜之罪。及經發覺。乃與外人之借貨不還。挾嫌甚深者同謀。造作文據。陷其主人於罪。此二人所呈文據。既非犯人親筆。而原件何在。又不備呈示堂上。決爲虛造無稽。在法當然無効。至犯人之時時來。往於英法之間。亦正有故。犯人係法產。財產悉在法國。

所謂細密之事。正家務事耳。家務雖瑣事。然常有不能爲外人道者。至其隱姓旅行。或另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得指爲謀逆之據。至犯人與密司曼柰所言。尤爲無足重輕。評論時事。爲吾人客中相見時之談助。至以華盛頓擬英王。若據此以爲大逆不道。當爲有識者所齒冷。吾以其言不直一駁。似此莫須有之情事。竟勞我國政府視爲重大案件。公然開庭審訊。吾竊爲我國司法恥之。語已。檢察長及問官悉有所言。雖無正當理由。大致不外以謀逆之罪。坐實犯人。使不能免於支解之刑。陪審員十二人。備聞各方面之辯論以後。乃圍坐一隅。各抒所見。以定判決之狀。此時堂上下人。又如蜂之午朝。轟轟之聲不絕於耳。司帝佛爾檢其案上文據。時與其左右之人竊竊耳語。又時時顧視陪審員。若欲預知其判決狀爲有罪或無罪者。

英國陪審員但能判決一案之有罪無罪至參觀之人。此時以堂中寂靜無可娛耳。有起而緩步者若何處罰或適用何刑須問官據刑條決之

者。有仰臥椅背。作倦容者。即問官亦起於座間。踽踽於主席臺上。若甚不悅者。惟目注仰牆之律師。仍坐視如故。其人分曰卡登。爲犯人所延律師之副手。其人雖在堂上。然衣冠不整。頗傲睨一切。若厭世深而恣情放蕩者。顧其目雖似專注於仰牆。實則堂上下情形。彼無所不矚。此時他人皆各有所事。獨卡登見密司曼柰目閉首垂。漸漸傾側。似將暈絕者。因即大呼司法警察曰。警官速扶彼老人及女郎。不則皆將傾跌於地矣。警官聞言。即率數人趨前救之。昇之出堂。參觀者見此狀。無不歎息。蓋曼柰醫士見堂上訊犯情形。陡然觸發其昔日彼囚光景。因之神思恍惚。若再不扶之出者。行且舊疾復發矣。方曼柰父子出時。陪審諸

此時參觀者咸紛紛退出。約里不暇審視。立以洛里片紙訊赴銀行。

四 慶生

獄既決。公堂中人紛散。勢如潮湧。惟曼奈父子洛里及律師司帝佛爾。尙逗留堂外。羣向達爾尼作賀。此時曼奈醫士經其女百計調護。享安閒愉樂之福者已五年。非復巴黎城外酒樓賭閣中之製履人矣。此時精神矍鑠。眉宇之間。道氣盎然。與經驗與學問。又得自其目光及氣味中推測而知也。特目前韶光雖好。而從前狂狴情形。固尙留痕於腦海。有時觸目傷懷。亦往往憶及舊事。則容顏頓異。忽忽若失所憑依。此時惟女之一顰一笑。始足以力挽其遐思。令歸於正軌。蓋老人者。視入獄以前事。已如隔世。自經其女迎養於倫敦後。儼若再生。前後兩世。當中若間鴻溝。杳不相接。惟其女露西。名友如游絲一縷。爲之聯絡兩端。老人之得有生人趣味者。賴有此耳。達爾尼見女。執其指尖。微親以吻。又顧司帝佛爾。謝其相救之意。司帝佛爾年約三十以上。軀頹而聲洪。面頰。舉動殊粗曠。喜自詡其功。有可表見處。不恤推墮他人而自擢取之。此時甫自堂中出。頭上髮鬚。身上長袍。於未去也。彼自以達爾尼之得以不死。悉彼一人之力。故力擠洛里使旁立。爾自居前。與達爾尼語曰。吾竊自幸得脫君於厄。彼宵人誣君殊甚。然正以其蓄心陷君。佈置周密。故爲君辯護。大非易事。達爾尼曰。吾此生自今日起。皆先生之賜。終生不忘大德矣。司帝佛爾曰。吾亦竭吾能力爲君效命。恐他人處我地位。成就亦不過如是耳。司帝佛爾此語。原屬謙辭。似待有人獎譽之者。

洛里以不獲與達爾尼言。卽乘間言曰。他人任此。恐不能如君獲全勝也。司帝佛爾曰。君以我爲能優於他人耶。雖然。君終日坐余之傍。見聞較確。當非謬獎。洛里此時。已有立足處。乃曰。吾觀曼柰先生及密司威德矣。達爾尼君虎口餘生。精神尤應不濟。卽吾輩亦困倦。宜各歸休養。諸君意如何者。司帝佛爾尙欲表示其能。卽曰。君一人或困倦。至於我則不獨奮鬥終日。晚間猶須另治他案也。洛里曰。君或未倦。至於我及達爾尼君以及曼柰先生父子。似皆甚倦矣。因語女曰。密司露西。汝以我言爲然否。女以目視其父。似探取其意旨。徐曰。吾父歸耶。老人此時。微睨達爾尼。似疑似懼。此間用意甚微。蓋老人愛女深。今日見其女之對於達工尼未免有情。恐奪其所愛也。聞女言太息曰。歸矣。時適有街車候客。達爾尼卽爲招至。老人與女登之而去。司帝佛爾見女與老人已行。復返身入更衣室。易其常服。方諸人聚談時。有一人潛身屋隅黑影中。倚牆而立。雖歷聞衆人所言。却故故不出。俟女與老人行後。始自黑影中步出。見洛里與達爾尼正接談。卽謂洛里曰。適在堂上。君未嘗與達爾尼君交一言。此時何喋喋不休也。其人卽卡登。此時已易常服。而一種玩世不恭之態。較之衣律師衣時尤甚。彼於此案不自伐其能。而人亦漠然忘之。洛里正與達爾尼語。聞卡登言。兩頰頰頰。似有愧色。卽曰。吾輩商業中人。不能行吾心之所欲。銀行尊嚴。不能不保持也。卡登曰。君言誠是。吾適戲言耳。幸勿介意。君雖老於商業。然尙葆有天良。勝君儕輩多矣。洛里似有忤意。卽曰。此事與君不相涉。吾年長於君。言語冒犯。祈勿見責。請問君於此案曾與有力否。卡登曰。吾向無正當生業。

。即此案亦非我所與聞。洛里曰。君以少年。乃無正當生業。惜哉。設君有恒業者。吾知君必勤於服務矣。卡登曰。吾卽有恒業。吾亦不恤治之。洛里聞言。愈不懌。但曰。業務不可輕視也。余在堂上。所以不能與達爾尼君語者。正以有傷業務尊嚴故耳。達爾尼君高明者。當不以此罪我。卽曰。達爾尼君。圖再相見。君大難不死。必多後福。吾爲君賀。語已卽呼肩輿至。乘之赴銀行。英國當日亦有肩輿亦不與卡登作別。先是卡登已飲於旅館。此時已微醺。見洛里含怒而去。大笑不已。旋顧謂達爾尼曰。吾二人貌極相肖。今日相遇。誠非偶然。今我與君同立此間。寧非事有前定。達爾尼曰。吾神思恍惚。覺尙不屬於斯世也。卡登曰。君言殊有理。君日間已步步趨入來世。此時去決獄未遠。宜如旅人之尙在中途也。達爾尼曰。吾此時尙覺目眩神疲。若不能自振者何也。卡登曰。爾譏矣。吾已飽食。但將引汝至一肆。彼間有嘉饌也。語已。卽挽達爾尼之臂。逕赴弗利德街。入一酒肆。覓屋隅一靜室入之。達爾尼命侍者以嘉肴美酒至。立即大嚼。卡登則相對獨酌。前列酒罇無數。有頃。謂達爾尼曰。君此時當已知此身尙在人間也。達爾尼曰。吾今日所歷諸事。如在夢中。似時間與地方。皆不甚了了。此時腹饑已止。稍能用吾腦力矣。卡登曰。君出死入生。胸中必大愉快。若我者。則但願速離斯世。我覺斯世舍酒以外。無可投吾意者。卽吾亦不應生於斯世。世與我兩無利也。爾我貌雖相似。而胸襟各自不同。君前程無限。妻子功名。在在皆足留戀。我則惟冀速死。了此一生而已。達爾尼嚙嚙如有所答。然以無相當之答辭。卒未能道一語。卡登曰。今

君已飽餐矣。向不滿飲一杯。以祝君意中人之壽。達爾尼曰。意中人何人也。卡登曰。其人名字。在君口吻之間。柰何不之憶耶。達爾尼曰。然則吾祝密司曼柰壽耳。卡登曰。然。吾亦飲此。以祝女郎之壽。言已。目注達爾尼。舉杯一吸而盡。即以杯向肩後猛擲。擊牆而碎。隨即案鈴。命侍者更以新杯至。再以酒滿其中。謂達爾尼曰。君今日親執女郎之手。助其登車。此女郎固神仙中人也。達爾尼似微慍。慢應曰。然。卡登曰。苟得如此女郎相憐。雖更受庭詆。生命懸於呼吸之間。亦在所不計。達君以吾言爲然否。達爾尼不答。卡登曰。君屬我以感謝之意代達女郎。吾已代達矣。女郎之意。似甚得也。達爾尼聞言。忽憶卡登今日曾竭力接已。得免指實爲謀逆之人。因向之稱謝。卡登曰。君毋須謝我也。我之援君。一以同一無事可爲。藉此聊以消遣。一則吾之脫衣解髻。實不自知其所以然之故。請毋相謝。特有一語。須君答我。達爾尼曰。甚所願也。特此不足報君大德於一萬耳。卡登曰。君以我爲愛君否。達爾尼笑曰。此事吾何從知之。殊難以應也。卡登曰。君請再思之。達爾尼曰。君竭力救我。似是愛我。特君心中未必誠愛我耳。卡登曰。君言確也。君乃慧甚。達爾尼起立。詰卡登曰。君雖未必愛我。特我與君行且作別。君應許我爲淺交之友也。卡登曰。甚善。達爾尼按鈴。侍者入。達爾尼以值。卡登語侍者曰。爾爲我更以酒一罇至。至十鐘時。如我已熟睡者。煩捉我醒可也。達爾尼執冠在手。作欲行狀。語卡登曰。願君晚安。吾行矣。卡登並不答禮。厲聲曰。吾尙有一語欲問君者。君以我爲醉耶。達爾尼曰。君飲也。非醉也。卡

登曰。君知我所以縱飲之故乎。實告汝。吾傷心人也。今者。獨立世上。我憎人而人亦憎我。我終生無愉快時矣。達爾尼曰。惜哉。以君之才。竟落魄乃爾。卡登曰。我之才不才。殊無定論。特君幸勿以我醉君醒。自鳴得意。將來如何結局。此時正未可言也。君行矣。願君晚安。達爾尼出。卡登持燭赴壁上懸鏡。自視其影。語之曰。汝果愛此少年耶。彼與汝貌相似。竟以此故而爲汝所愛耶。爾究有何長處。致使人愛汝。爾寧不自量耶。即爾今日處彼地位。彼蔚藍妙目。詎能顧盼及汝耶。爾實告我。吾知爾恨彼人耶。一腔牢騷滿腹如情形容殆盡我國小說希有此文字也語已。復就座。借酒澆愁。少頃倦極。伏案而睡。髮蓬蓬然覆於額際。臘淚滿衣襟。亦不之覺矣。

五 恨人

十八世紀者。聽飲之時代也。人無貴賤。咸以善飲自豪。試語今人以當日酣飲情狀。當無有信我者。此無他。事隔百年。文明進化。社會風俗改良於無形。人自不之覺耳。其時業法律者。當飲亦不讓他人。即如司帝佛爾。彼時已擊名藉甚。固猶恃尊中物爲怡情之無上妙品。矧聲名不若司帝佛爾者。更欲借酒以遣懷者乎。司帝佛爾者。初本庸才。碌碌無所表見。其後聲譽日增。而其幹才亦若隨與俱進。於是同業者。輒竊竊異之。後此人見司帝佛爾每道疑難重案。卡登必坐其側。插手囊中。目視承塵。雖至深夜。猶形影不離。案頭罇罍。難列無數。必待曙光微動。卡登始狼狽歸寓。是日庭訊之時。司帝佛爾於案中重要關目。已瞭如指

掌，卽偶有遺忘。亦但須略檢小冊。卽能應付如流。人於是稍稍知司帝佛爾者。獅也。導獅入羣畜之中。任其擇肥而噬者。固別有所持。卽錫特尼卡登是也。時鐘鳴十句。卡登猶高臥酒肆之中。侍者促之醒曰。先生。十時矣。卡登欠伸曰。爾何爲醒我。侍者曰。十時矣。卡登懵眊答曰。夜間十時耶。侍者曰。然。先生不嘗屬我於十時促君醒耶。卡登曰。然。然。吾憶之矣。願猶不能自振。合眼仍作欲睡狀。侍者惡其久留。輒故故作響以擾之。卡登不獲已。遽起。忽忽以冠加首。納資已。出門逕去。時宿醉未醒。則又徘徊廣衢之中。少頃。覺神經清楚。始赴司帝佛爾之家。時門已扃。闔者已歸。司帝佛爾親爲拔關納之。時司帝佛爾曳拖鞋。衣寢衣。袒其前胸。目圈紅紫。似正在暢懷夜飲者。見卡登入。卽曰。爾今日來此稍晚何也。卡登曰。亦未爲晚。或較之常日遲一刻鐘耳。於是同至一室。其中書藉紙筆。狼藉滿案。惟拓一隅。上皆壺尊之屬。另有儲糖之器。及香櫞一碟。皆所以佐飲者也。倚牆爐火。尙熊熊作焰。小壺沸水。悉悉有聲。司帝佛爾曰。汝似已先我飲矣。卡登曰。然。吾適與達爾尼共飲也。司帝佛爾曰。日間微爾。幾時仇家所困。爾何由知汝貌之與彼相似也。卡登曰。吾觀彼貌甚都。自念設吾連佳者。貌亦當不惡劣。司帝佛爾聞言。笑不可止。肥軀如囊。顫震不已。笑已。曰。爾乃言佳連耶。殊令我不能不笑。今且治事。留此佳話爲暇時談助可耳。卡登默然。去其外。衣入複室中。少頃卽出。携冷水一器。巾數幅。置於座傍。隨以巾入水中。略一束之。使水勿下滴。卽以濕巾覆額上。仰首坐榻上。語司帝佛爾曰。吾事畢

矣。爾可示我以今晚應爲之事。司帝佛爾曰。今日無多事。但得兩案。卡登曰。先示我以最難者。司帝佛爾授之狀曰。即此是也。爾爲我思得入手之法。於是兩人共案對坐。置酒於側。以便時時取飲。司帝佛爾無事可爲。除飲酒外。時時以手插於腰際。目視爐火。有時覺爐中景物。殊不足觀。則亦撿取不關重要之案件閱之。至於卡登。則大不然。彼蹙額苦思。雖時時取酒飲之。而實未嘗視案上酒杯所在。必摸索許久而得。有時苦思不獲究竟。則須易以他巾。使冷氣逼入腦府。助其思力。如是者久之。始將全案辦法。逐一綱提而例理之。授之司帝佛爾。已則更易新巾。再浮大白。規劃第二案辦法。迨全功告成時。已午前三句鐘矣。司帝佛爾曰。爾事已畢。可再滿飲巨杯。卡登此時去其額上之巾。欠伸噫氣。若甚倦者。即取巨杯滿注其中。一吸盡之。司帝佛爾曰。爾於此案。巨細不漏。彼反對我者。實無隙可乘矣。卡登曰。我思慮精密。自昔已然。何至今日始勞爾見許。司帝佛爾曰。吾譽君耳。何反致誚讓。請更飲酒。以消積痞。卡登喉際發聲作不屑狀。又取酒飲之。司帝佛爾曰。吾自與爾同學。長復同業。爾之性情。未嘗稍改。時則興高采烈。時則鬱鬱寡歡。何竟不能自慰。卡登太息曰。誠然。吾自幼至今。同此命蹇。惟急人之急。此志未嘗稍懈。吾當日在學堂時。固已代人作文。轉不暇治己業。今日尙復爾也。司帝佛爾曰。爾何爲不自治其所事。卡登曰。吾亦不自知。意者。性情有所偏嗜耳。語已。納手衣囊中。坐而觀爐中火勢。司帝佛爾曰。卡登。爾自來用計左矣。爾當努力進取。自有崢嶸之日。當以我爲標準斯可耳。卡登作

不屑狀。曰已矣。幸勿語我以此。司帝佛爾曰。吾在學堂。時以及今日投身爲律師。咸有以自別於儕輩。爾何不效我所爲。卡登曰。爾之所以能別於儕輩者。固有數端。其一則以賞賂我。使我助汝耳。雖然。吾亦不汝尤也。爾之運佳。凡有所事。輒佔先列。我則不能。司帝佛爾曰。吾之屢佔先列。輒以奮鬥得之。非生而佔優勝也。卡登曰。爾生時。吾未之見。以我觀之。爾實生而佔優勝也。語已大笑。司帝佛爾亦笑。卡登又曰。吾二人少而同學。壯而同業。無論在本國或在巴黎。爾遇事輒爲人所青目。我則爲不知誰何之人。罕有人道吾名者。司帝佛爾曰。果爾。咎當誰屬。卡登曰。我今日思之。我之不遇。不得不歸咎於爾。爾處處爭先。使我不得進取之機。惟有佔坐抑鬱而已。今天且破曉。傷心往事。亦屬無謂。盍不言他事以資排解。司帝佛爾曰。甚善。爾我應爲密司曼奈壽。彼美得非神仙中人哉。吾冥想其面龐。猶自生羨。爾今當被涕爲笑矣。願卡登色殊不擇。但曰。彼女美耶。司帝佛爾曰。何得不美。卡登曰。不美也。司帝佛爾曰。異哉。堂上下人。無不讚其美。爾殊別有肺腸。卡登曰。堂上下人以爲美。即足據耶。以我觀之。彼女直一金髮之偶人耳。司帝佛爾曰。爾勿僞語。我知汝心中殊注意於是女。故彼將最絕時。爾獨能先見之。設非時時目注其人者。何能親切若此。卡登曰。人之將墜。豈待有顯微鏡始能窺見耶。今已矣。勿更言。此時吾不思飲。欲睡矣。語已。著衣欲行。司帝佛爾執燭送之門次。時曙色已自窗中射入。卡登出門。覺空氣寒甚。天色陰黑。河上薄霧朦朧。滿望皆作愁憐之色。曉風起處。衝動陰霾。

大類廣漠之中。塵沙御風而行。卡登於此時滿腹愁懷。四圍悽景。目注空際。忽幻爲蜃樓。但見功名富貴。灼灼照人。美女含顰。招人使近。覺生平已建大勳。成大業。高樓巍奐。恍如身入其中。顧此好景。乃如過眼浮雲。瞬息已逝。危樓猶在目前。但即已之寓所耳。卡登攀登其頂。啓扇入室。但是屋中百物狼藉。床上衾被撩亂。縱身登之。和衣而臥。鼾首枕上。冷濕如冰。蓋昨日淚痕。猶未乾也。須臾日光破霧而出。普照萬千世界。人事悲歡。無不收入範圍之內。特其中最可憐者。莫如此高樓中僵臥之恨人。彼蓋擅秀美之才華。抱英雄之氣節者也。願以不善用其所長。以致潦倒終生。自傷命塞。以知歲月蹉跎。身世已不堪回首。而委天任命。聽其飄泊無歸。哀哉。才人落魄。大抵如是而已。

六 朕兆

曼奈醫士及其女露西居倫敦蘇賀街之隣巷。幽靜閑雅。頗饒風趣。一日爲星期日之午後。去達爾尼庭訊之時已四閱月矣。洛里獨步斜陽中。赴曼奈家晚餐。彼自迎曼奈歸英國以後。時與其家往還。情誼之密。甚於往昔。每於業務餘暇。輒過在其舊友。兩者對談。志同道合。極晚年友朋之樂。星期之日。銀行按例休業。洛里自無家室。卽以其老友之家爲家。時與其父女留連竟日。或三人同步郊原。暢觀野景。如是者非一日矣。是日洛里午餐畢。卽緩步行蘇賀街上。漸近曼奈之家。心中蓄有疑團。亟待解決。擬於今日察父子二人動靜。藉以鈎索端倪。蘇賀街者。今日已成鬧市。而在當日則居民零落數家。縱自四顧。但見古木蒼鬱。數

武以內。芳草如茵。蜂蝶翔於空中。往來如織。與曼柰家對峙者。爲一果圃。短牆一帶。適當曼柰之門。牆內果木。春花秋實。咸得於牆外見之。曼柰之門爲東向。故一至午後。門前隙地。即已無復陽光。顧數武以外。草木花實。又悉收入晚照之中。於此時游目騁懷。至足樂也。凡行日中者。至此必少憩息。頓覺清涼舒適。而市居患囂者。偶然至此。如臨別一天。輒留連不忍即去。貨郎小販。以此間無多生涯。絕不一至。啼鳥樂其不擾。每喜棲集於此。或謂如此幽僻之地。以水方之。直同野渡。似宜有孤舟繫泊。其實此間亦有孤舟。即曼柰父子所居之小樓也。自曼柰居此以來。人知其爲法國名醫。往往有登門就診者。行醫所入。已足供一己之揮霍。以上種種。洛里時至其家。目擊有素。知之久矣。洛里行至門次。微叩其扃。即有婢出應門。洛里曰。曼柰先生及密司露西咸在家耶。婢曰。應均在家。吾爲君視之。洛里曰。不須。吾自入內可耳。露西者。生二歲即至英國。於法國婦人治家情形。悉不之習。顧其鋪陳點綴。色色精巧。似得法國婦人秘傳。室中案榻字畫。皆非精品。而一經露西點染。莫不各呈其趣。至於顏色之陪襯。大小之分配。入其室中。覺無不適宜。此皆露西妙手慧心有以致之。易以他人。恐即不能如是耐人尋味耳。洛里入其室中。左右顧盼。色然自喜。樓上下各有室三間。此時門戶洞開。以納涼風。洛里出此入彼。嘖嘖讚露西之匠心。謂爲出自天成。一爲露西私室。內有籠鳥盆花。書架畫案之屬。其次則爲曼柰醫室。然亦用爲飲儲之地。又其次爲曼柰臥室。窗外有楓樹一株。臨風搖動時。室中反影。即隨之時時

變幻。室之一隅。曼季製履之小兒。及刀錐之屬在焉。洛里見之。卽曰。吾殊不解此老何尙留此物於臥榻之側。徒增悲痛。語未已。背後有人應曰。君安能解此義意。洛里驚顧。蓋卽昔日侍露西至度佛爾逆旅之健婦也。其人未嘗嫁夫。爲露西之保母。名柏洛司。二人自第一次在逆旅中相見後。已極投契。不復從前唐突矣。洛里曰。吾以爲。句柏洛司曰。君何能知曼季先生用意。語已。自覺出言稍近不遜。卽曰。君日來佳耶。洛里曰。我殊無恙。汝佳耶。柏洛司曰。不過爾爾。洛里曰。然耶。柏洛司曰。女郎近日行爲。吾殊不能愜意。洛里又曰。曰然耶。柏洛司曰。君勿屢言然耶然耶。吾殊不耐。請言其稍切實者。洛里曰。然則確耶。柏洛司曰。確耶亦等於然耶。同一無甚義意。第較然耶略勝。實告君。吾殊不愜意於女郎。洛里曰。其故可得聞耶。柏洛司曰。吾不樂數十無賴少年。屢來糾纏女郎。彼等誠不自知其醜。洛里曰。至數十人之多耶。柏洛司曰。何止數十。直數百耳。柏洛司者。每有所語。一經他人駁詰。必更張大其辭。以自快意。今言數百。正其例耳。洛里不敢拂其意。但曰。此何可者。柏洛司曰。吾與女郎相處。句其實亦可謂女郎與吾相處。彼固之資給我。實則不應仍視我爲傭婦。給我以資。吾與女郎。自彼十歲時。已相伴如一人。句君應知我不堪也。柏洛司之言。若斷若續。洛里實不解所謂。願又不能不有以應之。故但屢搖其首。蓋搖首之義意甚廣。任作何解。皆無不合也。柏洛司曰。多數不知誰何之人。初不稱爲女郎廝役。亦欲妄思禁巒。此等亂象。君實作俑。黎里曰。我作俑耶。柏洛司曰。非君耶。君不嘗自巴

黎以其父歸耶。洛里曰。汝何得以此加罪於我。柏洛司曰。今之種種。實此爲之厲階。吾非疾視曼柰先生。特以爲即彼亦不應有此佳女。實則世上無論何人。皆不得與我女郎親近。今者。不獨曼柰先生奪我之愛。即無賴惡少亦思染指。君試思吾何能甘。洛里知柏洛司爲人甚妒。然其心無他。蓋竭忠盡力於其女公子者也。彼適言露西不應給之以貨。語亦出自肺腑。洛里敬之重之。謂高出屨常女子萬倍。柏洛司曰。男子中稍可與吾女公子匹者。惟吾弟蘇洛門耳。惜吾弟尙有微疵。仍非上選。洛里約略叩柏洛司以其弟行爲。柏舉數事相告。蓋其人嘗攫柏之私蓄。揮霍殆盡。金罄則又乘之。良心泯滅極矣。而柏以篤重天倫。不與之較。以是洛里愈重其爲人。此時二人入憩息室。據榻對坐。洛里曰。此時室中無他人。吾有事欲問君。曼柰先生曾與其女言及製履時情狀否。柏曰。未也。洛里曰。然則何以尙留此製履之器械。柏搖首曰。彼雖未對人言。必中恐仍不能遮釋往事。洛里曰。汝以爲彼尙時時憶及身在獄中情形耶。柏曰。然。洛里曰。曼柰先生嘗言及前此被囚之原委以及仇家姓名否。柏曰似未言及。否則女公子必告我也。洛里曰。吾對於此事殊滋疑惑。曼柰先生之入獄。必非曾干法憲。願如此冤獄。乃秘勿告人。彼我雖爲舊友。終非至戚。至露西爲其親女。摯愛極孝。亦復絕口不提。誠足令人回惑。汝幸恕我多言。我非好預他人之事。特彼父子與我深交。彼之家事。我極關切耳。柏洛司曰。吾意曼柰先生之不談往事。蓋隱有所懼。故雖於愛女之前。亦諱莫如深。洛里曰。何所懼。柏洛司曰。此事有何難明之處。曼柰先生幽禁十餘年。幾

至失其腦府思憶之力。後此如何出獄。彼亦不甚了了。此時雖居倫敦。然仍踟躕不安。難免不慮及再蹈危地。故不敢遽道其仇家姓名。洛里曰。汝所言頗合於事理。但人心有所慮。正宜與一二至好言之。否則鬱鬱於懷。恐致恹恹之疾。柏洛司曰。君言固是。但曼柰先生。受病已深。偶聞人談及其入獄之事。輒發舊疾。故家中上下。相戒不言。有時曼柰先生於夜中披衣而起。緩步臥室之中。至數小時之久。女公子於此時亦必疾起與之相伴。但彼此均不交一語。必待許久老人心神稍定。然後就榻。語至此。忽聞履聲自遠而近。柏洛司曰。彼父子歸矣。彼等一歸。客即紛至。吾無寧晷矣。語已即趨至門外。洛里起於座間。立窗次以待之。但彼父子行甚滯滯。地居僻巷。故履聲雖早達戶外。而人則尙遠。露西甫登樓。柏洛司即以優禮。與之佞抱接吻。任其爲之拂拭。不敢稍拒。恐其妒寵而飲泣私室也。曼柰目視二人。笑容可掬。薄責柏洛司。謂其姑息露西。益令其嬌態無狀。實則彼之聲音笑貌。無一不示其溺愛露西之意。特不自覺耳。洛里見此情形。愉快莫名。彼一生鰥居。未嘗有家庭之樂。今垂老之年。忽於契友之家。得見天倫至愛。私心良慰。柏洛司謂露西一歸。客即紛紛至。至數百人之多。願未有人來。洛里極欲一驗其言。直至饌時。亦不見一客至門。曼柰家司紀綱及主烹調等事。柏洛司一人任之。另有傭婦一。女婢一。執家中一切雜役。蘇賀街爲倫敦食品萃賣之地。其中頗多法人列肆售酒饌。柏洛司嘗以微貲倩法之庖人。授以烹調之術。故其

治膳。英法之術兼備。深合主家心理。當時惟曼諾父子二人對食。至星期日。柏洛司必同席。故樂亦至暢。是日天氣蒸熱。飯後。露西即命設榻後院楓樹之下。圍坐暢談。老人及洛里移其酒尊從之。露西側坐。時時爲洛里斟酒。柏洛司亦旁侍。細語如綿。稍遠即不辨聲音。而頭上楓葉。受風簸簸作響。與樹下人語相叶。談有頃。達爾尼至。曼柰及露西笑起迎之。惟柏洛司忽患遍體抽搦之疾。離座逕入。彼自言此疾時時相侵。近日愈劇。曼柰是日精神甚適。老景爲之銳減。露西時以首枕阿翁肩上。曼柰則舒臂攬之。度其手於露西椅背。兩首相偎至近。觀者覺父子二人貌乃極肖。談次。達爾尼忽問曼柰曰。君曾遊倫敦塔乎。曼柰曰。吾與露西曾一往遊。彼中掌故不少。吾得一領略其大概。達爾尼曰。吾被人誣指爲細作。亦嘗居其中數日。特身被縲纆。行動殊不自由。有人告我塔中一故事。至今猶耿耿於心也。露西曰。君試爲我等言之。達爾尼曰。聞此塔嘗傾圮一角。當事者召匠修治。不意發見一密室。昔爲拘禁重犯之地。入其室。但見壁上處處鑄有文字。大致皆犯人自訴其衷曲者。室隅有一磚。上鐫DHC三字。細辨之。則知D者實C之誤。譯即掘也。匠人以犯人書此字。必有用意。或有秘書及遺屬之類。埋於地下。令後人見此掘地得之。有好事者。即於字下掘之。果得一紙書一革囊。特紙革已腐爛。一字不能辨識。吾意必犯入有所記載。防爲獄卒所獲。故埋之於地耳。此時曼柰忽舉兩手抱其頭。目作駭怖之狀。露西即曰。阿父病耶。曼柰曰。否。吾覺額上有雨點。恐有雨至。不如歸去。其時巨點之雨。果滴滴下墜。四人即避居室

中。曼柰神色雖已復原。特洛里默窺曼柰。時時目注達爾尼。似疑似懼。與前此在老貝婁門外相別時情形。正復相類。時已四鐘。柏洛司以茶具進。英人於午後四時飲茶名曰茶時此時亦並無數百惡少相訪。但有卡登緩步入門。而柏洛司抽搦之疾又發。立即引去。至晚天氣益酷暑不可耐。雖坐處門戶洞開。熱猶不已。諸人乃移坐門次。露西與其父並坐。達爾尼坐於露西之側。卡登倚立門次。窗簾爲風所捲。高觸仰牆。曼柰曰。雨點稀疏而巨。大雨乃不卽至。卡登曰。大雨終須至也。二人語聲甚微。蓋大雨將至。迅雷未發之時。吾人相語。其聲固不揚也。時遠聞街上行人趨步之聲。亦以暴雨將至。趨歸以避之耳。達爾尼曰。此間殊僻靜。雖聞人聲。不見其人。露西曰。誠然。有時吾一人獨居。黃昏以後。作種種可怖之想象。今日黑雲密布。苟吾一人居此者。不知更須畏瑟至若何地步也。有時聞街上嘈雜之聲。心輒爲怖。自念吾身及吾所愛之人。居此樓中。安閒極矣。深望終此一生。不遇顛沛。於願斯足。卡登忽插入曰。天下事愈思遠之者。偏相偪而來。語時目光他注。似不自知其所語作何解者。達爾尼似未聞卡登之言。謂露西曰。密司曼柰。吾不知何以今日一聞人聲。心即驚悸。安知異日不身入洪濤駭浪之中。人事至不可料。亦猶天之陰晴時變耳。露西曰。我以女子。故善憑虛想象。君男子何亦似我。達爾尼曰。不然。吾人於終身大事。每有朕兆。吾於今日電光閃爍中。似已預見我將來必多顛沛。自亦不解所以能前知之故。此時雨已大作。傾瀉如注。直至夜半始止。洛里等不能卽歸。願又各有所懷。不復如日間姿情笑語。須臾。聖保羅禮拜堂鐘鳴

一句。銀行司閣者約里以燈至迎洛里歸。洛里即起。與諸人作別。隨約里之後歸其寓。達爾尼及卡登亦相率各歸其寓。

七 逞權

法王路易一日方燕居巴黎宮中。王早起。將飲庫庫之茶。其仇家謂其食量至巨。力能吞食法國。顧殊不然。蓋其飲庫庫茶也。雖一盞之微。非有四人旁侍。不能飲也。四人者。衣服麗都爲。首者衣夾中有金表二。其意以爲侍奉至尊。非得二金表不足以崇體制。四人者。職掌各不同。一人自屢次以茶具進。又一人自懷中出小匙爲至尊調庫庫粉。使與乳汁融合。第三人以素巾置至尊肘下。備其拂拭之用。第四人即懷二金表者。職掌最重。提壺傾茶於盞中。奉之至尊。四人中缺一。至尊已不能耐。若減爲二人者。至尊但有死而已。

昨夜至尊小飲於外。膳時奏百樂。演俳優。蓋至尊不耐俗務。惟雅樂妙舞。稍能動其願盼。至於國家大事。百姓疾苦。至尊其徒亂人意概置不理。至尊對於行政之大方針有二。一曰任其自然。一曰百事須投吾意。所謂投吾意者。即增其威權。厚其囊橐耳。至尊雅好及時行樂。其惟一之宗旨曰。法國者。爲吾至尊而設者也。故以全國奉至尊。於理始爲正大。基督徒頌上帝之言曰。大地及地上之所有。悉上帝之物。吾人享有是物。亦出上帝之所賜。至尊則以頌語略一修改。即啗切已身矣。其改正之辭曰。大地及地上之所有悉吾。至尊之所有。百姓享有是物。悉出吾至尊之所賜。雖然。至尊爲一國元首。綜理庶政之人。雖百計擺脫俗務。

。而俗務終不可免。至尊所不能堪。於是以一切大政。委之某富家翁。至尊於國家財政。以會計出入。不耐持籌握算。故亦委之富家翁。至於個人財政。至尊以善於揮霍。祖產早已不存。亦不得不結好於富家翁以資挹注。至尊有女弟。初以貧故。已入空門矣。至尊召之出。命下嫁於富家翁。而富家翁居然與至尊爲姻婭矣。法國貴官於至尊未起之時。每日必齊集宮中。俟至尊出門時。鵠立問安。是日至尊飲庫庫茶時。廣殿之中。朝貴大集。所謂富家翁者。亦在叢人中。手執鑲金行杖。他貴人咸以優禮遇之。顧富家翁尙有不如意事。即其妻及至尊甚蔑視之故也。富家翁廐中畜駿馬三十四。男僕二十四人。富家翁婦侍婢六人。起居僭於王侯。顧富則固所自有。貴則悉出婦兄之所賜。飲水思源。不得不日日雜人叢中。敬候至尊起居。殿之構造。實極人工之精巧。顧其中人物如何。似亦不可存而不論。殿中人大致皆文武及教會大員。武員不知兵事。海軍司令生平未見戰艦形式。行政之官。不知吏治。教會大員職司牧鐸。顧好冶游酌酒。眼赤唇垂。鎖聞穢事。資爲談助。以上種種人物。皆極不合於職守。然以爲至尊心賞之人。故皆令掌國中要政。此就其已得爵秩者言也。其他無業遊民。知結歡至尊。爲得官捷徑。亦悉集於廣殿之內。有條陳國事者。謂其策果行。則國家可以臻上理。醫家發明新藥。謂可已百病。求至尊力予提倡。以廣銷路。治化學者。爲已得點金之術。求至尊贊助。俾得展其人力回天之功。工想象者。上萬言書。其意直欲以素紙作書。造成上天之塔。希伯來故事見舊約式微子弟。百事無能。華其衣飾。環求至尊拔擢。如此現象。已極可

怪。試一窺其家庭之間。則尙有令人駭異者。巴黎富貴人家之婦女。勿論老少。無一賢母良妻。婦人視生育爲畏途。惟耽娛樂。賤視母儀。少婦免身。輒匿其兒出。賞授他人養之。古稀老婦。亦效時世之裝。更衣赴宴。西俗赴宴或跳舞必更衣婦人年至若干則謝絕晏舞男子中有無可以他術見長者。則倡立新教社。作爲種種奇說。以邀當局者之顧盼。富貴功名。在此一舉。故附和之者頗衆。特殿中人類別雖殊。而服著則悉尙詭異。鬚髮施以香膏。雖一絲之微。亦不離乎意匠。果世界末日上帝審判吾人功罪之時。以服裝修飾爲判決者。巴黎在官之人。當不致永墮地獄矣。富貴之家無論。即至伍劊賤役。亦效貴紳裝束。領緣裡口。咸飾花邊。白絲之襪。白粉之頭。髮上塗粉爲其時風氣行巴黎之市。觸目皆是。紈袴子弟。腰襟之上。滿懸飾事。略一舉步。作響如鈴。衣亦精綢所製。人未至前。而衣聲佩響。早達耳際。奇香薰身。微風徐送。吁嗟風乎。爾及於此揚貴人之簾幕。飄貴人之衣香。而聖安多亞尼貧民窟中。揭單衣。揚腐餘者。不猶是爾風耶。柰何薰瘴之不同。悲樂之懸殊。乃至於此哉。

至尊飲庫庫茶已。內室之門大啓。至尊從容步至廣殿之上。羣臣偃僂俯伏。諛辭卑禮。百醜競呈。拜上帝時。無此光景也。至尊見甲。則錫以微笑。見乙。則許以升遷。對其餘諸人。略一瞻顧。則又退入內室。殿中人至是乃紛紛引退。惟餘一人行稍後。以冠夾肘下。手中持煙壺。將出門時。返顧內室。申申嘗曰。吾願汝墜入餓鬼道中。嘗已。棄其指上餘煙。揚長而出。其人年約六十左右。衣服麗都。態度傲兀不可一世。口角眉頭。紋理錯雜。深目。隆

準。五官部位。咸得其宜。以骨格相之。足知其少年時爲美男子也。其人出門後。即登車電馳而去。其時巴黎御者爲貴人御車。如驅兵赴敵。所向無前。路人引避不及。輒爲輪蹄輾傷。車中人熟視無覩。路人亦無敢攀轅詰責者。此次貴人車行稠市中。馬蹄鞭影。電掣風馳。路人駭避狼狽。車中貴人顧而樂之。忽至一處。道之中央有方池。車繞池行疾。覺輪下有物如綿。瞬息即超耀而過。百十路人。同時舉手疾呼。馬爲之驚駭騰起。車即停止。然非馬驚躍者。車尙不停也。蓋巴黎市上。日有車馬傷人之事。從未有以此區區之故。至勞貴人暫候者。此次貴人侍者。恐馬蹄觸墜受傷。故下車檢視。車亦因是稍停。路人數十。遂乘間止車勿行。貴人自車窗外視。問何故停車。但見一頡長之人。科頭跣足。自車下拾得一物。狀如小兒。一見即大號。聲至慘痛。旋有敝衣路人啓車中人曰。侯爵。小兒受傷矣。貴人曰。此亦細事。何號叫如豕。此時頡長之人。手捧小兒。疾趨至車前。貴人見其將至。手按佩劍以待之。頡長之人狂呼曰。吾兒死矣。遠近聞聲者。咸來車前。爭視貴人舉動。而貴人視此輩猶之出穴之鼠。鄙夷不屑注視。但語衆人曰。吾車行道上。爾曹何不能速避。小兒又勿宜置道中。致梗馬行。吾馬應傷蹄矣。語已。探囊出金幣一枚。擲之道上。謂其僕曰。可以此恤彼死兒。羣人目注地上金。而頡長之人仍大號不已。曰。吾兒死矣。忽有一人從羣人中奔至。頡長人見之。即埋首於其人肩上。痛哭不已。其人慰之已。加司巴。勿悲。兒雖死。僅須臾痛楚。今彼已安適。不勝於生耶。彼在世間。汝能爲之謀溫飽耶。貴人聞其言。語之曰。爾

言殊類哲人。爾何名。其人曰。吾名德勿拉士。顧人曰。所操何業。其人曰。業賣酒耳。貴人又以金幣一枚擲地上曰。爾可取之。旋語其御者曰。馬無恙耶。可速行。語已。即斜倚錦墊。小兒輾斃之事。已不復置懷矣。車甫欲行。忽錚然一聲。有物自外飛墜車中。視之則適擲地上之金幣也。貴人怒甚立。命停車。厲聲問曰。誰爲此者。語時。目注賣酒者德勿拉士所在之地。而其人已去。但見廂長之人撫屍而哭。其旁立一女子。目光炯炯。手執活計治之。貴人斥衆人已。爾曹皆狗類。吾賜汝金。乃敢投擲吾車。果吾知主名者。將立斃之於車下。羣人見貴人怒甚。不敢仰視。惟治活計之婦人。張目注視貴人之面。不稍瞬避。貴人雖見之。特以侯爵之尊。不屑與平民爭執。故佯若不見。即命御者速行。

八 遇警

侯爵聖愛物雷孟德有別業巴黎郊外。即其先人世居之地。侯爵於覲見法王之明日。乘四馬之車。赴其別業。沿途風景殊佳。麥已黃熟。惟民力凋弊。不能盡地之所產。耕治之地。若斷若續。不成阡陌。時夕陽在西。殘紅返照。車須越嶺而過。迨車至嶺之彼麓。爲時已近黃昏矣。其地有小村。屋宇無多。而人皆赤貧。有數人坐於門次。方剝葱充夜饈。亦有漂蔬水次者。蔬類野草樹葉。但求果腹。不計精麤。村中不見小兒。亦無司門之犬。蓋凡此皆須飼養。此間人窮。不堪其累也。村中男女終歲勤勞。僅能免於餓斃。所謂生趣者。如是而已。一但獲罪巨室。或延欠租稅。緹騎立至。拘赴官中。試問農家所入幾何。而國家與貴族。乃征

歛無已。有國家稅。有教會稅。有地方稅。有公共稅。凡此種種。皆收給於農民。以至民不堪命。有甘棄其所。以遁居於美州者。國本不固如此。設不有革命傾覆其一切舊制者。正不知法國執政者。將何以爲國也。侯爵之車。至村中逆旅門首稍止。漶蔬之窮民。咸集車前。瞻視貴人。顧皆不敢正視。但斜睨而已。忽有一業修路之人。亦雜入人叢中。侯爵望見其人。卽語其侍者曰。執此人至吾前。侍者立執其人之臂。引至車前。其人執冠在手。目視地上。靜待在人處置。時圍觀之人。稍稍挨近車側。正不知此人曾獲何譴。致逢貴人之怒。侯爵曰。吾車下嶺時。曾見汝於道旁。卽汝也耶。曰。然。侯爵曰。汝徒步越此嶺耶。曰。然。侯爵曰。爾目注視吾車之下何也。曰。吾觀車下人耳。侯爵駭然曰。何人在吾車下。其人曰。爵人之車越嶺時。吾曾見有人縋於車下之鐵索。附車而行。侯爵曰。彼何人哉。業修路者曰。吾不識其人。似不屬於吾業中者。侯爵曰。其人作何狀。曰。其人頗長。面色潔白。有鬼氣。旁觀者聞言。似甚駭異。侯爵忽曰。爾乃愚蠢如豕。爾見吾車下有人。何不預告我。加貝爾君。爲我驅逐此人。加貝爾者。村中之司郵政收國稅者也。其人以貴人至村。趨至車前。備貴人有所驅使。此時侯爵命其拘留築路之人。彼即前執其臂。厲聲語之曰。爾尙立貴人車前耶。速他適。侯爵又曰。加貝爾。倘此人今夜村中者。爾爲我監視其人。此人殊非善類。加貝爾鞠躬及地曰。敬諾。侯爵授意命車前行。於是一車四馬。又迅奔而去。轉瞬已出村口。願前途尙有一嶺。嶺麓爲叢葬之所。侯爵車至嶺腰時。見有婦人踰於道左。其人見車至。

即起立遮車哀告曰。貴人請停驂。吾有所請願也。侯爵曰。何哉。又請願耶。爾小民何請願不己也。婦人曰。吾夫業伐木者。侯爵不待其語已。即曰。爾夫不能納租耶。婦人曰。非耶。如已物故。侯爵曰。彼死於我何涉。吾又何能生之。婦人曰。嗟乎。彼死葬叢草中。其間積屍甚多。皆死於飢也。侯爵曰。不干我事。語我何爲。婦人曰。吾夫死瘞叢草中。未有封樹。吾亦不勝饑寒。行將逐吾夫之後。吾今尙能識其地。恐吾死後。吾夫骸骨隨草木以俱朽。吾是以悲。今請貴人許我植木其旁。俾識吾夫葬地。於願已足。幸貴人憐而許之。言時以手攀車門。哭甚哀。侍者惡其汚車上髹漆。力推之去。旋策其馬。車即疾馳而去。行有頃。近別業矣。門前喬木。敷蔭至廣。車行夾樹中。曲折達於門次。僕廝已執炬於門外。侯爵下車。即問持炬者曰。即問持而司己來此未。持炬者曰。未也。然不久亦將至矣。

九 暗殺

侯爵聖愛佛雷孟德之別業。蓋二百餘年之舊建築。狀類古堡。房屋階級欄干。悉鑿石所成。庭前有石像石獅石泉。門次有石階兩道。上下皆須由之。侯爵下車。僕人執炬前導。入門爲過廳。兩壁懸古代戰具。又經甬道。至最後雅室三楹。即侯爵私室也。一爲侯爵臥房。其餘兩間。則爲客室。屋甚高敞。陳設亦極精美。堡中餘屋尙多。特高大不適於居處。故悉屏不御。侯爵未至以前。堡中役廝似先期知有二人來此晚膳者。故已於室中陳餐具二副。上下對席。預啓臨後院之窗。以納晚風。僅虛掩百葉窗。故外視天空。但條條作橫縷。侯爵見餐具已設

。謂其僕曰、吾侄何尙未至。且少俟之。吾尙須更衣。需一刻鐘後始進食也。有頃。侯爵衣畢。就上席而窗而坐。湯菜既撤。甫欲飲酒。忽停杯謂侍者曰。窗外何物。吾覺有黑影越窗而過。越視之。侍者駭然。即開百葉窗注視空中。但見天色昏黑。林影參差。絕無所覩。即謂侯爵曰。窗外並無所有。或歸鴉振翅過窗前耳。侯爵曰。善。仍閉百葉窗可也。即又進食。餐未終。忽聞門外車聲。命僕往視。須臾僕引卡而司入室。侯爵接之甚溫。但彼此均不執手。蓋二人意見互殊。陽相親而實勿善也。此卡而司即達爾尼卡而司曰。叔今日至此耶。曰。然。汝自何處來。卡而司曰。吾自倫敦來。侯爵曰。爾來何滯滯。卡而司曰。吾沿途未有勾留。安得滯滯。侯爵曰。吾非謂此。蓋謂爾何久滯倫敦。不即來此。卡而司面微頰。即曰。有他事羈束故不克即行。侯爵徐徐曰。吾亦早料及此。時僕人方旁立侍膳。二人未嘗更有他語。須臾飲咖啡畢。侍者撤具退出。卡而司曰。吾此來即爲前此未了之事。吾爲此事。往來英法之間。爲英人所疑。致被誣爲間諜。幾處我以死刑。侯爵曰。何遽至此。卡而司曰。叔殊執迷。亦且寡情。果我爲英人所殺。吾料叔亦決不援手也。侯爵不語。但作微哂。似以下而司言爲過當者。卡而司曰。英與美戰。防閑正嚴。叔與我又久久不合。致我屢次往返。窺叔之意。似有意嫁禍於我者。侯爵曰。是何言哉。卡而司曰。叔雖未必蓄意欲置我於死地。特我之所爲。大爲叔所不善。必種種設法使我失敗。侯爵曰。我對於爾所爲。具何意見。前已言之矣。爾尙憶之否。卡而司曰。憶之。侯爵曰。然則何必煩言。卡而司曰。我之見懸於叔。知之已

穩。苟叔今日仍掌大權者。吾即不死於英人。亦當早爲囚虜矣。侯爵曰。汝所言吾殊不解。曷明言之。卡而司曰。吾知叔近在朝中。未爲王所深信。不然向王索得拘人執照。置其心所不悅之人於獄中。亦極易之事耳。侯爵曰。誠然。爾之所爲。殊不合我世代家訓。吾爲祖宗姓氏計。正然下爾於獄。卡而司曰。叔之用心。吾亦知之。故叔之不幸。正我之幸也。吾知前日叔而法王。法王待叔殊寂寞。不然。何遽於百忙中來此別業消遣。侯爵曰。吾殊不得於君。吾祖父時。向王乞得拘人執照。直易耳。今王擅改成法。每不肯以拘人執照。任意與其親信之人。須知國家尊嚴。以及吾貴族威望。端賴有此維持。昔者。吾家左右小民。畏吾家人如帝天。彼小民生命。悉在吾祖宗指拳之間。即在此堡內。已不知殺人若干。今日我家特權。已爲新王減削大半。吾慮家聲從此不振。而爾亦日即於微弱耳。言已太息。忿忿不已。卡而司曰。吾家自祖宗以來。正惟濫用威權。以致小民恨我家人。甚於他家。正宜及早猛省。毋貽後日之悔。侯爵曰。吾正恨不能爲小民所切齒。蓋人愈恨我。愈足見我威權之大。彼雖恨我。詎能損害及我。天下欲得人敬畏者。非生殺大權。掌之我手不可。卡而司曰。吾每出入此間。隣家見我。目光注地。非敬我也。實恨我耳。似此有何可羨。侯爵曰。馭民與馭畜類同耳。御者失其長鞭。馬劣且不能制。吾家不欲存則已。欲存則舍壓力無他道。我之宗旨。與爾不類。爾欲棄吾家固有權利。我則欲竭力維持之。爾今倦矣。且就寢。明日再討論此事可也。卡而司曰。再延一刻可乎。侯爵曰。我尚不欲睡。雖更長談至一句鐘亦無不可。

卡而司曰。吾家多行不義。今且受其影響矣。侯爵曰。吾家及不義耶。卡而司曰。吾家不義之事種種。舊事始勿論。即吾父在日。亦多背理之舉。其實叔與吾父爲孿生。凡吾父所爲。靡不與叔共之。其間實無輕重等差之可言。吾父物故後。責任我肩之。願我實無權力可以糾正吾家過失。吾母在日。日以幹蠱之責詔我。我今卽竭力補救。終以權不屬己。未能慰母氏在天之靈。侯爵曰。爾欲力改祖宗成法。吾決不助汝。吾雖死。亦不能與汝苟同也。語已出。煙壺吸之。額際橫紋重疊。狀極瘳惡。少須又言曰。吾無子。吾死後。繼此姓者。惟汝一人。汝幸勿惑於偏見。至欲更張法度。天下事惟順受爲正。逆之不祥。惟患汝沉迷異說。根株終不可拔耳。卡而司曰。吾已遁居英國。行將入籍爲英人。法國國籍及吾家產業。我已立誓放棄之矣。侯爵曰。國籍之放棄。爾固有權。至吾家產業。未入汝手。恐放棄之權。尙不屬之汝耳。卡而司曰。吾意蓋謂叔以產貽我後。我亦不願有之。吾寧自食其力。不欲承此爲衆人集矢之姓氏。人貴自立。區區遺產。烏能改我素志。侯爵曰。爾以吾家遺產爲區區微物耶。言時。引目周視其室。似謂如此華屋。爾小子何敢藐視。卡而司似測知其意。即曰。此屋雖適觀瞻。然自法國小民視之。直爲數百年恣睢橫暴之標識。一旦難作。居其中者。詎能免於屠戮。侯爵大笑。卡而司又曰。此屋固屬於我者。吾當散其所有。以結歡於百姓。卽不然。亦當體恤窮民。使漸忘祖宗舊惡。雖然。吾亦殊夢夢。以歷代無道政府。無道貴族。自難逃於天理。吾一人何能獨挽狂瀾。侯爵曰。爾乃類創立新宗教者。如爾所言。爾亦欲生存乎。

。卡而司曰。吾何爲不欲生存。特欲憑勞力以易生存耳。吾敢預言。不出數年。雖爲貴族。亦當服勞如常人。否則必無生存之道。侯爵曰。爾擬常居英倫。服役如小民耶。卡而司曰。然。吾在彼間。已易姓爲達爾尼。吾雖執賤役。亦不辱及祖宗姓氏。叔可毋慮也。侯爵接鈴。命僕人然燈外室。爲卡而司設臥榻。僕人退後。即又言曰。吾知汝居英倫。勞而寡獲。謀生大不易。爾猶嘖嘖道其美。必有所戀而勿捨者在。不然。同一異鄉。何處不可安身哉。語已。笑視卡而司。似深悉其隱事者。卡而司曰。吾在英國謀生不易。全出於吾父所賜。至我之戀居其土。正以不忍見已國無道。視彼烏國樂土耳。侯爵曰。吾聞英人常自誇。謂吾國遁逃皆適彼爲淵藪。爾亦知法人有一業醫者。亦亡居英倫乎。卡而司曰。吾識其人。侯爵曰。彼與其弱女同居耶。曰。然。言時。面大頰。侯爵佯爲不知。微笑曰。汝倦矣。宜就榻。吾願汝穩睡。吾今知汝袒護小民。因非無因也。彼醫士及其弱女。實爲君良心上之導師。隨又按鈴語僕人曰。導吾侄赴臥室。語已。自歸寢室。然侯爵仍不能就枕。獨自徐步。繞室而行。憶及今日途中情形。並及前日在巴黎輾斃小兒時光景。兒父慘痛之狀。尋又力自排去此念。轉思他事。繼曰。吾腦已清。可以睡矣。於是移燈至爐簷之末。西人安爐於壁內。雖夏令亦不去之。撒帳而臥。時夜色已闌。萬籟俱寂。庭前石象。向空努視。其時惟廊中馬及塔上鴉尙上。就寢耳。惟長夜不永。越三小時。即已破曉。朝日破雲而出。初照屋頂。漸及石象。繼則窺侯爵臥室之窗。陽光自空隙射入。映於侯爵之面。特其貌不類生人。猶移庭中石象之首。置之侯爵枕上。

。蓋此時侯爵目張口哆，雙手緊握。冒前有短匕首。貫袞而過。血液四流。匕首柄上有火紙裹之。上書數字曰。逆天背理。罪不容誅。刺客約克識。

十 要信

卡而司達爾尼居倫敦爲法語教師。十八世紀英法人互相仇視。英人能法語者絕少。達爾尼不特能諳法語。且能以法語譯爲極通暢之英文。且勤苦耐勞。以是名譽日起。當時英國大學注重希臘拉丁古文。而歐洲通行語言。反視爲不關重要。然坎白力其大學學生。心羨法語。私延達爾尼爲之講授。校中執事雖不善之。勿能禁也。達爾尼於大學授課之餘。輒居倫敦。凡力所能爲之事。無不孳孳求益。蓋英國絕少投機營業。他國或有以僥倖致富者。若在英國。則惟勤懇耐勞之人。始有立足之地。達爾尼以法國勳貴之裔。能在倫敦謀獨立生活。亦緣勤懇耐勞之故。此事求之世家子弟。至爲難能而可貴。特人在少年。無論處境如何。其愛慕少艾之心。則天下皆同。達爾尼自不能獨異於衆。彼自在公堂對簿之日。見露西作矜憐之狀。情根已種。特年餘已來。未嘗以衷曲宣示於人。一日爲夏月午後。其時去侯爵被刺已一年矣。達爾尼甫自巴黎歸倫敦。逆知露西於此時必偕柏洛司同出散步。故逕赴曼奈之家。擬以心事告之曼奈。藉以得其同意。入門見曼奈方獨坐觀書。曼奈此時精神已復其舊。往昔傷心之事。已不時時憶及。蓋中年禁錮獄中。生平志願未得少遂。此時休養已久。復有愛女勤加護持。從前蘊毓奇氣。至此乃得稍展。以故談心任事。正如壯年血氣方盛之時。彼見達爾尼入。即

置書案上。伸手與之爲禮。即語之曰。卡而司達爾尼。吾正思若君果來也。吾前三四日。已日盼君歸。昨日司帝佛爾及卡登先生均蒞吾寓。亦怪君何尙不返。此間不得汝至。輒不覺歡。達爾尼曰。敬謝諸君雅意。然密司曼奈。語至此。忽然作頓。曼奈曰。彼殊無恙。彼知君歸。必甚愉悅。適與柏洛司外出購物。不久即歸也。達爾尼曰。吾固知密司外出。正欲乘機與君密談也。曼奈聞言不語有頃。尋曰。爾姑言之。可移榻近我。達爾尼如其言。坐於曼奈之側。顧所言極難出之於口。半晌始言曰。曼奈先生。吾幸獲與君家往還。於今一載有半。自謂情誼已孚。不揣冒昧。敢擲心事相告。幸勿。句曼奈不待其言已。以手阻之曰。爾所言與露西有涉否。卡而司曰。有之。曼奈曰。吾二人友誼固篤。特吾雅不欲君只憑親膩之聲音。語吾露西。達爾尼曰。吾之聲音非特親膩。直將心中敬愛仰慕崇拜之私。隨聲俱出。幸先生憐而鑒之。曼諾曰。爾語實出至誠。吾亦能鑒汝心曲。特吾終不願君奪我所愛耳。達爾尼語塞。移時始曰。君尙許我竟所言否。曼奈不語。達爾尼曰。其實吾之所欲言者。君早已知之。特我心坎中之一點至誠。若不能剖腹相示。曼奈先生。我愛君女。神專志專。君年少時。亦嘗有所愛者。祈君推廣此心。加之於我。或不忍深拒我耳。達爾尼語時。曼奈引首他顧。目視地中。及聞最後之一語。忽疾搖其手止之曰。爾幸勿語此事。致我傷心。達爾尼見曼奈神色頓變。知已觸其舊痛。即亦不言。有頃。曼奈始回首。然目仍下視。微曰。吾適所言。殊開罪於君。幸恕我。君愛露西。出於至誠。吾亦深悉。君會向露西言之否。達爾尼曰。

未也。曼奈曰。即通函之時。亦未提及耶。曰。從未道及相愛二字。曼奈曰。君愛露西已久。所以不與露西言者。正爲憐我無依故耳。吾甚感君美意。語已。伸手授達爾尼。相握幼積。特目仍視地。達爾尼莊容謂曼奈曰。曼奈先生。君父子相愛。有逾尋常。密司露西。幼年喪母。且不知阿翁尚在。彼天性至厚。當年正無用情之地。自君出獄以後。遂移其十餘者更愛。傾注於君。吾時時來此。旁觀已久。君中年橫遭慘禍。出獄以來。視世間可戀可愛者。惟膝下弱女。君二人相依爲命。吾雖愛露西情切。不忍違言以傷君意。特蓄之彌久。抑制爲難。今日之來。身爲心迫。果猶可力壓者。決不欲傾吐情懷。致令先生抱無窮之痛也。曼奈曰。爾言皆實。吾亦早窺見君之隱衷。特不明言以自尋煩惱耳。達爾尼曰。吾雖欲得君女爲婦。而心殊不忍君父子從此分居。君爲法人寄居異國者。我亦法人。以不欲見祖國無道。竊捨其所有。來此自謀生活。君與我可謂同一遭際。果我有幸得君女爲婦者。擬卽與君同居。如此不獨君父子仍得完聚。即我亦可盡其半子之責。長此與君作伴。親密如一家之人。先生其許我否。曼奈聞言。面容慘淡。且力咬其唇。似意在兩可之間。驟難決定者。忽以目注視達爾尼。似疑似懼。曼奈曾三次注視達爾尼似疑似懼蓋曾在巴黎識其父今觀達爾尼貌與之相似已疑其卽爲仇人之子矣尋曰。君處處爲我著想。可謂熨貼之至。吾心甚感。特汝知露西究愛汝否。達爾尼曰。此時尙未知也。第不知其意中已另有人否。曼奈曰。吾亦不知。特司帝佛爾與卡登時時來此。其意實在吾女。汝今日之來。蓋欲先令我知之。再探吾女意嚮耶。達爾尼曰。吾實未敢自信女郎之必許我。然期以數

禮拜之久。徐徐探之。曼諾曰。君欲我助成好事耶。達爾尼曰。此事吾不敢望。密司大率之人。君果風示以意。彼雖不愛我。亦必曲徇君意。以期不忤於君。吾此時但求君勿助我。亦勿拒我。蓋吾事倘不得君之許可。雖密司屬意於我。亦必不成。吾意密司寧捨其意中人。不欲開罪於君也。吾之所請。君能許我否。若君許我。我尙有關於一己之隱事相告。此事吾不宣布於人。但既爲君門婿。不應再守秘密矣。曼奈曰。得婿加君。吾亦何言。君果乞婚於吾女者。吾決不阻汝也。君雖愛吾女。願得爲婦。而猶爲我預留地步。我至感君。吾老矣。惟以吾女嫁得快婿爲念。果吾女屬意於君者。卽我對於君所懷疑。有所隱恨。吾亦當概置不較。我不能以我垂盡殘生爲念。而置吾女幸福於不顧。忽曰。吾適所言。殊屬無謂。幸勿介意。達爾尼於老人末後數語。殊覺費解。又慮老人見疑。駭然不能更有所言。曼奈亦自悔失言。卽曰。君不適言有隱事告我耶。達爾尼曰。然吾以君祖懷相與。我若不以誠相待。於理不合。吾今姓達爾尼。實非祖姓。吾之居於英倫。亦正有故。適欲以此二節相告耳。曼奈曰。爾幸勿言。達爾尼曰。我不言。奈此心不自安何。曼奈此時幾欲以手掩達爾尼之口。疾言曰。爾勿言。俟汝得吾女肯嫁汝之消息後。再告我可也。吾今與汝執手。吾女行且歸矣。汝今日宜勿見彼。行矣。願上帝福汝。達爾尼出曼奈家時。天已昏黑。更一小時。露西始歸。疾趨其父書室。不見老人。呼之亦不應。乃躡趨其父臥室。自門隙中內視。見其父方據小几。手中執履治之。大驚曰。天乎。吾父舊疾發矣。立即奪門而入。柔聲與老人作數語。老人點

首起立。女即挽其手相與躑躅臥室之中。久之。然後勸之就寢。是夜女數次趨其父榻次視之。見鼾睡甚濃。心始稍釋。惟製履錐刀之屬。猶狼藉滿地也。

十一 修談

是夜卡登。正爲司帝佛爾籌劃案件。英國風俗。每屆夏秋之交。司法各署必爲長假。律師亦相率休業。卡登爲司帝佛爾清理各案。連夜忙迫每遇疑難問題。必以濕巾覆額。而辦事前後。又復恣情縱飲。以故形容愈益憔悴。是夜事業已午前五句鐘矣。司帝佛爾仰臥便榻之上。兩手叉於腰際。顧盼甚得。見卡登棄其覆額濕巾。起於座間。語之曰。錫特尼。汝稍緩行。更酌巨杯。吾有要事告汝。汝亦知我將授室否。卡登漫應曰。然耶。司帝佛爾曰。吾此次娶婦。初不以女家富有貧得巨資。蓋純爲愛情起見。汝見信否。卡登曰此亦尋常事。女爲何人。司帝佛爾曰。汝試猜之。卡登曰。我識其人否。司帝佛爾曰。汝亦猜之。卡登曰。時已五鐘。吾不能更猜。吾頭痛欲裂。急欲歸寢也。司帝佛爾曰。既如此。吾告汝。我以汝略一思索。即得主名。汝乃頑鈍至此。卡登且斟酒且言曰。吾不如汝敏捷且多佳遇也。司帝佛爾大笑曰。吾事雖非類說部中之才子偶佳人。特自審尙有些微愛情。汝乃但知徵逐俗務。感情絕少作用。此一節吾勝於汝也。卡登曰。爾言誤矣。汝第言汝之運佳於我。方爲切於事實。司帝佛爾曰。不然。吾所優於汝者。乃在。句乃在。句卡登曰。汝意殆謂汝善能殷勤體貼。得婦人歡。我則不能。然否。司帝佛爾曰。然。吾意正欲言此。特一時不能得切合之名詞耳。卡

登曰。請速言其餘。司帝佛爾曰。吾先尙有應責汝者。汝亦時時往曼奈之家。第汝每作無聊狀。又默默寡言。絕不與彼家少婦周旋。吾甚爲君恥之。卡登曰。恥耶。凡爲律師能振振有聲者。應不知恥爲何物。我之默默寡言。正汝大利所在。汝應感謝我也。司帝佛爾曰。勿作惡作劇語。吾今面在汝非。正我爾切汝處。汝曼奈家形同木偶。不語則已。語則須含譏諷。汝亦知人家憎汝乎。卡登引觴浮白。大笑不止。司帝佛爾起坐榻上曰。爾試觀我。我爲有獨立生活之人。尙處處曲徇人意。爾何可傲兀不羣。作態示人。汝須知徇人意處。正是得便宜處。吾之所以有今日。得益於虛懷若渴之一念者不少。卡登曰。爾適言將娶婦。今忽旁其他事。令人不耐。至於我落落寡合。已成天性。不能改矣。司帝佛爾曰。有過則宜痛改。何云不能。卡登曰。我自知處世不宜。願亦無術改之。聽之而已。究竟女爲誰氏。司帝佛爾曰。其人汝知之甚稔。然汝嘗言其人咸金髮之木偶。果爾爲善於品題佳人者。吾當立正汝言之謬。但汝盲於鑒人。猶聾者不知音。俗人不識雅趣。吾亦何必責汝。吾所欲娶者。即密司曼奈耳。卡登不語。但頻頻飲酒。目視其友。如未聞者。司帝佛爾曰。吾已盡情告汝矣。彼女殊娟。吾不圖得奩資。但爲後半世娛樂計。我自問半生辛苦。不宜太自菲薄。凡必之所愛。自應羅而致之。我在法律界中。業已小有聲。彼女得我爲夫。幸福正復不淺。然彼德容兼美。理亦應有佳婿。汝聞吾言。得毋駭異否。卡登曰。吾亦何必駭異。司帝佛爾曰。吾此舉爾贊成否。卡登曰。吾亦何必不贊成。言已。仍痛飲不止。司帝佛爾曰。吾不料今日乃極易商榷。

其實汝即不贊成。亦何傷。我志既決。不易挽回。吾近來極動室家之念。覺公餘之暇。悵悵無之。忽念密司曼柰爲我主家事者。必能深合吾意。於是決計作妾之思。惟吾今有忠告汝者。汝長此放恣。終非了局。設一旦貧病交至。汝其何以爲生。汝亦應預思及看護之人。然汝與我處境不同。宜擇身家清白小有積聚之婦人。早完婚事。則晚年尙有歸宿。否則吾殊汝危也。汝其細思之。司帝佛爾語此時。故作矜矜之態。較之常時愈覺令人不耐。卡登力自遏制。但曰。吾且徐徐思之。言已出門逕去。

十二 意沮

律師司帝佛爾。既決意以律師夫人之尊號。上之曼柰醫士之女。乃欲於長假之前，宣布恩詔。俾女家得預爲布置。決計不待年終。舉行大典。彼竊以此事方之兩造涉訟。已爲原告。而曼柰爲被告。且以爲原告勢據全勝。雖未經庭訊。而必勝之券。已操之左手。彼以爲天下事之最可羨艷者。莫若金錢與社會信用。此兩者。皆彼所固有。何物弱女子。敢拒我而不納。於是整其衣冠。昂昂然出門。逕赴曼柰之家。雖行鬧市中。亦不肯稍稍旁趨以避車馬。蓋彼此行。純爲示惠於人。尊嚴不可放失。途經泰爾森銀行。忽憶洛里爲曼柰老友。知我將以殊榮施其老友愛女。必且樂聞。不如先往告之。於是徑入銀行之門。降階而下。行中古稀之執事。鞠躬與之爲禮。彼略與周旋。直赴洛里辦事之室。見其方據案疾書。案頭堆置無數簿籍。卽大聲曰。洛里先生無恙耶。行中人初未習聞此極巨之聲浪。相顧愕然。銀行總理。時方

坐屋隅閱日報。亦舉目視司帝佛爾。似惡其擾亂行中治安者。特司帝佛爾悉未之覺。洛里立則起於座間。與之執手曰。司帝佛爾先生安耶。何事見存。司帝佛爾曰。我此來非涉業務。特有關於私人之事相告。洛里曼應曰然耶。司帝佛爾以手支頤。半身斜倚案上曰。洛里先生。吾將以我之授君賦友密司曼奈爲夫。洛里聞言駭甚。以手搓其額曰。甯有此事。司帝佛爾曰。君言何有。洛里曰吾意以爲此舉在君固甚善。特句語至此。似極不願出諸口者。良久始曰。特君自思未免稍涉冒昧否。司帝佛爾以手擊案。張目大吼曰。君此語殊屬費解。洛里不語。但嚙其筆端。以待司帝佛爾更言。司帝佛爾曰。汝詎以我爲不選耶。洛里曰。以云中選。誰曰不宜。司帝佛爾曰。然則以我爲財力不勝耶。洛里曰。以云財力。君固廣有金錢也。司帝佛爾曰。然則謂我聲名不駸駸日上耶。洛里曰。吾固未嘗言此也。司帝佛爾曰。然則君謂我冒昧者何在。洛里曰。君此時即欲往曼奈家求婚耶。司帝佛爾以拳抵案曰。吾將立往與彼父子直接言之。洛里曰。果吾與君易地以處者。我決不爲此。司帝佛爾曰。敢問其所以然。君老於業務之人。出言應不苟。請君以不往應之理由告我。洛里曰。果吾處君地位者。吾當先採取女郎意旨。果不至失敗者。然後再往求婚。未爲晚也。司帝佛爾曰。爾言前後矛盾。汝適言我之金錢地位皆在中選之列。既云中選。又謂不應驟往求婚。爾尙得自命爲銀行中老於經驗之人耶。抑君曾患腦疾。致出言失序次耶。洛里曰。君自視太高。以爲他人皆可任意去取。我則以爲君之中選與否。皆當決之於密司曼奈。君縱富貴已極。苟密司曼奈意不屬

君者。亦徒成夢想耳。司帝佛爾曰。如爾所言。密司曼奈直一不辨美惡之蠢女耳。洛里大怒曰。君出言大類僇人。吾不能令人當吾之前以蜚語加之密司曼奈。卽本行總理犯此者。吾亦當而斥其非。幸勿夢夢。而自喪其尊嚴。司帝佛爾時方取案上界尺以口吮之。及聞洛里之言。自覺赧顏。以齒擊界尺。震震有聲。卽亦改容謂洛里曰。吾歷也自謂不淺。君所言乃第一次聞之。君以我司帝佛爾身爲國家審判廳律師。乃不能偶一醫生之女。恐語人亦無信者。洛里曰。我則信之甚堅。司帝佛爾強作笑聲曰。君旣自信不謬。我亦無術破君之惑。特我謂往古來今要無此事耳。洛里曰。我不應干預他人之事。特密司曼奈。兒時卽在吾手抱之中。其父又爲我之舊友。彼家事亦猶我之家事。正不得等閒視之。至君以衷曲向我傾吐。我之直言忤君。亦君自取之咎。君亦老於業務者。當能諒我。司帝佛爾曰。吾終不信天下有味於事理如君所言者。實則天下之大。容亦有冥頑不靈之人。富貴相就而反遭屏斥。果爾。則君言亦是也。洛里曰。君勿作惘恍迷離之語。影射及我。我適所言。是非曲直。無待君爲品評。司帝佛爾曰。吾言冒犯。請恕我。洛里曰。君以體自持。吾詎能以非理相加。君幸先告我。若逕赴曼奈家求親。乃事不諧。君固中心慚恚。彼父子實逼處此。至不能顧全朋友交誼。嚴辭拒絕。彼等獨能釋然乎。以我思之。不若我先爲君道地。俟探得意旨。再由君面求訂約。不遠勝於君前策耶。司帝佛爾曰。吾將他適。消此長假。幸勿使我久候也。洛里曰。卽今日爲君探之。司帝佛爾曰。然則晚間我遲君於寓所也。吾行矣。願君早安。語已忽忽出門。古稀執

事向之鞠躬。彼亦勿見。顧執事亦不以爲忤。蓋彼等慣於鞠躬。往往客已遠去。彼等尙僂僂視地。客之答禮與否。未嘗見也。司帝佛爾早聞離寓時。與高采烈。以爲求婚一事。易如反掌。不料一見洛里。如丸入咽。哇之不出。吞之正格格不下。私計吾雖敗屺。然此老可恨。吾當有以報之。彼爲我往探消息。吾則故示以鎮靜。令其不測。晚間洛里果來寓所。見司帝佛爾方忽忽埋案卷。似已盡忘。日間事者。見洛里入。佯若駭異。僅與作寒暄語。久之。洛里不能耐。乃曰。吾適自曼柰家來。司佛爾曰。君往曼柰家耶。忽曰。吾憶之矣。吾殊瞶瞶。洛里曰。吾至彼家。即微露君意。果不出吾所料。彼父子均不贊同。吾是以來告君耳。司帝佛爾作藹然之色曰。吾對於君及曼柰先生殊抱歉疚。吾固知一言婚事。必傷曼柰之心。此事可勿再置議矣。洛里曰。吾殊不解君所謂。司帝佛爾微點其首曰。此細事。何足道。吾勿再言。洛里曰。此何得謂之細事。司帝佛爾曰。確爲細事。吾早間不過欲研究人類心理。吾嘗假定爲凡屬人類。必有意識。亦必有務高之心。及與君一席之談。乃知不然。吾嘗見少婦初則任性妄爲。終則貧困抑鬱。然其時已悔之晚矣。吾爲兼愛計。此事不成。殊爲曼柰父子危。爲我一人計。則竊慮此事之竟成。蓋吾一娶此女。於吾金錢殊有妨害也。今此事尙未揭破。兩俱無損。置之度外可耳。洛里先生。須知天下惟女子最難喻以大義。心雖憫之。特無援之之術。洛里先生。吾勸自後遇此等女子。亦但作旁觀人。蓋救之不能。徒自悲悼。殊無益也。吾日間聊以君爲研究人類心理之具。殊深負汝。君幸解我之惑。吾又甚感君。言已。

再三作抱歉狀。以兩肩漸漸逼洛里至門次。與之鞠躬。闔門自入。洛里茫然如夢初覺。竟不知身之已在門外也。

十三 述懷

錫特尼卡登者。內蘊奇才。以遭逢不偶。流爲放蕩不羈。觀其爲司帝佛爾規劃各案。輒能決勝於公堂之上。自知其人在律師中實爲上選。願生性沉靜。不尙矜炫。故人亦鮮有器重之者。彼自前次庭訊達爾尼時。獲交於曼柰父子。亦時時過從其家。特每當他人笑語之時。輒枯坐屋隅。默默若無能者。然其用心之深。雖以露西之精細。亦未能窺其底蘊。每於清晨深夜。徘徊於曼柰門前。臨風慷慨。對月歎噓。亦不自知其何心。但覺此間一草一木。咸足留戀。蓋欲於花花葉葉之間。尋得美人蹤跡。近以律師休業。覺胸中抱負。益無所施。以故曼柰家左右前後。更爲卡登足跟踏徧矣。一日爲八月午後。卡登情益無聊。縱步來門。不覺已近曼柰之家。忽憶一腔心事。何不於今日吐之。遂款門求見露西。侍女引之登樓。見露西方憑窗治女紅。室中更無他人。露西向日未嘗與卡登長談。今見其一人至此。雖起與爲禮。而狀殊窘澀。卡登即就案側坐。寒暄數語以後。露西忽仰視。見卡登顏色大變。急問曰。君有恙耶。卡登曰。否。吾恣情放縱。飲食起居皆無節制。故而容毀敗。非有病也。露西曰。幸君恕我唐突。君既自知放縱無益衛生。何不改之。卡登曰。吾殊自羞愧。吾之所以不能改者。惟天知我耳。露西曰。君果立志自強。終能改過遷善。語已復注視卡登。見其淚盈於睫。不禁

駭然。卡登曰。此時即力圖改過。爲時已晚。吾不獨不能遷善。且自知將沉淪愈深。命之所遭。大復何言。語時淚隨聲下。卽以手自掩其面。伏於案上。案爲顫動。露西自與卡登相稔以來。未嘗見其爲感情所動。今見其涕泣極悲。不禁惶迫無地。卡登似已知之。卽曰。密司曼奈。恕我無狀。吾有衷曲。須向君傾吐。偶一念及。不覺悲從中來。密司曼奈能容我盡言否。露西曰。果言之有益於君。我甚願聞之。卡登曰。此語足見君憐我。吾甚感激。語已遽起坐。置手膝上。歛神而言曰。吾有所言。幸君勿駭。君但視我爲業已天亡之人。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矣。露西曰。君幸勿作此言。君君壯年。前程未可限量也。卡登曰。後二語加之於君。則甚吻合。至於我已屆日暮途窮。此生無復有希望矣。但君殷殷勗我。意厚情長。有生之日。不能忘君也。露西此時戰栗不已。容色慘白。卡登疾語之曰。吾有衷曲。未嘗與密司言之。吾實愛密司。至於不克自持。特吾亦不敢期君許我。我此時已爲潦倒之人。終生無復顯聞之日。果我求君而君許之。則我不管嫁禍於君。且君如此神仙中人。我何人斯。敢求偶君。故君不能以終身許我。我不獨不以爲恨。反以爲幸也。露西聞言感甚。垂涕謂之曰。君以衷曲告我。且蒙君青盼。足見愛我之深。吾殊欲有以報君之知己。顧於夫妻愛情之外。尙有他術足以勗君立志遷善否。卡登搖首言曰。吾已墜落。不能復振。適所言。吾不爲第二人道之。吾此來非爲求婚。特欲一訴其積悃。當吾未遇君之前。我已決意不恤此身。任其放縱潦倒而死。自得與密司往還以後。覺君父以垂斃之殘軀。一經君妙手靈心。爲之護持

調攝。頓復其少年態度。因而大有感動。稍稍有振作之念。繼思不得賢佐如君者。仍不能自拔於泥塗。致生妄念。再一回想。以我一生死不足重輕之人。何可妄倚僂眷。初志又成灰燼。自願心神旋起旋息。有如噩夢。今欲君知我前此嘗有幾微振作之心者。出於慕君之一念耳。露西曰。嗟乎。卡登先生。果以我之藐躬。能感動君心於一時者。何遽不能時時念我。奮跡前程。卡登先生盍重思之。幸勿甘自暴棄也。卡登曰。吾根性出於天成。人力何可挽回。露西曰。君不幸以我之故。致不能自脫於舊染。果妻我足濟於君者。我亦何惜此身。語未已。卡登急止之曰。密司幸勿竟其言。君一念之慈。或至犧牲一身以救我。其實我此生已不足惜。我即不能從此遷善。然亦不能再趨下流。重負密司期許之意。露西曰。雖然。吾尙能竭吾綿力以期有裨於君否。卡登曰。我以腹心相告。君不獨不責我狂妄。且曲蒙矜惜。即此一端。已足慰我餘生。密司惠我良多矣。露西曰。果我憐君之意。我君所樂聞者。吾請得重言以申明之曰。我憐君甚。我憐君甚。卡登曰。君如此厚我。我不知所謝。但願上帝福君。永永不已。然吾尙有請益者。今日一席之談。幸勿告之他人。君能許我否。露西曰。君欲秘之。我決不洩於人。卡登曰。雖君所至愛之人亦不告之乎。露西曰。此係君之隱情。不涉他人。吾何爲告之。卡登曰。我再謝君。願上帝福汝。言已舉露西之手親之。起立欲行。忽曰。吾言已盡於此。以後無論如何。決不再提及今日之事。密司可毋慮我續續瀆君也。我生平過失。亦已悉告君。蒙君溫言慰籍。平生知己莫君若者。我雖臨死之時。亦必呼籲上帝。爲君

祈福。露西此時既憐卡登之遇。又感其相愛之深。悲咽不能自止。卡登曰。密司勿悲。試思吾亦值得君爲我雪涕否。吾出此門。即又與鄙賤者爲伍。縱飲酒肆矣。若令君見者。當鄙棄不欲視我。以如此之人。亦值得君爲之悲痛乎。我今有一事許君。君苟有需於我。或君所至愛之人。欲我爲之臂助者。我雖赴湯蹈火。亦願爲君盡力。吾逆料君不久即當有燕爾之喜。他日夫妻團聚。兒女繞膝之時。得君略一憶及當年曾有狂且。甘爲君盡命者。吾死亦瞑目矣。密司曼柰。吾與君長別矣。願上帝福汝也。語已。疾奔而去。

十四 盜棺

泰爾森銀行門臨鬧市。車馬行人。接踵脚尾。終朝不輟。約里率其子小約里坐銀行門首。口咀草莖。目擊來往旅人。果彼爲哲學家或長於吟咏者。必且墜於塵寰擾擾。動其出世之想。願約里何知。但覺送往迎來視官稍稍忙迫耳。有時嬌弱婦人。傍皇路側。欲截街而過。慮爲車馬所傷。欲行又止。約里必引之達於彼側。輒得微賞以酬其勞。爲之既久。視爲利途。方其左右顧盼之時。亦常留意及此。願近日以來。絕不見有婦人行經其地。其他可以獲利之事。亦塞滯萬狀。因之竊疑其妻必在家中默呪。以致鈍塞至此。忽聞人聲靡雜。自遠而近。視之。知爲柩車將赴叢葬所者。而人聲鼎沸之故。則以死者生平行事。爲人所不直。將阻之。令瘞於禮拜寺之側。大約係英人風俗約里願謂其子曰。小約里。此柩之將瘞者也。小約里大呼曰。快哉。願約里殊不以其子之言爲然。遽披其頰曰。何言快哉。汝乃疑汝父耶。後勿更爾。

不則吾又將餉汝以巨掌。小約里以手護其頰。作怨聲曰。吾言快者何傷。約里曰。速勿言。傷與不傷。吾皆不樂聞之。須臾柩車已至門首。車中護喪者。僅有一人。車之四旁。圍聚者百餘人。叫囂跳躍。大呼曰。咄。告密者。句間譟。句其他醜詆之語。不一而足。約里生平所注意者。即爲赴葬之柩車。而此日柩車。迥異尋常。尤深刺約里腦府。忽見有人奔過其旁。即問之曰。阿弟。此何事也。其人曰。吾亦不知。語已大呼間諜。奸細。跳躍而去。約里問第二人。其人亦言不知。而口中乃大呼奸細不止。最後詢一人。其人似知之較稔。謂死者名洛極克列。專一採取人家隱事。密告官長。藉獲多金。忽忽數語。即又雜入叢中。助其狂叫。約里忽曰。吾憶之矣。此人非即前訊達爾尼時。在公堂作見證人者乎。其人方壯年。何遽能死。此時衆人中忽有倡議以強力擲奸人之柩於道中者。附和其說者頗衆。於是力闢車門。蜂湧而入。車中護喪之人。不敢攖衆怒。即乘間逸去。冠履盡脫。衆人取而碎之。仰御空際。資以爲樂。多人方欲提柩出車。忽又有人謂不如羣隨車至瘞所。沿途百計辱之。此策衆人亦以爲可行。於是攀登車頂者十餘人。踞坐車中者七八人。約里技癢不可耐。命其子坐門次。亦隨衆人登車而去。御車者及任掘穴之人。本欲禁人登車。衆人大怒。謂將投之河中。施以冷水治療法。以清其熱病。始不敢抗拒。有業掃街者。坐御者之旁。舉帚擊馬。以代御者之役。御者不敢違。踞坐車頂之十餘人。或飲麥酒。或吸菸斗。亦有張喙舞手。作擲榴之狀。柩事所過。圍觀者愈衆。市肆懼游民入內滋擾。相率閉門。衆人擁車至聖潘克拉禮拜寺側塚。

地。即將柩顛倒埋入土中。然餘與未衰。復追逐路上行人。指爲奸細。經詰者詭言憲兵懸出而捕人。始各遠颺。約里俟餘人散後。出於斗徐徐吸之。目注新墳。雖有所思。久之。斗中菸葉已成灰燼。約里復詳察塚地之四周。默議於心。念時已不早趨。訪其友之業瘍醫者。忽忽數語後。即返至銀行門首。問之小約里。知彼行後。行中人未嘗見召。須臾。行中人紛紛歸廡。銀行休業。約里乃率其子歸家。入門後。即謂其妻曰。吾今夜將出營商。若此行不獲盈餘。必爲汝呪我所致。歸必扑汝。其妻聞言。垂目搖首不即答。約里曰。汝搖首亦即默呪。何敢當而呪我。其妻曰。吾未嘗啓口。安得呪汝。約里曰。汝雖不言。心中固有所思。即思亦不許汝。汝聞之否。其妻曰。聞之矣。旋爲其夫治餐。餐既具。約里據案大嚼。意似甚得。其妻乘間柔聲請之曰。汝今夜須外出耶。約里曰。然。小約里聞言。疾謂其父曰。能偕我同行否。約里曰。不可。爾母知之。吾今夜出釣也。小約里曰。阿翁之釣勾。恐生鏽矣。約里曰。不涉爾事。幸勿聲。小約里曰。阿翁。明日以大魚歸耶。約里曰。吾若不能得大魚。爾明日即不得食。乃翁事。不容汝多言。幸勿再語。飯後。約里恐其妻默禱。百方勸之。且令其子助已。忽語其妻曰。若吾運佳。明日得賞購牛醫者。爾勿飾言茹齋。但以麵包充飢。或我以酒歸。爾勿但飲清水。須知酒肉來路不易。乃得之公平貿易者。明日得飽餐。幸勿再祈禱。我恐願無福。皆爾呪我所致。試視小約里。彼非汝親生子耶。乃瘦如枯臘。爾尙不之惜。須知爲人母者。第一責任。即令其子肥臍。今爾子瘦削如是。爾爲母者。心能安乎。

小約里聞其父言。努嘴訕其母。喃喃作怨語甚久。旋約里命其子及妻咸就寢。已則獨坐吸菸。靜待更漏之轉。至鐘鳴一句。始徐徐起於座間。探囊出小匙。啓壁間櫃。於中得蘇布巨袋一。鐵杵一。繩一。以及其他類是之釣具。結束諸物。纏之腰際。臨行時。猶向其婦睡處伸拳作恐嚇勢。然後滅燈出門先是。小約里迫於父命。但解衣佯睡。俟其父吹燈出門。即潛起披衣。躡步其後。昏黑中。約里毫不之覺。猶慮途中爲其父瞥見。故摸索依人家簷下而行。須臾更有一人出於巷陬。裝束與其父相似。兩人略一點首。即并肩行。約半小時許。又見一人就其父同行。是夜月色不明。且天空多雲。時晦時顯。小約里。於昏暗中不辨其所自來。幾疑二人中有一人忽化身爲二。遂成三人。其時已行至曠野。四無居人。有頃。至一處。周圍皆鐵欄。高約七八尺。三人至此。聚語片時。小約里忽見其父緣欄猱升而上。餘二人繼之。互相攀援而過。既至欄內。四體着地。獸行而前。小約里就欄外窺之。見三漁者方撥草四顧。如有所覓。竊訝阿翁垂釣。何能求魚於叢塚之中。正駭異間。見三人已人立。圍聚一新塚之旁。各出所懷之器。奮力發之。須臾。土盡棺露。見其父執器。狀似啓瓶之螺旋。竭力鑽棺之前和。軋軋作響。小約里懼甚。念棺中屍必醜惡萬狀。故不待有所見。即駭極而奔。僻巷之中。似有人隨其後。髮立目張。不敢後顧。雖力竭氣促。亦不稍止。迨至家時。幸門猶大開。立奔入室。疾登榻。以衾蒙首而臥。汗出如瀉。心房跳躍不已。有頃始熟睡。猶夢見前棺人立而舞。駭極而醒。見天尙未大明。其父已在室中。似憤懣已極。方提其妻之髮力。

抵榻上橫木。厲聲曰。吾不會告汝。我無所得者。將力扑汝耶。其妻哀告曰。約里。句約里。爾何不情至此。約里曰。人家婦人。日冀其夫有所獲。爾乃日日呪我。致我及我同業者徒勞而無功。汝尙得爲吾內助耶。其妻泣謂之曰。約里。吾終勉爲汝之良妻。幸息怒。約里曰。天下安有良妻。而處處拂逆其夫者。吾有所圖。爾輒作梗。此合於相夫之道否。其妻曰。汝今日絕無所得。然則昨夜不嘗出營此可怖之業否。約里曰。吾誠信之業。安云可怖。此亦良妻之所忍言耶。爾自命爲敬事上帝之婦人。敬事上帝者此。試示我以不敬上帝之人。爾良心已喪亡殆盡。吾將破爾腹。另以良心納汝胸次。語已。以足力蹴其泥穢之靴。騰擲屋隅而墜。已即仰臥地上。不久鼾聲大作矣。小約里竊聽至此。復又蒙被而臥。是日晨餐時。食無魚。約里餘怒未消。食時。以壺蓋置案側。將乘其妻祈禱時擲之。至九時許。父子二人相率赴銀行。小約里肩負木几。預先疾行數步。卒然問曰。阿翁。復蘇人何意也。英人稱盜棺者曰復蘇人約里聞言忽止步。欲擊以掌。顧其子遙立數武之外。擊之不可。則應之曰。一種業務耳。小約里曰。乘此者所售何物。約里路一思索。即曰。所售者科學中用物耳。小約里曰。吾聞人言業此者。嘗與屍相近。確否。約里曰。亦頗近是。小約里曰。吾願成人以後。亦執復蘇之業。約里聞言。心爲之怡。自言曰。約里。爾業不振。以不得賢內助故。今有此令嗣。汝之箕裘。或不致失墜耳。

德勿拉士酒肆之中。一日忽有多人聚飲。雖爲時方早晨六句鐘。而座客已滿。是日爲禮拜三。實則自禮拜一至於今日。無日不有多人朝飲其中。若預相期會者。股有局外人自窗隙窺伺。則可見諸人並未飲酒。或圍坐博奕。或附耳密談。其中大多數皆屬亦貧之人。雖一錢可以贖命。尙且無力及此。更無餘貲買酒。此時德勿拉士不在肆中。僅馬丹當爐而坐。手治活計。不甚注意座客。而座客亦以不爲忤。日將午。德勿拉士偕一人至。二人衣履之上。積塵甚厚。似從遠道步行來者。方二人入門時。闔巷之人。皆注目視。惟不羣聚酒肆門外。恐爲官吏所疑。即肆中人。亦不離其坐次。蓋此中人部勒至嚴。事事皆遵約法而行也。德勿拉士入門。卽語衆人曰。願諸君早安。衆亦答曰。願君早安。德又曰。天氣殊不佳。言已。頻搖其首。衆人聞言。卽互視其儕輩。旋即俯首視地。默無一語。但有一人離座出門去。德謂其妻曰。馬丹。余於巴黎郊外。偶遇此君於途。此君名約克。似修治道路爲業。蓋新入吾黨者。馬丹當出酒飲之。此時又有一人出門去。馬丹以酒授約克。約克脫其藍色之冠。對衆略一爲禮。卽取酒飲之。且出胸次黑色乾麵包。用以佐酒。須臾。復有一人出門去。德勿拉士亦稍稍飲酒。拂去其衣上塵。立於約克之側。待其食已。此時。衆人中無與德勿拉士言者。卽馬丹亦取活計治之。絕不一視其夫。有頃。德勿拉士語約克曰。君食已耶。約克曰然。敬謝君。德曰。然則從我行。語已卽導約克出門。入一廣院。登一高樓。至最高一層。卽前曼柰所居治履之暗閣也。前在酒肆陸續出門之三人。已在其中。德勿拉士及約克入門後。卽扃其戶。

語三人曰。約克第一。約克第二。約克第三。三君聽之。余約克第四。奉本部命令。往覓此君。今已得之。暗殺一案。彼知之最稔。願謂約克曰。約克第五。汝可以暗殺事詳細言之。約克第五脫去其冠。以手撫其額。若追溯往事者。旋曰。此事應從何處語起。德勿拉士曰。須從頭一一述之。業脩路者曰。吾於一年前。偶見愛佛雷孟德侯爵乘車赴其別業。覺車下雖有巨物。視之入也。彼以兩手力握車下之鐵鍊。足抵車軸。附之邊嶺。將及嶺下小村。即又釋手。防爲人見也。約克第一問曰。此人爲汝所素識否。業脩路者曰否。約克第三曰。既汝不審其人。何以後此猶能辨識之。業脩路者曰。其人長逾恒人。故能識之。當日侯爵尙問余其人作何狀。余應之曰。其人頤長。面色潔白如鬼。約克第二曰。汝不應直言。宜告侯爵。其人爲侏儒也。業脩路者曰。吾彼時安知其即爲刺客。吾又何必爲之曲隱。德勿拉士曰。不知者不罪。爾可更述其餘。其人即曰。明日事發。官中大索刺客。卒不可得。直至九閱月以後。忽曰。是否九閱月耶。容吾憶之。德勿拉士曰。時之修短無傷也。爾但言其被逮後之情形。其人即曰。一日吾工已竣。方收拾什具將歸。忽見有衛兵六人。擁一頤長之人。自下面上。蓋嶺上有監獄一所。將押赴監中。擇日行刑。余即駐足俟之。蓋其時余尙未知囚徒即吾向日所見伏於侯爵車下之人也。須臾行近吾側。吾細視之。似曾相識。彼亦似識我。余不敢久視其人。防爲護兵所疑。但見其手腕被縛甚急。肉色紅紫。足已受傷。步行甚艱。衛兵辱詈之。時時揮以槍柄。驅令速行。囚行顛仆。衛兵扶之起。見其面部流血。雜以泥污。猶

惡如鬼。衛兵輒大笑。其人去已遠。余猶遙立望之。直得其人入監獄之鐵門後。始不可見。次日余早出赴工次。繞道至監獄垣外探視。見高樓鐵柵之中。約略似囚徒在焉。彼兩手仍反接。故不能作勢示余。余亦不敢與之語。但見其面上血污如故。顏色慘白。已不復類生人矣。語至此。稍稍停頓。三約克及德勿拉士各以自相視。兇光灼灼。雖未明言。已知其志切報復矣。德勿拉士曰。請再述之。其人即曰。囚徒處鐵檻中者數日。嶺下村民。日日望見之。每於泉次互談其事。所謂泉者似法國村鎮之中必有公共浣洗之泉故書中屢屢記之有謂其人雖已判決。科以死刑。或能邀寬典。蓋聞有人會以請願書上之法王。謂囚以其子被侯爵車馬輾斃。痛忿至於發狂。雖罪無可道。而情有可原。村人竊竊私語。皆謂確有其事。究竟吾亦不知真偽。約克第一忿然曰。誠有其事。德勿拉士乘法王偕其后出遊時。冒死以請願書上之與前。吾三人皆所目擊。究亦無補於事。約克第三曰。德勿拉士以此故。竟橫遭衛士鞭擊。尤令人忿恨不已。德勿拉士曰。已往事可置勿論。且聽此人所述。業修路者曰。村中亦有人謂囚徒之所以寄此間監獄者。正以官疑其人即爲村中土著。故欲就村中行刑。以警來者。又聞官吏將處以逆倫之罪。蓋侯爵爲囚之地主。地主於佃戶。誼同父子。佃戶刺死主人。律視子弑其父。村中有一年長者。謂行刑之日。必先以火燃囚之右手。又以熱鉛灌入囚之腸中。然後以四馬裂其屍。且引前此謀刺路易十五世之某人爲例。余年少。未知彼言之真偽。君等當能知之。約克第三曰。確也。彼圖刺法王者。名達敏斯。行刑之地。即在巴黎關市。故欲令市人見之。其時旁觀者。大率

皆貴婦人。彼等見犯人哀號就死。未嘗稍動其惻隱之心。自朝至於日夕。其人始絕。方其人僅餘一臂時。猶能呼吸也。此事距今僅二十餘年。何以汝未之見。汝今年幾歲矣。其人曰。余年三十五也。約克第三曰。其時汝已十餘齡矣。德勿拉士曰。勿再言此。請君更述其餘業修路者曰。此後人言殊不一致。余亦不甚置信。直至上禮拜日之夜中。村中人於睡夢中。聞街上兵士譁笑。及鎗擊之聲。次日晨起。見有木架高數丈。建於泉池之旁。是日村人相率不敢出治所業。咸立門首瞻望。日將午。忽見衛兵擁囚至。余初視之。似囚方作癡笑。細察之。始知囚之口中。實以木綿。故頭突而吻張。如狂笑狀。實則今王不喜殘刻。僅處囚以尋常勒斃之刑。惟懸屍不去。且又偏近泉之所在。村人無敢汲水者。余於次日。即昨日。仍出作工。途遇德勿拉士君。遂與之俱至是間。吾言亦已於此矣。四人聞言。不語者有頃。移時。約克第一言曰。汝述此事殊詳盡。吾等甚感。今請汝暫於門外相候。吾輩尙有密商之事也。於是送之出門。令其坐於梯頂。餘人仍入暗閣之中。約克第一言曰。諸弟兄以爲此舉應如何處置者。者意似應先爲登記。德勿拉士曰然。應登記入死刑籍中。約克第二曰。處死刑宜也。約克第一曰。候爵一家。是否不論族之遠近。盡皆誅滅。德勿拉士曰。然。宜滅其族。約克第三復鼓掌稱善。約克第二曰。以馬丹之精細。司登記之職。原無泄漏之虞。且彼所刺之文。除吾輩個中人能辨晰外。他人得之。但爲尋常編織之物。絕無字跡可尋。吾所慮者。刺文簡而登記繁。將來不可分別耳。德勿拉士曰。吾妻既任此事。決無貽誤。彼針針皆有暗

記。一字不能脫漏。君可勿慮。餘人皆點首。似極以馬丹爲可恃者。約克第三曰。門外村漢。將何以處之。若遽令入吾黨。不慮其敗吾事耶。德勿拉士曰。此人愚而直。尙可利用。吾敢保其無他。容吾徐徐教練之。使就吾黨範圍。彼欲我導之往觀法王威嚴。吾已允於禮拜日同往王宮左近觀王出遊也。約克第三駭然曰。此人心羨王家威儀。恐終非吾黨中人。德勿拉士曰。不然。凡調獵犬者。必先使知狐兔之嗅味。然後奔逐圍場之上。尋跡追縱。始能百不失一。吾於是人亦同此用意耳。四人議畢。出視業修路者。已垂首胸次。鼾聲作矣。德勿拉士拽之入暗閣。納之敝榻之上。令其休息。自是業修路者。日居暗閣之中。飯食皆德勿拉士所給。彼殊畏馬丹。謂其目其洞人肺腑。馬丹偶然回顧。彼輒逃目旁視。疾搖具足。若被電擊。禮拜之日。德勿拉士夫婦以肆中事委之傭保。挈修路者乘公車赴菲爾塞野王宮。馬丹於途次手活計不輟。忽有立於其旁者一人問之曰。馬丹何治活計之勤也。馬丹曰此物所需甚廣。吾故治之。藉博微資。其人曰。業此何用。馬丹曰大都爲殮屍時所用之巨被耳。其人聞言。疾避去數武。即修路者。亦似防爲屍氣所中。即脫其冠。極力擲之。須臾廣額之王。白晢之后。並乘金車出宮門。隨行貴族極夥。男女雜沓。服飾眩異。笑聲格格。在遠可聽。業修路者見之。不禁大呼王后萬歲。貴人萬歲。德勿拉士拍其肩曰。孺子可教也。即又低聲謂之曰。恣爾呼萬歲可也。彼瞶瞶者。方以爲富貴榮華。可長保有。使彼毫不爲備。吾儕正可乘間行事。孺子可教也。

十六 暗探

德勿拉士夫婦既遣修路者歸其村居。乃乘公車返聖安多亞尼村。車至城關，邏卒循例檢視。中有爲德勿拉士之舊相識兩人。握手談數語。車即忽忽行。至村口。二人下車步行。馬丹謂其夫曰。適聞卒何所語。德勿拉士曰。彼告我自暗殺案索得主名後。官中人疑吾村人與加司巴刺客名有涉。故派暗探來吾村。密察動靜。中有一人。爲彼所稔。馬丹曰。甚善。吾當登記之。其人何名。德勿拉士曰。其人爲英產。名巴爾沙。或稱約翰巴沙。馬丹再三誌其名曰。約約巴爾沙。又曰。其人何狀。有特別表識否。德勿拉士曰。吾友告我。其人年約四十。鬚髮皆黑。面削頰陷。深目隆準。鼻端稍稍偏左。馬丹笑曰。君言曰。吾似已見其人。明日將登記之。言次。已及門首。入門後。馬丹即就向所坐處。檢視一日售酒幾何。得資若干。即遣僮傭歸寢。然後徐徐數所得錢。以巾裹之置木櫃中。德勿拉士但口啣菸斗。木立旁視而已。須臾視菸斗已空。馬丹事尙未已。乃微作太息聲。若不勝憊者。馬丹回首視之曰。汝倦耶。德曰。然。馬丹曰。爾輩男子殊不耐勞。任事亦不如吾輩堅忍心。吾輩謀伸民權誅貴族。十餘年如一日。乃謀之既久。而王室貴族之專橫如故。小民之疾苦如故。能勿令人灰心。馬丹曰。爲一國復仇。何可限以時日。成大事者。皆徐徐圖之。未有草率能成者也。德勿拉士曰。雷擊人死。地震城陷。餓殍聞事耳。我輩所圖事。乃久不得要領。所以不能耐耳。馬丹曰。君見人死城陷易耳。不知電在天空轟擊。久始成雷。火伏地中鬱積。終乃陷城。吾輩謀傾王室

。從前種種。皆爲預備期內應歷之事。蓄久不發。爲力斯猛。君亦可以慰矣。言次。力束其裹錢之巾。如已獲得仇人。力扼其喉者。然德勿拉士似仍不懌。馬丹又曰。吾事雖不猛進。然亦不中止。試觀吾國民窮財盡。上驕下怨。現狀如此。而能長太平否。爾男子立志如此不墜。誠不如我婦人矣。德勿拉士曰。吾妻所言良有至理。特吾輩心瘁力疲。以期達我目的。乃十餘年來。杳無消息。卽王室貴族終久必傾。吾輩倡義之人。恐終不獲見其終局耳。馬丹曰。此亦足以灰君志氣乎。德勿拉士色似慚慙。卽曰。得令吾輩目擊功成。不更愈耶。馬丹曰。建大業者。須忘我相。但能盡力一分。久後必收效果。吾嘗默察現象。知吾輩及身。猶得見民權大張。王權掃地。靜以待之。毋躁急也。德勿拉士曰。諾。我輩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矣。明日午後。馬丹坐肆中。手治活計。迅捷無倫。案頭置玫瑰一朵。時時以目注之。肆中飲客無多。暑熱正盛。蠅集酒杯之上。吸其餘瀝。有醉死者。墜杯中。餘蠅似罔知所警。攢吸如故。馬丹俯治所業。絕不仰視。忽覺有人影入門。馬丹急釋所業。取案上玫瑰花。簪之髮際。然後舉目視來者爲何如人。肆中人見馬丹簪花。卽先後出門逕去。無一留者。客謂馬丹曰。願馬丹安。馬丹還禮已。目注其人久之。知卽爲其昨夜所言之偵探。因留意觀其行動。其人曰。請馬丹售我白蘭地一小杯。馬丹承應極恭。置酒櫃上。其人略一飲。卽曰。酒旨甚。馬丹知酒甚劣。不足稱道。已知客因會猝相逢。不便交談。因借讀酒以先容耳。隨又取活計治之。客四顧良久。乃曰。馬丹治業。技乃大精。馬丹曰。日日爲之。故不難耳。

。客曰。馬丹所織者。花樣亦殊斯異。馬丹微笑曰。未必即然。君過譽耳。客曰。吾非裝飾。事實不可掩也。君業此何爲。馬丹曰。藉此消遣耳。客曰。不用爲飾事耶。馬丹曰。今日尙無需之。留待異日取用耳。二人語時。門外頗有大來窺伺。惟一見馬丹髮上簪花。卽不復入。卽已入者。亦略一瞻顧。僞爲覓友不獲。立即引去。客亦似頗異之。特不見有何跡兆。卽亦置之。馬丹此時。已將約翰二字刺入所治業中。自思果客久延不即行者。猶及刺巴爾沙三字也。少時。客又問曰。馬丹有夫耶。曰。然。有子女乎。曰。無之。曰。馬丹業賣酒。似不甚獲利。馬丹曰。誠然。此間人甚窮也。客曰。此間人殊不幸。誠如馬丹言。官中人甚虐待小民。馬丹曰。君自言之。吾未嘗言官虐民也。客曰。馬丹難未言。吾固知馬丹與我同心也。馬丹曰。吾夫婦二人。朝夕謀溫飽尙不暇。安有餘時計及他事。客久立無所探獲。亦絕不言去。惟徐徐啜酒。冀少緩或有所得。須臾客曰。加斯巴已慘斃矣。似此義士。橫遭勒斃。殊可惜也。言次頗爲太息。馬丹曰。殺人者罪擬抵。咎由自取。有何可悲。客曰。雖然。吾如村間人殊有爲加司巴抱屈者。其實我亦民黨中人。直言何害。馬丹曰。吾乃不知村中人有惜加司巴之死者。其事確耶。客曰。其事不確耶。馬丹曰。吾夫歸矣。客回首見德勿拉士入。卽脫帽與之爲禮。謂之曰。約克君無恙耶。德勿拉士聞呼已爲約克。卽曰。君誤矣。吾不名約克。吾名德勿拉士。客似慙怩。卽曰。誤稱亦無傷。君佳耶。德曰。佳敬謝君。客曰。吾方與馬丹言。此間村人。殊以加司巴之死爲冤。吾以爲村人冤之是也。德曰。吾乃不

之聞語已。轉入櫃臺之後。立於馬丹之後。出菸斗燃菸吸之。客似毫不介意。杯中酒盡。即命更斟。馬丹爲注酒已。復治其業。翁唇作調。德勿拉士語客曰。君知吾村中事甚稔。吾爲村中土著。見聞反不若君之廣。客曰。吾亦新客是聞者。特吾知村中人疾苦。頗與之表同情耳。德漫應曰然耶。客曰。君名德勿拉士。吾似曾仰君名。昔曼諾醫士出獄後。以君爲醫士舊僕。故即主君家。此事已歷年所。吾尙憶之。吾腦力頗不弱否。馬丹聞言。急以肘默觸其夫。似屬其直言無隱者。德勿拉士即曰。誠然。客曰。後此醫士之女來此迎其父。奉養於英倫。尙有泰爾森銀行之老執事名洛里者。與之偕來。然耶。德曰。然。客曰。吾滋樂道往事。吾在英時。亦嘗與曼柰父子往還也。德曰。然耶。客曰。曼柰先生近常與君通信否。德曰。久不通問訊矣。馬丹曰。彼父子至英倫後。曾與吾家通函一二次。此後各事者事。吾問遂隔。客曰。醫士之女。行將有夫矣。馬丹曰。以女公子慧美。宜早有求婚者。爾英人性情冷寞。致令如此美人。青春虛度。殊可惜也。客曰。馬丹知我爲英人乎。馬丹曰。聆君言調。似是英人。故知之。客似不悅。不語者移時。有頃。始曰。女公子將嫁矣。新郎亦爲法產。忽曰。吾適不言加司巴耶。加司巴以刺侯爵而見殺。新郎即侯爵之猶子。侯爵死。彼即襲其爵。特新郎在英。易姓爲達爾尼。以其母氏姓度爾乃。達爾尼即其一音之轉耳。馬丹聞言大驚。又恐爲客所覺。疾緘手中業。藉以掩飾。惟德勿拉士雖竭力鎮攝。面色終不免有異。客已覺之。自念今日尙不虛此一行。終爲我探得隱情一二。於是出賃價所飲酒。徜徉出門而去。

。德勿拉士夫婦慮其復至。不敢驟語心事。至一刻鐘。見客不返。始各釋然。德謂其妻曰。適此人言女公子將嫁吾仇家。不知可信否。馬丹曰。語出此人之口。未必可信。雖然。天下事未可逆料。容或實有其事。德曰。果其事實者。吾爲愛女公子故。甚願其夫不來法國也。馬丹曰。吾何爲寬縱其人。彼罪者應得。不能以者爲女公子夫而赦之也。德勿拉士似尙欲爲之緩頰。即笑謂馬丹曰。吾等正悲主人之遇。而者女之婿。又適爲吾輩宣告死刑登記於滅族籍內之人。天下事之湊合。甯有過此者乎。馬丹曰。此甯足異。曼奈及達爾尼兩姓。吾已登記於此矣。吾輩得志後。一則當受崇報。一則當受死刑。吾黨立法至嚴。雖有愛之者。亦莫能相救。語已。置其活計。拔去頭上花。飲者又紛紛至矣。是時天氣酷熱。村人每至夕陽將下之時。輒坐門外納涼。婦人咸手治活計。馬丹每晚。必就衆婦人示以已所刺花樣。令諸婦人倣而刺之。嗟夫。凡此所刺之。均日斷頭人之姓名耳。一村婦人。日日登記仇家姓名。無怪法國革命時殺人如草也。

十七 溯舊

卡而司達爾尼與露西曼奈已訂婚矣。合卺之前一夕。露西恐其父悲梗。預屬闈者謝客。待其父坐後院楓樹下。瑣瑣話心曲。曰。兒明日嫁夫。阿翁喜耶。曼奈曰。露西。吾心滋樂。露西曰。兒今日心中愉快。不可以狀。吾二人愛情美滿。實天爲作合。且成禮以後。卡兒司與吾家合居。兒仍得於晨昏護視阿翁。苟不如是者。覺美中尙有不足也。然阿翁得毋以我。句

語至此。聲顫不止。遽起抱其父之項。謂之曰。吾至親愛之父親。試誠告我。父究能信我不以愛卡而司之故。致我父子之間。稍有隔閡否。兒自信此心。當永永不變。所慮者。阿翁不能無介介耳。曼柰親其女之頰。語之曰。露西。吾何能疑汝。我以為自後吾當更慰。兒可勿慮。露西曰。果能如是。兒心安矣。曼柰曰。吾烏得不慰。汝深於情。亦且年少。吾嘗慮汝終日伴吾老朽。致愆爾於歸之期。露西急以手捫老人之口。不令再言。老人捉其手。堅握不釋。仍續其未竟之言曰。女大當嫁。於理爲順。兒孝思純摯。或竟因我。致不遑計及一已終生大事。願我心何能安。試思吾日今日依汝爲命。汝之幸福。尙且不能圓滿。吾之幸福。詎能無缺。露西曰。苟兒此生。未嘗與卡而司遇者。雖依父以終生。亦所甚願。露西此言。原欲自明心跡。特細玩語意。實含有不遇卡而司。樂終未臻極點之義。曼柰微笑曰。知好色則慕少艾。兒今所慕者爲卡而司。若世無卡而司其人者。亦必有他人爲兒所慕。倘竟不得所慕之人。必爲我老朽誤汝。然則我真爲禍水。已身遭其荼毒不已。餘毒猶須延及後嗣。吾負汝不愈深耶。曼柰自至英倫以來。除卡而司對簿時。言及往日被囚事外。此爲第二次。露西恐其觸發舊疾。頗以爲慮。是夜月色皎潔。曼柰以手指月謂其女曰。吾在獄中。時於鐵柵隙處望見明月。念此身將墮斃獄中。而明月猶朗照我家。幾於憤不欲生。以頭擊壁。有時月疑想。心神不知飛越何處。目中不見有月。但有鐵柵條條映於眼簾而已。此時露西欲止之。特老人容尙鎮攝。即亦聽之。曼柰又曰。吾對月。輒念及汝母腹中尙有遺雛。不知今尙生否。又念所生者。

不知是男是女。果爲男也。倘知我爲仇家所陷。或能爲我昭雪。如爲女也。又默祝其長成爲好女子。露西此時。急起與之接吻。並親其手。曼奈又曰。吾在獄中。嘗假定所生者爲女。年復一年。爲之算計歲序。念更若干年者。當可嫁夫矣。但不知吾女新婚燕爾之時。亦知其父尙在獄中否耳。若其母未嘗以吾事相告者。吾女雖至抱兒之日。尙不知其父猶縲縶獄中也。露西曰。雖吾父所言者爲假定之女。特自兒聞之。覺語語刺兒心坎。似兒卽是女。兒前此固不知有父尙存也。曼奈曰。露西忽自悉。余今日追溯往事。正以有兒在側。言此愈增我心中愉快。吾尙欲有言。爲兒所斷。適何言也。露西曰。父適言假定所生爲女。終生不知父罹大禍。曼奈曰。然吾憶之矣。有時吾心稍安適。彷彿見吾女孌孌自月光中來就余。欲引余出獄。似爲鐵柵所隔。余明知爲幻象。特沉獄中有此幻象。亦佳事。余故故不凝聚其神。致此幻象倏忽泯滅。露西。吾語殊徇恍迷離。汝或不易領悟。其實居獄中久者。或能體會吾意。汝生平未履獄中。應不能解。露西聞其父所言。毛髮爲豎。觀老人猶娓娓樂談。故仍傾耳以聽。曼奈又曰。吾意想中。似吾女引吾至其婿家。見室中懸余繪像。日日爲我所禱。視我早日出獄。露西曰。兒雖不及此女。竊欲比擬其爲人。曼奈曰。吾女出其子女。羅臨余前。彼小兒女。似皆習聞其母道余故事者。故呀嚶向余作慰語。願吾女雖能時時引余出獄。示余以家中情狀。終不能脫余於獄。轉瞬覺此身仍在獄中石榻之上。追思適所見事。恍如夢中所遇。不覺悲感交集。卽就石榻之上。祈禱上蒼。爲吾女視福。露西曰。兒竊欲妄比是女。阿翁明日亦願爲兒

祝福否。曼柰曰。吾愛汝已極。語言之力。不足表我感謝上蒼之意。故藉述昔日之悲思。以形今日之歡慰。語已。即緊抱其女。目注月華。懇切爲女禱福。須臾晚膳已具。兩人携手入室。曼柰飯時。神似極怡。薄責露西。不應今夕不令卡而司同飯。屢屢斟酒邀空。爲卡而司壽。飯後。父子猶傾談良久。始歸寢。露西慮其父感懷舊事。悵觸神經夜中數起視之。見曼柰安睡。始敢就枕。

十八 疾發

明目天朗氣清。曼柰方與卡而司密談於寢室。洛里柏洛司及露西咸候於門外。柏洛司此時已將露西嫁婿之事。往復推論。知爲人生大義。不容固執私見。因亦勉允割愛。特終以露西不得嫁其弟蘇洛門爲恨。洛里見露西着新人之服。嘖嘖贊美。且曰。露西。吾甚日抱汝渡海至英倫。安知即有今日。不意我受苦辛。而達爾尼乃坐享玉人。吾於達爾尼。可謂報之厚矣。柏洛司曰。君當日未嘗知女公子必偶達爾尼。何得自伐其功。洛里曰。誠然。然汝亦不須哭。柏洛司曰。我未嘗哭。君則哭耳。洛里曰。吾何嘗哭。柏洛司曰。君何必諱言。適見君暗中落淚。今雖強笑。淚痕尙在也。洛里曰。今且勿言此。彼翁婿行且偕出。吾尙有數語告露西。即曰。露西。汝夫婦於禮終以後。即須作新婚旅行。可勿慮老父孤寂。吾當時來作伴。餘時有柏洛司在側。君父亦可無苦。半月以後。君父即須就君夫婦於威而司。吾敢力保屆時君父精神。必可嬰鑠如故。今容我與汝接吻。自茲以後。君已屬之他人。即我老友。亦當退

避三舍矣。語時。門忽啓。曼奈及達爾尼同出。曼奈面色潔白。惟神尚鎮定。露西不敢驟問所以然之故。惟洛里從旁覺曼奈時時斜視達爾尼。似有懼色。曼奈即携女之手登車。餘人共乘一車。齊赴禮拜堂。是日行禮時。除新夫婦外。僅有曼奈洛里及柏洛司三人。蓋兩家皆預約事事從簡。故未另邀他客。行禮時。各人皆有所感。時時以巾拭淚。禮成。仍歸就餐。相對殊無多語。飯已。新夫妻即須就道。曼奈送其女登車。露西不忍言別。曼奈力勸其止。遂以好語慰之。繼謂達爾尼曰。卡而司。汝引之去。彼今屬汝也。車既行。露西猶自車窗中揚臂示其父。直至不見而止。曼奈洛里及柏洛司三人入門。覺室中寂寞萬狀。洛里見曼奈神色忽大變。彼初以露西新婚。猶力自支持。今露西已行。舊疾乃大發。以兩手扶其額。不顧餘人。竟獨向臥室而去。洛里私語柏洛司曰。今暫聽之。此時即欲慰勸。必歸無効。吾須乘隙赴銀行。若行中無要事。吾將復至。邀老人同步郊外。即在途中午膳至晚始歸。或不至無可挽回也。語已。即趨至銀行。約留二小時許。草草了結各務。即又疾赴曼奈家。逕登梯赴曼奈臥室探視。忽聞房中有椎擊之聲。大駭。失聲曰。此何故也。柏洛司聞聲奔至。見洛里。即曰。嗟夫。吾何以對女公子。彼已不能識我。見在臥室中製履矣。洛里略慰敵語。即趨入曼奈臥室。見老人坐小几上。就窗下製履。似甚急迫。情形一如當日酒肆暗閣之中。即呼曰。曼奈醫士。吾至友曼奈。君何爲如此。曼奈聞聲。稍稍仰視。似怒有人阻己治業。即又不顧。俯而製履如故。此時老人高捲雙袖。袒其胸次趨治其履。若時期已迫。不可復延者。洛里

觀所治履。式樣大小。與前所製者無異。旁置成履一雙。卽取問老人曰。此何物者。老人曰。此少婦所着履也。吾已悞期。宜速成之。請勿預吾事。洛里曰。君姑視我。老人略一視之。手仍不輟所業。洛里曰。此非君本業。君盍思之。君尙憶我否。老人不答。雖有時從洛里之請。舉首仰視。然與之語。終不置答。惟有時輟業凝思。若有所疑而未解者。洛里見此現狀。知老人思力未散。猶可挽救。念有兩事不可稍緩。一則不宜以此消息令露西知之。一則宜杜絕見訪之人。以免風聲洩露於外。旋與柏洛司密商。凡有來訪曼柰之客。但言有疾。悉勿令見。又由柏洛司做老人筆跡。草草作數行。郵寄露西。告以老父無恙。己又向行中乞假。長日坐老人臥室之中。時時與老人談心。老人毫不爲動。因思與語無益。則就窗口吟誦詩詞。或手作書翰。故使老人知此不爲獄中。而老人猶不理如故。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凍餒皆不自知。至天黑不辨物。始輟工危坐。洛里此時。始語之曰。君欲出行乎。老人左右顧視。繼乃仰首熟視。良久曰。出行耶。洛里曰。然。何爲長日居此。老人不語。似亦在凝思所以然之故。洛里知其可動。遂挽其手與之徐步後院中。至夜。洛里與柏洛司兩人輪流守之。老人初則獨步室中。久之始就寢。但既寢之後。眠亦安穩。次日清晨即起。趨就窗口製履。洛里入其室。佯若不知其有病者。與之語平日所常道之事。老人雖不即答。然尙側耳以聽。似有會於心者。洛里大慰。卽呼柏洛司携其活計入室。二人共話。時時談及露西及其父往事。故使老人聞之。老人雖不語。而頻頻輟業仰視。是晚。洛里仍扶老人至後院散步。旋即

歸寢。情狀一如昨日。至第三日。老人治履如故。洛里已自不安。及又隔數日。病仍未痊。洛里憂甚。不知所措。但見每隔一日。老人製履之技亦日進。至於第九日。則手腕敏捷。一若自幼即習爲此者。洛里之心乃如死灰矣。

十九 巧探

是晚洛里倦極。坐而假寐。及醒陰光已徧照室中。駭然曰。吾詎睡至一夜之久耶。急赴曼奈臥室視之。見老人方就窗下讀書。製履之具。悉已收置屋隅。洛里搓其眼。以爲尙在夢中。自念果今日所見者爲事實。則前九日所歷者必爲夢境。然前九日事果爲夢耶。則已又何以不赴銀行。日日在此伴其老友。正懷疑間。柏洛司亦至。與洛里耳語。洛里曰。今日聽之讀書。至早餐時。吾當相機叩以日來製履之故。柏洛司以爲然。即下樓治餐設具。三人共飯時。洛里與柏洛司談及露西婚事。故意謾言成禮日期。以測老人記憶之力。是否健全。能否糾正其謬。曼奈雖不憶病中情事。而一聞洛里語。即立言其非是。洛里以是知老人心神確已復原矣。飯罷。柏洛司撤席赴樓下。洛里即語曼奈曰。曼奈先生。君爲醫士。吾有一大惑不解之事。願就實於君。吾有至友某。姑隱其名。時時患奇疾。彼有愛女。願以爲慮。即吾亦殊爲吾友憂。吾且以病狀見告。幸君詔以當用何術治之。曼奈似知洛里所指者即屬己事。頗瑟縮不安。即亦伴爲不知者曰。君友所患者神經疾耶。洛里曰然。曼奈曰。然則以病狀告我。幸勿稍隱。洛里曰吾友宿有神經之疾。其患起於何時。吾友亦不自知。數年前。病忽大痊。飲

食動作。一如常人。近又不知何故。舊疾忽發。曼奈曰。病共幾日。洛里曰。九日九夜。曼奈曰。病初發時。見狀若何。彼從前病中所習爲之事。此次復發時。亦曾爲之否。洛里曰。然。曼奈曰。前此病中作何現狀。君曾見之否。洛里曰。見之。然僅得一次。曼奈曰。此次復發時。情狀與前無少異否。洛里曰。似與前此相同。曼奈曰。君言彼有一女。此次病發。其女知之否。洛里曰。其女適他出。吾不令告之。知其事者僅余及另一極可恃之人耳。曼奈忽執洛里之手曰。君可謂善於體貼人意。君誠仁者。吾甚敬佩。語已。默坐移時。洛里又曰。曼奈先生。吾乃一業務中人。於醫學全然不解。君能告我以吾友此次發病之原委否。此次雖已倖愈。尙須慮及再發否。如須再發。有預防之術及療治之法否。吾與此友交誼至深。願愛之莫能爲助。君何以教我。曼奈尋思良久。言曰舊疾陡發。君友未必不先自知之。洛里曰。君逆料吾友頗患苦之否。曼奈曰。安得不患。君友必有難與人言之隱。鬱久始發爲病。君局外人。必不能知其苦衷也。言時。頗自震悚。洛里曰。彼既有隱情。何以不肯告人。吾以爲他人或不可寄以心腹。獨不能對其所愛之女言之耶。曼奈曰。天下事。往往有雖子女亦不可明言者。君幸勿以君友爲乖僻性成也。洛里曰。彼病愈後。尙能憶及病中情形否。曼奈搖首微聲曰。不能憶也。洛里曰。此後當慮其再發否。曼奈曰。吾以爲此後當不致再發。此次不假外力。其疾竟能自瘳。足見其神經已極健全。此次必爲最後之危候。過此可毋慮矣。洛里曰。果爾。吾心甚慰。曼奈曰。吾亦云然。洛里曰。吾尙有可慮者兩事。求君解我之惑。曼

柰曰。其人得友如君。可謂有幸。君且告我以所惑。洛里曰。吾友平時好讀書。精研科學。吾殊以其用心過度爲慮。君以爲此事於其病體有防否。曼柰曰。不妨也。彼好讀書習科學。或生性使然。否則飲痛極深。故必勞其心神。使不暇觸發舊感。吾以爲君友亦自知此爲祛病之妙術也。洛里曰。此次復發。君以爲必非由於操勞過度耶。曼柰曰。決非也。洛里曰。此事敬聞命矣。尙有一節。吾友前此病中曾習一種手藝。後此病已。彼不忍棄其治業之具。此次復發時。被又操其前業。吾以爲宜盡燬此什具。使無從觸發舊感。君以吾策爲可行否。曼柰聞言。以目視地。足擊地板。久久不能作答。洛里追之曰。君意以爲毀之抑留之耶。曼柰曰。君意良是。特吾以爲。句語至此。即又不言。洛里曰。君對於此事何其審慎猶豫不能答我。曼柰蹙額言曰。君友留此什具。必有所謂。他人恐未能領其旨趣。昔彼病時。須嘗藉此爲排除鬱悶。後雖病愈。見之如對故人。不忍捨去。至病發時。心中悲苦萬狀。故必復理故業。稍藉肢體之勞。以紓心胸之苦。即彼病愈之時。若知什具爲人所毀。吾慮其必驚駭失次。如孤客之失其伴侶也。洛里曰。吾所慮者。見物傷懷耳。使毀其什具。則目不觸物。心即無怖。不更愈耶。曼柰顛聲言曰。舊侶一時實難忍置耳。洛里曰。吾終不以留物爲然。吾久欲毀之。特不得老於醫學之人許可。稍覺冒昧。果君以爲毀之無甚害者。吾即日即須行吾所志。君亦應念其女之孤苦無依。速設法爲其父已其宿疾。曼柰曰。旣如此。亦祇有毀之。特君宜擇其父出門時。潛毀其具。否則必大傷其心。恐舊疾因而再發也。洛里曰。諾。自後即

不談此事。午後洛里偕之同遊郊外。後此三日中。洛里仍時刻不離其左右。而曼奈竟絲毫無恙。至第四日。曼奈踐耳前約。啓程赴威而司。就其女所。是夕洛里預備斧鋸之屬。命柏洛司執炬照之。盡毀製履之具。瘞之後院楓樹之下。

二十 閨勸

露西夫婦度蜜月歸。首先來賀者。爲卡登。其人仍傲兀如故。乘間執達爾尼之手。引赴窗次。語之曰。達爾尼先生。吾願與君諦交爲朋友也。達爾尼曰。吾二人不已爲朋友耶。卡登曰。君所謂己爲朋友者。交際上酬應語耳。吾所謂者殊不在此。達爾尼含笑問之曰。然則君意何在。卡登亦覺失笑。即曰。此事易解於心。而難達於言。君亦憶吾嘗大醉。與君會於酒樓之中乎。達爾尼曰。憶之。卡登曰。吾甚悔當日孟浪。後欲更易前言。久不獲其時機。吾甚願有生之前有以報君也。達爾尼曰。君厚意良可感。卡登曰。君又作酬應語矣。吾願君忘我昔日酒樓中語。達爾尼曰。吾久已忘之矣。卡登曰。此亦酬應語。雖然。君以爲己往事易忘。而我則不能。總之在我無論恩怨。決非空言所能銷除。達爾尼曰。君似又怪我對君作空言矣。其實我素來於微憾不甚介意。且深以君不忘前嫌爲可怪。君如不信。吾可矢之。况君於我有大恩。縱薄有不釋於君。何能以小怨忘君大惠。卡登曰。大惠安在。吾業律師。爲人辯護。亦分內事。不得謂之有恩於君。達爾尼曰。君於有惠於人處。則自作謙辭。我適所言。又斥爲酬應語。然我不敢謂君言不由中也。卡登曰。吾生平不喜作僞語。然吾今日飲語君者

。非爲自明心跡。乃爲永久締交。然吾不爲益友。吾殊無上進之志。君如不信。可問之司帝佛爾。達爾尼曰。君究爲何如人。我心中自有定評。何必質之他人。卡登曰。然則君必深知我爲蕩節逸閑之人。從前未嘗立品。此後亦不能勉爲善人也。達爾尼曰。後此事吾何能遽知。卡登曰。君雖未知。然吾殊有自知之明。我之所以爲此言者。正不欲欺君。以我真相盡露於君。欲君知得我爲友。不能期以效學相長。但許我於一年中來君家數次。賢夫婦亦勿以我爲客。但視我舊相識中不甚愛惜之人。容我枯坐屋隅。觀君家人談笑。我亦無他求矣。達爾尼曰。吾欲掬誠相告。君將又以我爲作酬應語。總之。君但行其所適。觀我於後可耳。卡登曰。然則君許我矣。吾心甚感。且君許我嗣後稱君之名否。西人除家屬外惟極契之友可以互稱其名達爾尼曰。可。自今爲始。吾二人皆彼此稱名可也。於是互相執手。自後。卡登即獨坐屋隅。直至作別歸寓時。亦未與人言論。是晚共餐者爲五人。露西夫婦。曼奈洛里及柏洛司。達爾尼於飯時。述卡登之言以爲笑樂。而露西之意。殊不謂然。飯罷。即歸寢室。須臾達爾尼亦趨就之。見露西似有不豫之色。即挽其項曰。汝今日似怏怏何也。女以手按達爾尼胸次。言曰。吾意殊不適。達爾尼曰。何也。女曰。吾有隱衷。雖夫妻之間。亦不能洩。君能不強我以傾吐否。達爾尼曰。汝有所請。吾能拒耶。女曰。君飯時言及卡登先生。語涉輕薄。吾以爲非所宜也。達爾尼曰。吾殊不自覺其過失。其人究何所長。致爲汝器重若此。女曰。適吾要君不強我以傾吐者即指此耳。其人人品。我所深悉。達爾尼曰。既汝知之。我即可不問。汝究欲我

以何處卡登。女曰。吾請君嗣後當曲諒其所爲。彼外似放蕩。而內實君子。且懷才不遇。因借酒以澆愁。蓄愛難償。故佯狂而厭世。彼之心曲。嘗爲我言之。吾甚悲其遇也。達爾尼大驚曰。有是乎。吾殊曠曠。女曰。吾適所言。皆非僞語。今其人已不可挽救。且從此鬱伊以死。特吾深信其人。果假以機緣者。必能力爲善人。且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彼對於泛泛者。從不肯者以肺腑相告。故對人恒不多語。嗟夫。卡而司。吾二人今日各遂所願。樂至酣暢。其有失意傷心如卡登先生者。正應曲示矜憐。以不忘天之厚我。達爾尼大爲感動。即曰。此言當永遠銘之五中。遂俯而親其吻。異史氏曰。果卡登此時於酒樓痛飲時。得聞露西之言者。吾知其必感激涕零曰。露西露西。不圖天涯之上。尙有美人吾知己。得君一言見重。吾死且不朽矣。

二十一 驚兆

露西自歸達爾尼後。事父相夫。極盡孝女賢妻之道。又綜理家政。一門上下。翕然無閒。即柏洛司亦不如前之執拗矣。未幾身已有妊。心中憂喜參半。喜者喜將作阿母。愛河中又增幾許熱潮。悲者。悲一旦免身。生死未卜。若竟因此而死。郎既不捨分離。呱呱者又無人爲之護惜。言念及此。不禁停針墜淚。迨後生一女。亦名露西。繼又生一男。從此啼聲啾嘈。細語呀呀。春氣滿室。露西此時。亦心滿意遂矣。然人事無常。好花不永。男生兩歲。得疾夭殂。即掩於屋後園中。露西盈盈悲淚。於無人處時向墳前洒之。其時頻頻過從其家者。除洛

里外。卡登每歲必來數次。方其至時。小露西及孀兒必喜就之。孀兒臨死。猶微呼卡登之名。此蓋其母時時訓迪之功也。司帝佛爾自見拒於露西。已娶得某孀。藉慰寂寥。然携其與前夫所生三子俱來。司帝佛爾欲以三子從達爾尼學。其意蓋憫露西嫁得措大。藉三子束修所入。正可聊助薪水。不圖達爾尼婉言謝却。此節又爲司帝佛爾未嘗逆料。益令其對於人類心理。無從捉摸矣。彼又不忘昔日拒婚之恨。時時對其妻道及往事。謂露西嘗忘思爲彼婦。然彼以盛名之辯護士。安能偶一貧女。消息傳至露西。露西但一笑置之。此後歲月悠悠而逝。小露西忽忽已六歲矣。一日爲七月中旬。天氣酷熱。洛里於黃昏時來存曼奈。適曼奈外出。即與露西夫婦就窗口聚談。言次。洛里忽曰。吾今日恐須值宿於銀行。日來巴黎富室競以資產託吾行保存。惟恐投資之不先者。行中執事。幾於日不暇給。吾殊患之。達爾尼曰。似此甚非佳兆。洛里誤會其意。以爲此事於銀行將有所不利者。即曰。誠然。巴黎人殊別有見解。法國大銀行甚多。何以資財必存吾行。且吾行中執事。皆已老朽。陡然增其事務。實所不堪。達爾尼曰。君言固然。特法人欲以資財託外國銀行爲之保存。必慮國中將有大亂。非重外輕內之意。洛里曰。不論其有何用意。然我爲行中執事計。殊不欲有此異常信任也。今曼奈何在。是時。曼奈適自外入。即曰。吾在此。洛里曰。君歸甚佳。吾終日爲業務糾纏。以致神經恍惚。君出門未歸。即慮有禍水及君。君今日無事耶。曼奈曰。吾無事。擬與君鬪葉子戲。君樂此否。洛里曰。今日心緒不甯。雅不欲爲此。旋顧謂露西曰。露西已爲我湊得清茶

否。露西曰。安得不爲君備。洛里曰。小安琪兒指小露西已穩睡否。露西曰然。洛里曰。如此吾心滋慰。其實此間至安貼。絕無可慮之處。特吾今日不知何以時作怔忡。似刻刻防吾心中所愛之人。處於危地者。此時露西已爲取得茶具至。洛里曰。此爲我而設耶。敬謝汝。汝今日坐。爲我述爾往日獨居時心中所思念之事。露西曰。所想多屬幻景。殊不足爲長者道也。洛里曰。不然。吾樂聞之。汝姑告我。

當是柰家父子夫婦朋友聚談之時。何其靜穆可喜。而同時試一顧巴黎聖安多亞尼村中。則景象乃大不同。村中是日清早。已聚集窮民數千。聲如巨浪。有持械者。有僅掉其骨瘦如柴之長臂。舞弄於空際者。衆人咸集德勿拉士酒肆門首。德勿拉士方對衆宣言。又以兵器俵散諸人。部署略畢。卽曰。約克第三從我行。約克第一第二各率愛國國民。相機進取。吾妻今安在。馬丹曰。吾在此。馬丹今日顏色鎮靜如常。特已不治活計。右手執斧。腰上鞞佩短槍利刃各一。德勿拉士曰。吾妻今安適。馬丹曰。吾先從汝同赴巴士的。大獄後卽往召女同志。助汝男子成事。德勿拉士乃顧謂衆人曰。吾輩行矣。隨吾赴巴士的也。衆人聞應。聲若巨浪。向大獄蜂湧而去。撞鐘擊鼓。號召同人。協助攻城。獄之外圍須臾。已至獄外。見吊橋高拽。鐵關已閉。日間以巨礮。急切不得渡。德勿拉士經衆人公舉爲首領。僅得砲一具。總司放射。其有槍者。亦悉力向城上激射。其無械者。但遙立狂喊。以助聲威。時馬丹已率領女子軍至。大聲曰。吾輩女子。亦能殺人者。歸姊妹皆從吾行。今日志在必成。幸勿怯懦。

此時圍聚獄外者至數萬之衆。或以槍砲攻城。或持炬釋其易於燃燒者縱火焚之。或葦草疊城下。以備攀登其頂。一時砲聲隆隆。槍聲驟如飛雹。煙氣厚積。幾於不辨面貌。如是者至四小時之久。獄中守禦者力竭不支。即以白旗懸於城上。須臾獄吏出城。與國民首領議以獄降。至條件如何。則以人衆聲雜。不可得聞。忽見獄大開。萬衆湖湧而入。德勿拉士爲羣人擁至獄中。不敢回顧。蓋略一停佇。必遭蹴斃。直至獄中內院。有牆角可避處。始敢稍稍後者。見約克第三在其旁。馬丹拔刃在手。率女子數十人。各執器械。散髮張目。如發狂疾。有呼犯人急宜釋出者。有謂宜搜索獄中案卷者。有謂獄中有秘窟。中皆無罪良民。宜速出之。願有謂獄中善用殘酷刑具。宜取出示衆者。萬聲同時並作。耳爲之聾。其先入者。競執獄吏令導入各秘窟。謂敢有私匿不告者。當斫爲肉泥。中有一年老獄卒。手中持炬。懼爲衆所踐斃。急避居垣後。德勿拉士見之。即曰爾獄卒耶。速導我赴北塔。獄卒曰。諾。請隨吾行。然此時北塔中未有寄監者。德勿拉士曰。所謂北塔一百零五號者何謂也。速告我。獄卒似不解。德勿拉士曰。究犯人名耶。抑監名耶。若稍隱蔽。立即殺汝。獄卒曰。此秘窟耳。德曰。吾欲赴之。獄卒曰。然則須由此徑。請從我行。時約克第三隨德同行。防獄卒潛遁。即堅執其臂。此時三人行紆道中。雖有厚垣間隔。聲浪竟能透壁而入。欲有所語。非大聲疾呼。雖相離咫尺者不能聞也。獄中黑暗殊甚。雖在白晝。行必以炬。甬道修黑。陰陰有鬼氣。人行其中。足音蛩然。甬道須由石梯而下。其仰登者。亦以石級通之。此地去外院已隔厚垣數十

重。然人聲猶可得聞。但噙噤如帳外蚊而已。須臾至一門外。獄卒出匙啓之。門甚低。屈躬始能入。獄卒曰。此即北塔一百零五號也。德勿拉士仰首。見小窗高掛壁上。衛以鐵柵。窗外有石覆之。故欲仰視天空。惟伏身極低。姑觀碧色一縷。又有壁爐一所。通煙處亦鐵柵護之。防犯由此竄越。爐次猶留灰燼一撮。外此則一几一案一草榻而已。四壁皆生黑坳，屋之一角。有鐵環一。蓋爲貫鎖鐵索之用。德勿拉士語獄卒曰。爾以炬隨我遍照壁上。獄卒趨應曰。諾。德勿拉士即借炬光。細細觀壁上有無題識。忽至一處曰。勿移炬。此間有字也。又呼約克第三曰。來此辨之。約克第三視之。即省文「W. W.」二字。不解其意。德勿拉士曰。此即亞力山大曼奈之簡文也。下有數字。爲負屈之醫士。此必爲舊主人所書無疑。爾手中所持何物。鐵杵耶。借我用之。即舉杵擊几案。碎如卵壳。旋怒聲語獄卒曰。高舉汝炬。使光徧照室中。又謂約克第三曰。汝細細檢視碎器中。以刀破榻上草墊。有無片紙隻字可尋。語已。即以杵探入爐中煙突之內。四面搗之。須臾灰石細砂落。揚起如煙。德勿拉士回首避之。少頃。以手探索積灰之中。如有所覓。少頃即曰。約克汝有所得乎。可聚此碎木於室之中間。縱火焚之。獄卒持炬引火。瞬息盡燃。室中熱不可耐。三人即出。任其自焚。復曲折出甕道。達於院外。衆人不見德勿拉士。正在喧嚷。見其自內出。大慰。時獨官已被獲。衆請德勿拉士監之。聲言其人敢於槍拒國民。非置極刑不足以懲戒兇頑。德勿拉士亦不辭。即執獄官之手。押赴市廳中受國民之審判。其妻馬丹緊隨其後。同行者數千人。圍而詬之。獄官俯首視

地。不敢稍仰將及市廳。衆人怒不可遏。有人自後以拳擊之。一人首創。衆人和之。拳足交下。而獄官已斃於道上。德勿拉士不能護也。馬丹見獄官已僵。即以手中佩刀。割取其首級。此時巴黎窮民。如被鬼神附體。舉動殘酷已極。其實積怨已深。一旦得伸其志。純爲感情用事。不遑之揆之於理終。獄破後。徧搜得犯人七人。路易十六世不欲多置人於獄故僅得此數衆人以其爲民黨功人。舁之肩上。行列通衢。受市人之歡迎。獄官等七人。則皆戮其首。以竿挑之。亦舉以行列過市。獄中慘酷刑具。令王多從廢止。故無所得。然法民鬱極而發。既發則不可以遏制。民情似海。其深廣皆不可測。且王權既失。數百年之怨氣。一時發洩不盡。故僅破獄戕官。殊未能弭其禍也。

二十二 川潰

自巴士的攻破後之一禮拜中。聖安多亞尼村人如飲狂泉。同人相見。則抱持稱賀。其平日仇見之人。必執而殺之以洩忿。雖衣食不給。敝衣垢體如故。然以爲大仇已復。全國大政。操之己手。區區衣食之謀。腦中已無隙地可容。一日馬丹德勿拉士居酒肆中。同黨多人飲於其家。街上成羣結隊。互相討論大政。馬丹似甚樂。時時停其編織之鋼針。舉目視衆人。輒微笑領之。坐其旁者。又一婦人。亦手治編織。體肥碩。爲售雜物肆中之主婦。民軍起義。曾佐馬丹統率女子隊爲副官。以勇於殺人。故其黨人錫以嘉名曰溫敬司。譯即大復仇之義。溫敬司忽曰。馬丹聽之。此何聲也。此時街上人聲如沸。咸奔集酒肆門首。馬丹急起視曰。吾夫

歸也。愛國諸同志。幸勿聲噪。聽吾夫述其所見。德勿拉士羸息奔入肆中。脫其冠。然喘甚。久久不能成聲。諸人張目哆口。急不可耐。馬丹又勸慰之。德勿拉士喘稍定。卽言曰。吾將得地下消息至。語已。又不能言。馬丹以爲消息不佳。微哂曰。吾輩事已至此。甯恤反對我者。德勿拉士曰。吾意不屬此。諸君曾憶昔有老滑吏。名富而登者乎。其人嘗言吾儕小民。餓不足惜。可以青草充饑。此人諸君忘之否。衆閔應曰。安能忘之。德勿拉士曰。吾今日將得此人消息至。此人已入吾黨之手矣。衆又問曰。獲得其人耶。已置之死地否。德曰未死。彼聞吾輩勢盛。懼甚。揚言已死。以僞物實棺中。故以柩車行列過市。作赴葬狀。特吾黨暗探知其未死。已獲得其人。今押赴市應待質。吾適目覩其事。衆聞言狂喜。温敬司不能耐。立起於座。街上鼓聲大震。德勿拉士曰。此人臨刑。吾儕必往觀之。諸君隨吾行矣。馬丹此時已拔刀在手。温敬司噫聲而呼。探首隣家門內。集其伴侶。村中男子一聞鼓聲。知將臨敵。立釋其所事。持械而出。女子則趨持廚下器械。呼妹喚姊。奔逐男子之後。人聲喧雜。不可辨晰。但聞有人呼曰。阿母。富而登被獲矣。吾父餓將斃時。彼言食草可以不死。吾生子無所得食。乳汁枯竭。向之乞哀。彼亦令吾食草。今吾兒亦死矣。嗟呼。上帝之母鑒我哀憤。嗟呼。吾亡父殤兒共聽之。吾今隱此石上。指天立誓。今日必刺富而登之血。爲吾父子復仇。又有婦人數十披髮裸臂。大呼富而登尙生。吾仇可雪。彼令吾人食草。吾儕今將飲其血。語已。奔走狂呼。自相擊撲。體弱者墮絕於地。苟其夫或弟兄不即拽之起者。且爲衆

人所踐斃。村人積怨既深。報復之心亦切。慮市廳受質。免其死罪。故狂奔赴之。見即撲殺。不及半小時。村中人凡能勉強步行者。悉已捨家而去。惟餘穉子老婦守門而已。此時市廳門外。聚衆數萬。門小不能盡入。乃鼓噪於門外。不忍捨去。門內之人。時時以所見之事遞傳消息告門外之人。輒鼓掌以和之。德勿拉士夫婦及溫敬司約克第三。以行在前列。故能入門觀審。馬丹見富而登兩手反縛。負草一束。則大喜曰。彼令人食草。今日使之負草爲標識。殊合吾意。此消息經觀者遞達門外。歡聲雷動。日將昃。主事者似有憐富而登之意。將免其死罪。觀者大忿。德勿拉士躍入欄內。將劫之出。馬丹從之。抱富而登不釋。撻之奪門而走。衆人大呼。謂宜懸之街燈木竿之上。俾人人得見其死狀。富而登者。年已七十。足力不勝。行不能疾。數武輒顛。馬丹及他人拽之起。隨起隨跌。額鼻皆傷。流血汚面。又有人時時以拳擊之。擊處輒墳起。富目駭唇動。似求矜憫。觀者拍掌大樂以擲揄之。迨至街上最近燈竿之下。馬丹始釋手。狀如狸奴之玩鼠。他人則緣木以繩套於燈竿之上。其時婦女嘶鳴。男子則言須以草塞富口。使嘗草之滋味。結束既妥。以環授富項。三四人曳之。中途繩折。富墜於地。駭而奔。衆人擒之。嗷叫如豕。又易巨繩懸之。口中實草。支離出口角之外。自遠即能望見。觀者圍竿跳舞。盡歡而散。忽聞富之女婿。以五百騎入巴黎。衆又大怒。張其罪狀於廣衢之上。然後集衆持械擊之。騎兵見人衆。策馬遁去。富之婿遂見擒。或擬令翁婿同懸一竿。衆以其曠時費事。故僅戮其首。挑之竿上以示衆。至天已昏黑。衆始歸村。晚饋猶

未具。乃羣集於餅師門首。輪候購餅。雖人人腹枵力竭。然猶互相抱持。賀今日殺敵勝利。描述富而登翁婿死狀以爲樂。衆既得餅。則就街上舉火。各以所食之物向火熱之。然食雖麤糲。而互談殺敵事。則亦可以下飯。故亦津津有味。婦人置兒膝上。相與戲弄。少年男女。喁喁道情話。各以爲現狀雖不佳。然將來法國宰制由已。何患貧苦。希望之心油然而生。德勿拉士酒肆之中。飲者終夜不輟。迨飲客散盡。天已將曉矣。德勿拉士掩門後。謂其婦曰。吾所愛者。吾等二十年期望之事。今果達心願矣。馬丹曰。始基已奠。尙未逮也。言已。相率赴寢。是夜村中人咸恣情酣睡。即温敬司亦與其夫同眠。村中人數年以來。無此生人趣也。

二十三 焚堡

加司巴受刑之小村中。泉流猶涓涓不息。而氣象已大異。業修路者。日日赴山峽捶石。仰視山頂監獄。亦似改其舊觀。官中人知獄卒及防兵不甚可恃。故派弁嚴守之。顧弁亦不敢自信號令之必行。自山下視。田畝皆沒於叢草。即草葉亦枯敗少鮮潤之色。村中屋舍。欹側傾圮。似不類有人居者。其中居民牲畜。瘦如乾腊。羸憊無生氣。王及貴族。歲僅一二至。至則必獵。獵不限於禽獸。即人亦爲供獵之動物。指橫在獵無所獲。或獲而不豐。則竊疑天既以人民此地供吾。何不能使之長富有以資我吮噉。今土地人民兩俱枯竭。吾將何所倚賴。百思不得其解。村中變象。尙不僅此。果有人留心觀察者。必可見村中人口驟增。且狀貌生異。

絕非村中土著。村中官吏素不以民事爲重。戶口增減。初不注意。至於小民。則日謀溫飽之不暇。更不遑涉及身外之事。如此事之底蘊者。僅有一人。即業修路之人也。一日。其人方作工道旁。見一人自遠而至。行得輒四顧。如辨識方向者。少選已至道旁。遽語之曰。約克。諸事無恙耶。業修路者曰。無恙。其人曰。然則吾二人宜執手。語已。二人互相行禮。其人即坐石堆上。語修路者曰。爾未午飯耶。曰。兩餐尙不飽。何來午飯。其人曰。吾歷行各村。皆不知有午餐之名。言時出其灰黑菸斗。打石取火。竭力吸之。斗中菸現紅色。旋見其以灰色末少許置斗中。火焰暴作。煙騰如雲。修路者曰。吾二人再執手。此事即定今夜執行耶。其人曰。然。修路者曰。君知別業所在乎。其人曰。吾正欲汝告我。乃同登山之頂。業修路者曰。爾下山後。依此徑直行。至一村。過村以後。再行二里許。即至矣。其人點首會意。即問曰。汝每日以何時休業。修路者曰。吾必待日入時始輟業也。其人曰。甚善。吾頗懶。兩日夜。未嘗交睫。今欲在此假寐。汝休業時。吾若未醒。請促我起。修路者曰。諾。其人納菸斗於懷。脫去雙屣。仰臥石堆之上。瞬息鼾聲已動。修路者時竊窺之。見其雙趺紅腫。似跋涉久而傷足者。兩臂及胸前。長毛如蝟。私念其懷中必藏軍器。欲探視之。則交臂緊護其胸。動之則醒。即亦不萌此念。低首治其所事。既而紅日西落。晚霞映於雲端。乃起檢具。促其人醒。其人以臂支身。作起坐狀。曰。睡已酣足。君前告我者。吾尙憶之。其地去村二里非耶。修路者曰然。其人曰。然則吾兩人暫相別。言已自去。修路者亦負囊歸村中。是日晚

備畢。村人不即睡。但見三兩人竊竊私語。不一時。全村人齊赴水泉之次。衆目共覘一處。如有所候。村吏加貝而見狀。頗悚懼。潛升屋頂瞭望。殊無所見。担見村人聚於泉次。爲數可二三百人。知必有異。因潛囑其僕私告禮拜堂司撞鐘之人。告以一聞警變。即鳴鐘召集警察。已則歸室靜視其後。是夜侯爵聖愛佛雷孟別業中。僕斯已就寢。庭中大風撼樹。石象石級。悉隱於昏黑之中。夜深時。忽有四人分路至庭中。菸斗中放焰爲號。又各自散。一時許。黑烟透罅而出。少頃室中大明。火自窗縫中突出。如蛇之探舌。火因風勢。瞬息上騰。僕人自夢中驚覺。張皇呼號。而鄰右無相應者。一僕較敏捷。立赴廊中牽馬備鞍。乘之疾赴村中。叩加貝爾之門曰。加貝爾先生。侯爵別業火起。速往猶可救護貴重器物。加貝爾不敢啓關。但聞禮拜堂中響鐘亂鳴。竟無一公家人敢冒險出視者。僕情急。思山上尙有監獄衛兵。不如往彼求援。因策馬疾趨過村。至水泉次。見集衆二三百人。仰觀火勢。僕知其人皆素不直侯爵者。不敢與語。斜趨而過。至山上。見軍官二三人同立觀火。稍遠則兵士圍立。亦在觀火。僕即大呼曰。諸長官。侯爵別業火起。請率部下速往救護。軍官目視衆兵。不敢發令。而兵似已覺。聳肩微笑曰。何爲往救。聽之可耳。僕見事不諧。復趨下山。此時火勢愈大。滿村明若白晝。村中業修路者。革黨原與之有約。一俟侯爵別業火起。即與陸續來村之同志。劫奪官署文書。此時藉口各家燈火不繼之故。約二百餘人。同赴加貝爾家請各給燭若干。加貝爾無以應。修路者即聲言將焚具屠燔其馬。加貝爾嚴扃其門。勿令入。已則復登屋頂。

。自念果衆人破扉而入者。則將縱身仰跌而下。以圖自盡。衆見加貝爾志決。且明知室中無可覬覦之物。卽亦散去。然禮拜堂中警鐘已爲革黨所佔。山上監獄衛兵。亦願爲革黨效力。而此村遂非復爲官中所有矣。是夜各處舉義者甚多。官民互有勝負。然大勢所趨。執政者已失其憑依。雖初則小勝。終仍歸於敗亡而已。

二十四 歸國

革命風潮愈激愈厲。法蘭西全國人民如發狂癩。叫囂譁突。仇殺慘戮。日月爲之失色。如是者綿續至於三年之久。而小露西日從其外祖慈母嬉遊。歲序又增三度矣。彼一家人雖處英國。祖國經此亂故。能勿戚戚於心。隔岸消息傳來。倍增憂痛。法之貴族。知大事已去。皆亡居英倫然亦有他適者。昔日視民如鼠者。今則畏民如虎矣。而人民之仇視貴族。又不僅視爲畜類已也。直視爲一種惡魔。非盡殺之不消此宿怨。其時爲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之八月。凡法國權貴。悉避亂居倫敦泰爾森銀行。此時懷中不名一錢。然銀行以舊誼之故。時時周給其用度。且此間得巴黎消息確切可恃。以故凡欲探法國近事者。咸來此詢問。法貴族之所以居此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行中人苦其紛擾。因以最近新聞榜之門首。庶過往者一覽即悉。銀行爲金融樞紐。今則兼爲新聞機關矣。一日午後。洛里坐而治事。達爾尼斜倚案頭。兩人細語如蠅。續續不休。其時去銀行休業僅半句鐘。達爾尼曰君雖爲行中年齒最穉之執事。然此行危險殊甚。吾殊不欲君往。洛里曰。君意吾知之。得毋以我年邁不勝困苦故尼我行耶。達爾尼

曰。冬令氣候嚴寒。道鐵修梗。且彼間時所如此。君雖勇於任事。何能以一身而當此艱鉅。洛里笑曰。卡而司。爾所言數端。其效力正所以促我速行。果太平無事者。即有小事。亦何必我往。且我行將八十之年。革黨中人何爲與我老朽爲難。若謂道鐵修梗氣候寒冷。試問我受行中厚恩。不於此時亟圖報稱。平日優禮重薪何爲哉。達爾尼曰。吾甚願我亦與君同行。言時。意似不屬。蓋心中纔一動念。不期出之於口耳。洛里駭然曰。爾忽尼我行。忽欲自往。用意誠不可解。臨亦欲往耶。爾忘自身爲法人耶。已矣。君其毋語我。達爾尼曰。我正以身爲法產。且自問略有恩於小民。此時彼等行動。殊有軼於軌範。吾往彼間。或能略盡其規導之責。庶於祖國稍盡寸心。昨晚吾與露西言及。洛里疾止之。忿然曰。爾何敢以此言語露西。果露西許汝行。汝倘遭不測。此豈露西以終身託汝之初意耶。卡而司。聽吾老友之言。幸爲嬌妻留地步。勿拚此一身。致令吾輩責君薄倖也。達爾尼笑曰。吾戲言耳。吾不往也。適聞君言將赴巴黎。略勸我歸國之思耳。洛里曰。吾此行實出於不獲已。設吾行中簿籍一落革黨之手。無限風波將自此起。又或簿籍爲亂民焚毀。凡前此借貸往還。無從查檢。我行且受莫大損失。今欲以安人往取之歸。或取之不可。亦宜擇地掩埋。我於巴黎分行情事較悉。故自請於總理。願冒險前往。我敵十年衣食於行中。不能以年老推託。且我年事雖高。較之曰中他執事。直一童娃耳。達爾尼曰。君老當益壯。吾甚佩君忠勇。君決計今已行耶。洛里行。然。遲則生變。達爾尼曰。君行以何人爲伴。洛里曰。同事願從行者頗衆。吾皆却之。

吾意僅以總領自隨。後雖奮銳。然待余久。頗合吾意。且一望而知其為英國之半犬。此犬
所許其頭不歸也 法人雖善於猜忌。亦必不疑此人為能充間諜者。達爾尼曰。君如此勇於任
事。倘獲吾輩少年矣。洛里曰。不然。吾為行中丁此事後。即擬從總理之請。受養老俸度此餘
年。此時尙不欲自居於老朽無能之地位也。此時法國稟權貴正與他人談國事。言及革黨行動
行動。怒不可遏。謂法民如此逆天背理。當非人類。聞者咸附和其說。中有一人即司帝佛爾
。大言曰。如此逆民。當掃除淨盡。不令存留於世。且陳剿匪之法種種。達爾尼聞其言。頗
不謂然。思欲正其謬。又慮本有嫌隙。若以無謂之口舌增其宿憾。亦殊無取。正猶豫間。總
理持一函示洛里曰。此究何人。何以不書住址。逕託我行轉交。達爾尼視之。上書緊急二字
。觀所署即屬巴名。其文曰。倫敦泰爾森銀行轉交聖愛佛雷孟侯爵收啓。大驚。然又不敢即
自承認。此間除曼奈外。雖露西亦不知其真姪。洛里更無從知之。洛里以總理見問。即答曰
。吾嘗以此名徧問同事。無有知者。此時銀行將閉門休業。行中人紛紛歸寓。然必經過洛里
坐次。洛里即手持此函逐人問之。衆不皆言不知。特多加以訛笑者。一人曰。此人必為前此
被刺侯爵之猶子。吾不識其人。殊自慶幸。又一人曰。此人棄其侯封。遜荒異國。其人必膽
小如鼠者。又一人曰。此人惑於新說。以為民權宜伸。至犧牲其世職。捨其財產。以與庶民
共之。今革黨得勢。行將昇以上賞。以報其平日知遇。語時似有輕鄙之意。司帝佛爾曰。有
是哉。其人無恥極矣。容吾視其人之姓名。達爾尼忍不可耐。觸其肩曰。君勿辱言。此人為

吾友也。司帝佛爾曰。君識其人耶。誠大不幸。達爾尼曰。何爲不幸。司帝佛爾曰。此尙足問耶。君不聞其行止乖謬爲衆人詬病耶。達爾尼曰。此人究有何事開罪於君。至語其人爲無恥。司帝佛爾曰。君聰明人。不圖並此不解。此人惑於平等自由之說。至將祖父產業散給卑汚之細民。有殺叔之仇而不知報。反結歡於行刺之仇人。此等人爲良善社會所不容。君教導後生。宜有師表。乃與此等人往還。物以類聚。吾所以謂君不幸也。達爾尼忿極。然慮事洩。即忍怒謂之曰。此人君未謀面。詎能憑悠悠之口。判其曲直。司帝佛爾曰。此遁詞耳。吾不獨斷言此人必非善類。且欲煩君轉達吾意。謂英國有司帝佛爾者。直言其人散其資財結好叛徒。必爲同惡相濟之人。此次革命。難免非其人爲之倡率。又願謂衆人曰。以此等人爲革黨首領。吾逆料其一與官兵接仗。必首先臨陣脫逃。鼠輩伎倆。大致如是也。語至此。疊指作聲。以實其言。衆人頗附和其說。司帝佛爾乃大得意。高視闊步而出。餘人亦散。僅洛里及達爾尼二人以尙有互談之事。稍稍落後。洛里以書付達爾尼曰。君旣識其人。即煩君爲轉達。且告以此函至已多日。因不識其人。無從投遞。故擱置許久。達爾尼首肯。即曰。君卽於此啓程赴巴黎耶。洛里曰。然。以今晚八時行。達爾尼曰。屆時吾再來此。與君握別。語已。即辭出。猶憶司帝佛爾及衆人之言。悲根殊甚。趨至僻靜之處。卽啓函讀之。書曰。候爵閣下。前者村人圍攻僕寓。支拒數日。卒爲所禽。屋毀於火。翌日卽押赴巴黎。長途縲絏步行。困苦萬狀。聞不久將受裁判。側聞彼中人言。謂僕違抗民權。且爲在逃之某權貴暗中

探取消息。其意蓋指閣下也。余見當事者。力爲閣下申辨。謂閣下病瘵在抱。將一切租稅概行豁免。僕承閣下之命。代司其事。當事者置若罔聞。必欲殺僕以甘心。僕爲閣下盡忠。原屬分內之事。今日以此而殞命。不得不呼籲於閣下之前。今當臨命之時。盼閣下之來如歲。願閣下以義爲重。書至之日。束裝就道。不然。天下後世將以僕爲戒。無敢忠人之事矣。閣下前此未嘗以通信之地見示。泰爾森銀行爲英法交通樞紐。託之轉交。當無不達。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伏祈鑒察。加貝爾和淚拜咨。下署千七百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亞拜野獄中發。達爾尼閱畢。慚感交集。躑躅街頭。不知所措。自念此人忠於所事。不可負之。非吾親往巴黎不可。又念當日既欲市恩於小民。以急於圖娶露西。致部署部未妥洽。今日小民不但不以我爲恩。直欲加罪於我代表。我之過也。因恨恨不置。繼思我祖父雖留宿怨於民。我則悉反其所爲。加貝爾處尙有我親筆信札。託其分散家資以賑窮黎。我若表白其事。不獨加貝爾可以不死。且尤得以我薄望勸解革黨。稍弭流血之禍亂不堪。稍有識者。盡投外國避亂。國家大事不可收拾。賢者過也。我雖不賢。而較常人爲善。適司帝佛爾之言。深刺我心。我必冒險歸國。盡其棉力。以圖於國事稍有裨益。庶可謝悠悠之口。計已決。頓覺心中舒暢。以爲無論爲私爲公。皆非我親往不可。又念吾此行不可使露西知之。即曼奈老人亦須徐徐告之。於是不即歸家。仍往來街上。俯首凝思。不覺已至七句半鐘。乃復返泰爾森銀行。念吾至巴黎後。即主洛里家。既得東道主。又得良友爲吾指導。心中愉快莫名。甫至銀行門首

。即見四馬長行之車。待於門外。約里着草靴。立車前以俟洛里之出。急入門。見洛里。語之曰。吾已將書付侯爵矣。彼言欲煩君以口信達寄書人。君能代其勞否。洛里曰。口信吾自能將去。途中勿慮人檢查也。其人何名。達爾尼曰。其人名加貝爾。見在巴黎亞拜野獄中。洛里曰。欲吾代達何語。達爾尼曰。君但言侯爵已得彼獄中所發之函。不日即須來探彼耳。洛里曰。君友曾言何日啓程否。達爾尼曰。明日夜間由倫敦發。語已即佐洛里着行衣。與之同至門次。洛里曰。吾此去小有勾留。君幸爲我仔細護視露西及小露西。吾歸時。須不令有絲毫瑕疵可尋也。達爾尼笑而領之。輪蹄轉動。瞬息已遠。是夜爲八月十四日。達爾尼不即就寢。於燈下作書兩函。一爲致露西者。告以己將赴巴黎。並聲明所以不能不去之故。又歷叙其平日嘗有厚恩於今之革黨。到彼必受歡迎。不至及我危禍。又一書係致曼奈者。以妻女付託之外。另叙此行原委。且言一到巴黎。必以平安書至慰之。書已。藏衣夾中。然後就枕。次日早起。心中歷歷不自安。念生平行事。未嘗不告其妻。今日之事。實苦於不能相告。黃昏將近。聲言欲出門探友。即擁抱其妻與之接吻。又至榻前與其女相偎。移時出門逕去。途中覓取忠誠之遞書人。英國可以隨時僱入授之以函。屬於夜間十二時投之。乃超乘赴度佛爾。離情別緒。縈繞於懷。以大義所在。不容反顧。遂毅然前進。異史氏曰。命之所遭。猶針之必指磁極。達爾尼逃法而居英。有妻子家庭之樂。亦大可戀。苟無加貝爾之一函相迫。亦何至身入旋渦。幾登斷頭之台哉。然無此一行。卡登之名不揚。終其生不過不浮蕩不羈

之人耳。

第三卷

一下獄

卡而司達爾尼於千七百九十二年秋季。自倫敦赴巴黎。途中顛頓頗苦。馬既勿良。路復崎嶇。所過城邑。皆於關外設卡置官。盤問年貌籍貫。檢查函件。刺刺不休。衛士荷槍佩刀。躍躍欲試其技。旅人有形跡可疑者。輕則勿許過關。重則拘留待質所。付有司審訊。達爾尼登法蘭西大陸以後。行未數十里。已備受拘留盤問之苦。逆料非經革黨政府許爲同志者。則已無返英之望。覺每過一關。即已與露西。多生一重障礙。此時退既不能。惟有前進。是禍是福。聽之天命而已。自凱來赴巴黎。路本非遙。然達爾尼已僕僕途中者數日矣。每日至少亦必經關卡十餘處。每至一關。檢查盤問。又必歷時許久。並有業已放行。復被騎士追回。重受檢查者。一日至一小村。關更稽索更嚴。加貝爾函亦爲所搜去。關吏知爲出亡貴族。監守愈密。晚宿逆旅中。頗自追悔。半夜忽有人搗門。勢甚洶洶。達爾尼驚起。見鄉官一人。率民軍三人。奔入臥室。民軍皆冠赤冠。口啣菸斗。鄉官語達爾尼曰。汝爲亡人。余將以人護送汝赴巴黎。達爾尼曰。吾本欲赴巴黎。特不勞長官護送。赤冠人曰。爾勿聲。爾爲貴族。今日無爾發言之地。鄉官性懦弱。不敢逆部下之意。即曰。同志所言誠是。汝爲貴族。必須且人護送。且須供其旅費。達爾尼曰。身已至此。憑君等處置。我有何說。赤冠人曰。爾本不應有所說。吾輩不即置汝於死。已屬萬幸。鄉官又曰。同志所言是也。爾速起着衣。隨吾

輩行。達爾尼知違之不可。即起從之。同赴待質所。其中赤冠人無數。吸菸飲酒。縱橫滿地。當事者命預納護兵旅費。即於是夜三時起程。道中兩騎夾護而行。猶慮乘不意疾遁。故以繩一端繫達爾尼所乘之馬。一端拴己腰間。是夜大雨如注。衣裹盡濕。護兵以草披肩上。藉以障雨。有一人宿酒未醒。時時舞弄其鎗。達爾尼慮其一不經意。機動彈發。禍且不測。顧雖備極艱險。而心中殊坦然。以爲一至巴黎對質。嫌疑必可盡釋。明日旁午。行至波威關外。市人圍集觀之。即聞有人大呼曰。亡人當共誅之。達爾尼甫欲下騎。聞此語。即曰。諸君以我爲亡人耶。吾此來出於一己之志願。果爲君仇者。此時焉敢冒險歸國。忽一冶工自人叢中奔至。舉其巨椎大呼曰。爾不特爲尋常亡人。且爲吾民世仇之貴族。焉能不即殺却。此時郵吏疾以身障立二人之間。謂冶工曰。同志幸勿爾。此人宜押赴巴黎受國民裁判。冶工揚椎空中大聲曰。果受裁判者。當處以奸人之刑。語時視者拍掌和之。達爾尼俟人聲稍息。即曰。諸君誤矣。吾非奸人。冶工曰。汝乃僞言。前此國民議會。頒布新令。凡在貴族。悉入冊籍。爾之生命。早已不屬之爾矣。達爾尼尙欲自辯。觀者忽如巨浪之推動。勢將羣起與之爲難。郵吏見機。即引達爾尼馬韁。入於旅館庭中。護兵從之。旋闔其門。冶工追至。以鐵椎猛擊數下。始悻悻而去。達爾尼下馬深謝郵吏救援。即問和。適冶工言頒有新令。何令也。郵吏曰。誠有其事。凡貴族產業。悉收沒入公。達爾尼曰。此令於何時通過。郵吏曰。本月四日也。達爾尼曰。是日吾適自倫敦啓程。吾若知之。決不來矣。郵吏曰。吾聞人言。新令

尙須繼續頒發。凡在亡貴族。當永永不許再爲法人。其有私自歸國者。以奸人之刑處之。適治工言君生命不屬之已。其言蓋有所自也。達此尼大驚。即問曰。此令尙未通過否。郵吏搖首言曰。吾安從知之。近來新令日必數頒。雖吾輩亦不能盡悉也。達爾尼與護兵二人即就逆旋暗閣之中脫衣晾之。各擁乾草而臥。至夜深人靜。始敢就道。然法人自革命以後。孔道之上。無時不有邏騎巡視。途中被阻者屢次。至天明始望見巴黎城垣。守關者遙見來騎。即嚴護其門。有吏厲聲問曰。來犯有携帶之文件。須先呈上候驗。達爾尼以吏呼之爲犯。即大不悅曰。吾爲法國自由公民。護兵二人。係吾自以貨僱得。備途中禦強暴者。吏掉首不顧。即語護卒曰。犯人隨帶文件何在。被酒之護卒即以加貝而之函授之。吏略一展讀。似甚駭異。注目視達爾尼有頃。即趨赴待質所。留三人於關外。達爾尼乘間縱觀關內外情形。見鄉人荷食物入城求售。經門吏略一檢驗。即便放行。其欲出關者。必歷經盤查。稍有不符規則者。即禁其通行。以故城中人甚擁擠。其久待尙未受驗者。或駢睡道旁。或席地吸菸。靜候關吏放行。達爾尼於馬上坐候約半小時許。前吏始出。導之入關。隨以回照付護卒。命其速歸復命。二人受書。即於馬上牽達爾尼所乘之馬。欸段自去。達爾尼隨導者入待質所。見其中人皆赤冠。箕踞坐臥。絕無紀律。酒臭菸氣。充實氣之中。中坐一人。狀極槍陋。似是問官。旁坐三四人。皆司登記者。問官謂導者曰。同志德勿拉士。此即出亡貴族愛物雷孟乎。德曰。然。又問達爾尼曰。愛物雷孟。汝今年幾歲。達爾尼曰。三十七歲。問官曰。已授室乎。

達爾尼曰。然。問官曰。有何處結婚。達爾尼曰。在英國。問官曰。然則與報中所言合矣。汝妻今安在。達爾尼曰。在英國。問官點首曰。然。愛物雷孟。吾今暫以汝監拉福司獄中。達爾尼大呼曰。天乎吾犯何事。致遭監禁。問官微笑曰。愛佛雷孟。吾黨自有法律。即舊無此律。今已陸續增廣。語已伏案作書。達爾尼不能耐。即曰。吾此來出於自己志願。吾有舊人。曾以被誣致遭監禁。今來欲証明其無罪。請君立釋吾行。爲言於上官。庶無辜之人。不致妄遭橫禍。此亦人權中應有者。豈並此不我許乎。問官曰。亡人無人權之可言。語時。仍作書不輟。書已。即付德勿拉士。微告之曰。此犯應列入密密號也。德勿拉士受書。招手示達爾尼。命與之俱行。達爾尼無言。帖然從之。即有民軍二人荷槍挾之行。甫出待質所門。德勿拉士即低聲問達爾尼曰。汝即娶曼奈醫士之女者耶。達爾尼駭曰。然。德勿拉士曰。余即聖安多亞尼村中設肆售酒之德勿拉士也。汝曾聞吾之名否。達爾尼曰。數年前。吾妻來巴黎迎其父。非即在汝肆中否。德曰。然。此間對於貴族之出亡者。摧殘不遺餘力。爾何爲於此時忽然返國。豈不聞巴黎有斷頭台。專以餉貴族者乎。達爾尼曰。吾所以來此之故。已向問官言之。君亦曾聞吾。詎尙未見信耶。德勿拉士蹙額他顧言曰。汝言雖近理。奈當事者不汝宥何。達爾尼曰。吾連日靜觀各處情形。知人情已反其故常。天理良心。汨沒已盡。吾已自知陷於危地。深悔此來冒昧。君似憐我者。能援我否。德勿拉士仍他顧。答曰。我不能也。達爾尼曰。君今將導吾獄入中。願亦許親友探視我否。德曰。汝至彼後。自當知之。達爾尼曰。

吾罪殊近莫須有。詎不明定吾罪。遽令吾幽居獄中。如被活埋耶。德曰。幽獄也。活埋也。前人早已創之。非自今日始也。言時殊忿忿。達爾尼曰。前此法王及貴族果有此無道之事。特我反對其事。自宜分別言之。德勿拉士努目相視。隨即前行數武。似不欲再有所言者。達爾尼曰。吾一人死不足惜。吾此來關他人生死。甫入國門。不容吾盡其所言。遽處我以監禁之罪。吾之親友。不知我死生存亡。天理人情。兩俱不可。君縱不能援我。亦能爲我告泰爾森銀行洛里先生。言我已被拘入獄否。德勿拉士搖首曰。吾惟知盡忠國家。爲國民服務。不能爲汝供驅使也。達爾尼知德不可動。且亦不屑降志乞憐。遂不再言。市人見達爾尼押解赴獄。初不爲怪。即兒童亦無駐足相視者。即此一端。足見巴黎被逮入獄者之多。已數見不鮮矣。途經一小巷。見有人方據高案講演。圍聽者甚衆。達爾尼但約略聞數語。知法王路易業已被囚。外國公使悉已歸國。此時達爾尼雖明知已蹈危地。然尙不知有殺身之禍。至斷頭台之名。更不知爲何物。蓋稍有人心者。萬不料人類自相殘殺。慘酷有如法國革命以後之情形者。行次。已至獄門。自念一入其中。不知何日始能與所親之人相見。德勿拉士叩門。即有一人出視。面部浮腫。若皮內膜外皆水滿其中者。德勿拉士語之曰。此犯爲出亡貴族愛物雷孟也。其人曰。此類貴族何來我處之多也。言已。即以收據付德勿拉士。德受書即率衛兵二人逕去。獄吏謂其妻曰。自新令頒發以來。日日有貴族犯來溷吾事。吾殊不堪其擾。其妻慰之曰。行事當稍忍耐。貴族究無多人也。言已。即按鈴。有獄卒三人入。齊立門次。似候驅使

者。獄吏啓德勿拉士所持函讀之曰。此亦秘密號之犯人。吾獄中安有此多窟以相處者。得已以函插籤上。似甚不悅。達爾尼靜候至半小時許。獄吏始由壁上取匙。語達爾尼曰。亡人從吾行。言已即緩步先行。三獄卒并達爾尼自後從之。穿甬道。登危梯。一路昏黑殊甚。幾不辨道。最後至一室。修廣而穹其頂。男女老幼咸集。婦人則圍長案而坐。或讀書或寫字。或手編織之物。男子無榻可據。或倚榻背斜立。或往來徐徐步室中。達爾尼入門。見此多人。瑟縮不前。衆見達爾尼入。咸起與之爲禮。蓋此間人大都爲貴胄命婦。衣飾修整。態度溫雅。祇宜於宮殿精室中之。不圖羣集於此。男女雜齊。老幼並處。至屬不類。忽有老人鞠躬謂達爾尼曰。吾儕皆先君而至者也。今日君來。爲吾儕多得一友。則極所歡迎。然君無辜被逮。致同爲囚虜。則又極其悲惻。所冀者。吾儕冤屈。有日昭雪。復得自由耳。今欲叩君姓名籍貫。俾彼此格外關切。此在平時大乖儀節。今則不然矣。達爾尼一一答之。老人又曰。君名列秘密號耶。爾達尼曰。適聞獄吏言之。殊不解其義意。老人太息曰。君誠不幸。然亦不須惆悵。吾儕中亦有先列秘密後得末減者。不久自可重相見也。衆聞言。互相歎息。獄吏不耐久候。即牽達爾尼衣。達乃與諸人鞠躬作別。獄吏又引之前行。啓一鐵棚之門。入門後。有石梯上通他室。登之盡四十級。至一黑色之門獄吏以匙啓之。即謂達爾尼曰。此汝所居也。達爾尼曰。我乃獨禁一窟。不同他人起居耶。獄吏曰。不干我事。吾不知也。達爾尼曰。可購紙筆墨水否。獄吏曰。未得問官許可。不能也。今日必有長官來視爾。爾可自問之。

今惟每日許汝自購食物耳。言已即出。且下鍵焉。達爾尼見窟中僅有一几一案一草榻。草榻之上。蛋虱蠕動。達爾尼回首。不堪其穢。私念曰。我其死於此乎。覺悲憤交集。不復可耐。疾步窟中。狀如發狂。窟隘小。縱五步。橫四步又半。達爾尼慮鬱極昏。則自數其步次。藉資排遣。此時竟不知有所思慮。但憶曼奈在獄時。曾習製履。則大聲曰。彼製履也。彼製履也。屢復斯語不已。

二 營救

巴黎泰爾森銀行支店。設於聖日耳曼街。臨路障以高垣。由鐵門入一大院。穿院而過。始達事務之室。屋本屬於法之貴人。銀行但賃居其屋之一隅。餘皆貴人自居之。革命事起。貴人易廚役之衣潛逃。民軍即佔領之。用爲法官寄宿所。讀者須知巴黎泰爾森支店。絕不類其本店。此間俗尚繁華。初不以屋宇精美陳設富麗而銀行即損其信用。故仰牆之上。雕塑張翹神童。壁上復嵌巨鏡。行中執事。亦解跳舞。非皆古稀老叟。革命以來。法人投資於此者愈衆。且有朝以重資寄頓銀行。而夕已被逮入獄。以數日即全家被戮者。一夕爲九月三日。洛里向火獨坐。西人長寒九月即已困憊憶及日來所見所聞。慘酷之事。心爲之悸。其所居爲樓上。聞窗適大院。院之東隅。修廊石柱。華屋連楹。卽民軍佔領處法官之地。每夜必以二炬繫石柱上。塔下設磨刀石輪。西人磨刀以刀口貼石輪之廓極力搖之用力少而奏功速係新自他處遷至者。洛里坐有頃。起赴窗前。望見是石。不覺周體寒慄。乃嚴閉其窗。復就爐次。仰面舒足而坐。靜室之中。遠近人聲。

聞聞如蜂之午潮。洛里聞之。握兩手自言曰。幸吾所親愛之人。此時咸不在巴黎。願天公矜憐今夜被難之人。少頃忽聞門鈴響動。自念詎彼暴民歸耶。然不聞有衆人蹴踏之聲。但聞門啓旋閉。再聽卽無聲響。洛里慮有賊至。但念行中曾多僱守夜之人。必無失誤。然尤懼守者懈於巡察。思欲自往窺視。忽有二人推門而入。後隨一婦。携一幼女。即柏洛司及小露西也。洛里一見駭而却步。幾於仰跌。喘息言曰。曼柰耶。露西耶。何爲至此。家中無恙耶。速告我。究以何事至此。露西顏色慘白。目注洛里。張臂投其懷中。但曰。吾親愛之良友。吾夫已矣。洛里似不解其義曰。汝夫耶。露西曰。即卡而司也。洛里曰。卡而司如何。露西曰。彼今在此。洛里曰。在巴黎耶。露西曰。彼來此已三四日矣。彼以急人之難而來。行時曾不令吾知之。業於郊外關卡被民軍逮捕入獄矣。洛里不覺失聲而號。忽聞門鈴又震。多人蜂湧入門。曼柰曰。此何聲也。將趨赴窗口視之。洛里急曰。老友幸勿啓窗外視。恐致不測。曼柰微笑曰。汝幸勿爲我慮。吾嘗爲巴士的而囚徒。卽此一端。已足爲我護符。吾二人歷過關卡。皆以此一語得免查問。吾於途中曾告露西。卽卡而司果被逮入獄。吾尙可以將從前入獄資格。言之當事者。復其自由。言已。又欲推窗視之。洛里駭甚曰。切勿啓窗。露西亦不宜見之。於是抱露西於懷中。徐語之曰。吾所至愛者。爾勿慮。吾敢斷室卡而司未瀕於危。今且告我彼在何獄。露西曰。在拉福司獄中。洛里曰。拉福司耶。露西。汝乃富於才識之女子。然此事非汝女子所能爲力。今汝居吾後房容吾與若父細商辦法。汝爲救卡而司計。當一惟

吾命是從。露西曰。吾事專憑君裁處。決不有違。深信君必爲盡我力也。洛里乃與之接吻。送之入複室。且命柏洛司從之。即下鍵使不得出。然後與曼奈同赴窗次。外視院中。約有四五十人。皆以刀劍已鈍。至此就石磨淬者。時有二人持柄極力搖之。髮蓬蓬被於兩肩。汗珠與血污。點點下墜。人人手持利器。皆帶血斑。先後輪替就石磨之。其人大致皆敝衣垢面。插刀之腰。亦帶血腥。甚有面塗毀容。作種種可怖之狀。故令人不可辨認者。洛里略一瞻顧。即回首不忍注視。而色潔白。曼奈初自英國來。未知暴民慘殺歷史。故尙不解其所以然之故。即曰。衆人爭礪其刃究何爲哉。洛里目注複室之門。低聲答曰。此皆巴黎暴民。日赴獄中屠戮貴族及仇家之被逮者。刃經久用而鈍。每夜必就此間礪之。以備明日殺人。君果自問能救卡而司者。祇宜從速。須今晚爲之。遲恐無及。曼奈不待言已。即趨奔下樓。不及戴冠。洛里即就窗俯視。忽見曼奈入叢中。向衆陳說。以相隔甚遠。不辨所言何事。但見衆人互相駭視。忽聞有大聲呼曰。巴士的而義士萬歲。義士有至威名愛佛雷孟現在拉福司獄。吾輩亟宜往救。吾輩奉義士前往。有贊成吾說者。悉從吾行。但聞齊聲稱善。擁曼奈出門而去。洛里即闔其窗。奔至複室之中。擬告露西以適所見者。不料露西以連日奔馳。又以卡而司生死未卜。心力交瘁。此時已僵臥榻上。狀似暈絕。惟柏洛司侍坐榻沿。搖首示洛里。令勿言。洛里即就他榻坐。時暴民來礪刃者。仍絡繹不絕。有時人聲囂雜。露西如夢中驚覺。駭問何事。洛里即以好言慰之。露西終夜未醒。而曼奈亦去而不返。迨天已大明。洛里啓窗再

視院中。亦不見曼柰歸。但有一人假蹇似丐。血污滿身。僵臥階下。蓋終夜奔走殺人。至天明始不支。故就此憇息耳。

三 遇仇

明日洛里於銀行營業時間。忽念法國暴民一聞吾行庇一貴族之妻。必與問罪之師。且將危及行中財產。露西吾所愛之人。以吾私人之財產殉之則可。以公司之財產殉吾所愛之人則不可。轉念德勿拉士爲曼柰舊僕。或能效忠於故主。然再一念。即又不然。蓋此時德爲民黨重要人物。又居暴民窩巢之中。彼方以屠殺貴族爲天職。安能以私情而違公義。於是急欲與曼柰商議善後之策。而遲至日午。曼柰猶未歸。不得已。乃與露西言之。露西頗然其說。卽曰。阿翁於途中曾與吾計及此事。原擬於銀行近處。暫覓閒屋安頓細小。此時祇宜煩君代勞矣。洛里領之。卽出門相宅。於某僻街上。見高樓窗戶盡闔。知爲空屋。卽尋得其居停。與之訂約。歸卽命露西遷居新宅。躬爲料理什具。又遣約里爲之司門。及執雜役。部署旣已。心始大慰。然是日在行中治事。終覺心緒紊亂。且久候曼柰不至。覺是日光陰較常日益永。迨至休業之時。已不堪其憊。歸至私室。乃據榻坐。凝思後此事應如何着手。忽仰首見一人立於其前。年在四十以上。長軀卷髮。氣象桓桓有武容。曰。洛里先生。尙識我否。洛里曰。似曾相識。然不憶之矣。其人曰。君見我時。當卽在吾酒肆之中。洛里忽憶其人卽德勿拉士。喜極。問曰。君爲曼柰先生所遣耶。德曰。然。洛里曰。將何消息至。德以小紙授洛里。洛里

視之。知爲曼來手書。上言卡而司已可無慮。然吾尙不能一刻離此間。今特遣來人奉書老友。慰君孀念。並有卡而司致其婦書。請吾友介紹來人。令與吾女相見。下署曼來書於拉福司獄中。洛里閱書。慰甚。笑謂德勿拉士曰。密司露西。今已移居。君能從我往見否。德曰。諾。於是同下樓至院中。見有二婦人候於門外。一人手治編織之物。洛里視之曰。此非馬丹德勿拉士乎。前在君酒肆中。曾一相見。至今顏色仍如故也。德曰。然。洛里見二婦人將從之行。即曰。馬丹亦與吾二人同往耶。德曰。然。吾妻欲往識女公子之面。俾得盡其保護之責。言時意殊冷落。洛里心中頗滋疑慮。即先行爲導。二婦人從其後。一婦人中。其一即溫敬司也。洛里引諸人至露西新居。約里出爲啓門。露西方獨坐悲啼。洛里卽以適所聞於曼來者告之。露西喜極欲狂。德勿拉士隨又以卡而司之函授之。露西立取闢之。手爲之顫。書曰。吾所最愛者鑒之。吾得君父之力。已可免死。幸勿悲悼。小露西無恙否。請卿爲余代親其吻。獄中不能接受書函。可毋作覆。僅此草草數語。而露西得之。如奉丹詔。回首見馬丹。卽執其指親之。此在露西實出於摯愛。而馬丹實不知世間有情感之事。漠然無動於中。仍治所事。略不慰問露西。露西亦覺一股情無冷氣。由馬丹之手指。直入丹田。不知於何處開罪馬丹。馬丹且以目注視露西。露西駭極欲號。洛里急曰。露西勿爾。馬丹以巴黎現值不靖。防無知者驚擾及汝。故熟相汝而。俾可盡力保護。又願謂德勿拉士曰。吾言然否。德目視其妻。漫應曰。然也。洛里慮露西不悅。卽亂以他語曰。露西汝可令柏洛司引小露西出。吾欲見之。

又曰。德勿拉士君。吾家柏洛司純爲英國婦人。不能操法語也。柏洛司者。素鄙視外國人。此時又手胸前。毅然直前。見溫敬司目閃兇光。即曰。悍婦人。爾何爲者。見馬丹傲岸。則但向之作歎聲。不屑與之交一語。顧二婦人不解所謂。亦不與較。馬丹見小露西。以鋼針指問曰。此即彼犯之女耶。洛里曰然。彼但有此息女耳。此時馬丹及溫敬司眉宇間皆露殺氣。露西益駭立。自地上抱其女置之懷間。二婦人見此狀愈不懌。馬丹即謂其夫曰。行矣。吾所欲見者。已悉見之矣。露西見其將行。即曰。馬丹能爲吾夫援手否。能設法令吾入獄中與吾夫相見否。馬丹夷然曰。爾之夫。吾不能惜之。吾此來蓋爲曹之女也。露西曰。然則請君推愛我之心。憐及吾夫可乎。吾之弱女。異日有父。亦將拜君之賜矣。馬丹目視其夫。似取進止。見其顏色愈厲。即曰。汝夫函中何語露西曰。吾夫言吾父可以設法脫其厄。餘無他語。馬丹曰。然則何求於我。露西見仍無善意。即懸切哀之曰。君當憐我爲人妻爲人母者。吾夫實被冤。祈君用其權力以救吾夫。勿用以害吾夫足矣。嗟乎。君亦女子也。幸以姊妹關切。垂憐及我。我固爲人妻而又爲人母者也。馬丹仍如充不聞。願謂溫敬司曰。吾二人年與小女相若時。即見有爲人妻人母者。見其夫主繯縲入獄。不知所救。至於姊妹關切。吾二人終生見婦人受辱含冤。忍餓號寒。子女死亡相籍。曾不能絲毫援助。蓋從未有憐我。而我亦不解憐人。溫敬司曰。誠然。吾儕畢生所見所聞。如是而已。復何關切之可言。馬丹又謂露西曰。汝試判之。吾儕終生所遇皆汝今日情況。此時何能以他人之爲妻爲母與將爲孤寡。勸吾側

隱之心。言已重理編織。逕自先行。溫敬司及德勿拉士隨之俱出。露西僵臥地上。不能起立。洛里挽之起曰。露西勿恐。事猶可爲也。彼一二人即從中作梗。詎能敵君幹父旋之力。任事貴有毅力。勿徒悲也。露西曰。吾非無毅力者。惟聽此婦人所言。吾夫恐終無救。吾亦不復有希望矣。洛里曰。汝平日最有肝膽。何此時遽萌怯志。汝所慮者幻影耳。非事實也。然洛里雖口作慰藉之言。心中亦殊不安。馬丹爲人志堅心決。既立意復仇。其人必無能幸免。此又老於閱世之洛里所能望而知之者也。

四 暴民政治之一班

曼奈赴拉福司獄中。營救卡而司。至第四日早晨。始歸。凡所見所聞。足以令露西駭懼者。悉勿使知之。此四日夜中。巴黎暴民屠殺貴族男婦老幼至千一百人之多。果露西預知此消息者。必更爲卡而司危。不可一刻生矣。惟於洛里則纖細悉告之。言是夜與暴民赴監獄時。沿途見橫屍無數。既至獄中。則法官方圍坐。指册換名。陸續傳訊人犯。數衆不暇細鞠。但草草數語。或判死刑。或即釋放。罰祇大辟一種。不遑別爲等差。余至公堂後。即有人以我姓名職業及曾囚於巴士的爾獄中十八年一事。大聲宣告衆人。法官中有一人即起立證明。謂所言不僞。其人即德勿拉士也。此中法官。初無定額。人人有裁判之權。即人人有殺人之權。如此法堂。可謂不法極矣。且其人有醉者。有醒者。有軒臥者。有血污滿身者。余檢視囚簿中。見卡而司名。即指示衆人。謂此係吾女夫婿。因極力爲之割辯。衆人以余曾囚巴士的爾獄中

十八年。目余爲義士。曲殉吾意。立命傳卡而司。略問數語。即欲釋出。忽有人竊竊耳語。彼中首座之一人語余曰。此犯旣爲君女之壻。當寬其一死。特此時不能釋之出。仍須囚之獄中耳。余欲慰問卡而司。即請於當事者。得居獄中。與之爲伴。彼中人亦允諾。吾三日中。未敢寸步離卡而司。以暴民專橫殊甚。有吾相守。彼等不敢以非禮加之。今日以獄中寄監者無多。暴民亦散去。吾是以乘間歸耳。至吾所親見殘殺貴族之事。言之徒增忿恨。一言以蔽之。慘無天日而已。洛里聞言。目駭神呆。久久不能作一語。雖對於卡而司稍有希望。然慮曼奈或因此而舊疾復發。願老人殊不然。自言不料吾十八年冤獄。非擲虛牝。今日卽憑此以脫卡而司於厄。吾有以報吾女矣。自後日日赴拉福司獄中探視。且爲人治疾。暴民首領咸樂與交。令爲三獄官醫。拉福司外。另兼他二獄。從此出入獄中。較前益自由矣。凡露西與卡而司通信。悉由老人爲之代達。惟獄中搜檢至嚴。故不敢以書札往還。至重卡而司罪戾。此時露西與曼奈適易地而處。前此曼奈出獄時。猶之已死之人。幸有露西隨時溫存。晨昏定省。始漸漸復蘇。今者卡而司橫遭大禍。露西悲不欲生。又全恃其父爲之幹旋。雖不能遽釋出獄。然一息尙存。希望不絕。露西之所以強自支持者。賴有此耳。此時曼奈所負擔者至重且鉅。革黨暴民。人人如降瘟鬼使。人道觀念已消滅殆盡。惟老人則日日以溫語慰獄中被囚之人。囚望其至。猶昏夜旅人之望星月。此猶其對於外人之感念也。即家庭之中。弱女嬌啼。猶賴老人慰藉。達爾尼囚處獄中。覺此後死生存亡。皆系於老人一身。老人亦自知負荷至重。奔走經

營。竟忘其老。洛里輒竊竊訝之。謂不圖復然之死灰。猶能拮据此重任。卽約里素以老人爲樞中人者。見其終日孳孳無倦。亦瞠目結舌。以爲六十老翁。未見有如是嬰鑠者。然老人雖竭力奔營。屢言於當事者。謂不能立釋出獄。亦當從速判決罪名。免致長繫獄中。然革黨中人。日日大舉破壞。安有餘暇計及個人生死。旋聞革黨以前王路易十六世雖已被囚。罪無可道。提之出獄。判以死罪。立即施刑。歐洲與國以革黨所爲大乖人道。且以民殺其王。凡南面居寶座者。咸有自危之心。故擬合從討之。革黨亦不之懼。聲言卽各國案軍犯吾境者。亦當以民軍敵之。革黨自弑王後。卽改國體爲共和。立國大方針曰。『自由平等弟兄。不則毋甯死。』以此數字標於黑熾之上。懸之聖母禮拜寺高頂之巔。臨風招展。大有氣吞全球之概。王旣被弑。后猶囚於獄中。聞耗驚絕。更八閱月。國人又送之斷頭台上。嗟乎。路易十六之后。非世界千古之美人乎。然被執後不及一年。至臨命之時。登台揮淚。有人望見之。己白髮如霜。形如老嫗矣。一霎時斧落脰折。行刑者猶舉其血汚之首以示人。嗚呼。馘體歟。美人歟。此時容有異乎。此時恐怖時代方當全盛之時。國中徧設鞫庭。凡涉嫌疑。卽行羅致。凡平日與革黨有睚眦之怨者。此時咸慄慄危懼。所謂生命財產之安全。其義已絕不存於法國。法律時時變更。凡新律之已公布至十日之久者。卽已視若隔世事。人方以爲所行者合於新法。而不知此法已歷經更易。不適於用。故被嫌疑經逮捕入獄者。直不能依據法律以自辯護。斷頭臺者。又革黨視爲惟一之救國利器。甚有製爲模型。懸之胸前。以當飾事者。當此兇氛冲天人

道滅絕之時。獨曼柰老人日日往來監獄之中。行其慈善之事。不覺歲月推遷。卡而司居獄中已一年又三月矣。其時爲陽歷十二月。法之南部。氣候溫和。仙河之中。屍隨潮下。蓋殺人既多。淹埋不及。推入清流。逐波而去。屍氣釀至疫癘。即免於刑。亦死於病。遭劫之巨。世罕其儔。

五 私探

卡而司居獄中一年又三月。凡此時期中。露西無日不慮其夫之一旦登斷頭台也。街市之上。又無日不有囚車滿載男婦赴行刑場。其中白叟黃童。老嫗少婦。或豔粧。或纓服。甫出獄中秘旣。即登斷頭之台。嗟乎。自由平等弟兄不則毋寧死。此法國共和政體之大方針也。其中惟毋寧死三字。則日日見諸實踐。餘皆託之空言而已。卡而司爰書久久不定。在尋常少婦。必且失望。顧露西則不然。雖柔腸寸斷。而外狀則故示從容。每日整飭家務。暇則課女讀書。每飯必留空席以待卡而司之歸。又爲之檢理書籍。一若旦晚即被釋者。晨昏祝禱。必求上帝垂憐。俾夫妻早日完聚。其面容不改常度。惟兩頰紅暈。今已不存。已及女之衣着。咸黑色。以表示心中悲切。顧周身不染微污。仍與其當日作新嫁娘着豔服時無殊也。每當其父晚間歸宿時。必與之接吻。有時悲不可止。則向之流涕曰。吾今所倚賴者。惟阿翁一人而已。曼柰必慰之曰。兒毋苦。有我在。彼中人決不敢危害卡而司。吾終可設法救之出獄也。一日去遷居新屋之後纔數禮拜。曼柰晚歸。語露西曰。卡而司近在獄中。稍蒙寬典午後三時。許其

離窟步行。藉換空氣。凡出窟時。必經一甬道。其間有窗可以望見街上。吾將導汝至一地。倘卡而可過此。可以見汝。然垣厚。街上人不能望見獄中人也。且汝不克見彼亦佳。果兩人相見。難免無表情作用。若爲市人所見。必且無幸。特彼是否能每日得此殊恩。尙未可必也。露西即曰。阿翁明日即導吾至其地。吾自後每日必往。彼雖不能日日見我。然我必如期而往。我破工見無害。彼不見我。則懊喪自不待言。自是以後。無論陰晴寒燠。露西每日必以午後二時往。至鐘鳴四句。則垂首悲抑而歸。有時天氣清朗。露西且挾小露西與俱。常日則一人獨往。其地爲僻巷。積穢不除。絕少行人。惟有鋸匠設肆其中。餘皆高垣。露西每日一至。鋸匠與之漸相稔。至第三日望見其來。即曰。女國民。今日又來此閒步乎。露西曰。國民。汝曾見我乎。鋸匠者。即前業修路之人。約克第五也。其人語時。每好以手作勢。聞露西言。即仰指獄垣。張五指以狀窗外鐵柵。目灼灼自指縫中窺視。意蓋謂露西日來垣外瞭望。故作勢以挪揄之。復曰。此不與我事。因即自治所事。明日鋸匠預俟露西於門外。見其至。即曰。女國民今日又來散步乎。露西曰。然。鋸匠見小露西即曰。小女國民。將汝者汝母耶。小露西緊依其母肘下。仰問曰。阿母。兒將應以然耶。露西點首。鋸匠又曰。此不干我事。吾所治者鋸木也。試觀吾鋸。儼然一斷頭台之模型也。纔六七迎送。彼男子之頭已落地矣。語時木頭適墜地上。匠檢置籠中。持鋸復鋸曰。今此爲婦人之頭。纔三上三下。頭亦落地。最後木漸細。曰。此小孩之頭耳。兩提之而兩推之。其頭已斷。一家人盡於此矣。

露西見其隨鋸隨言。連置兩木片於籠中。心震悚不已。是日未敢久戀。即忽忽挾小露西俱歸。明日再往。思宜結好於鋸匠。因先授以貲。令其購酒飲之。鋸匠夷然受之。自是不甚以言辭相譴。惟其性好窺人隱事。每當露西凝目注視窗口時。輒停鋸斜睨。迨爲露西所見。則忤怩言曰。不干我事。復鋸如故。如是者歷嚴冬。冒春寒。淋夏雨。感秋風。循環又值冬雪。露西必日至獄垣之外臨。行必與垣磚接吻。卡而司於小窗之中。時時窺見之。願獄吏喜怒無常。時則日日許其散步。或四五日始一許可。甚至十餘日不令離幽窟一步。然得此無定之親遇。在卡而司已屬過望。亦不敢言怨矣。一日爲十二月之某日。陰露四合。天降微雲。露西午後出門。見人家市肆門首。悉懸三色之旗。結楷爲架。飾以赤冠。榜門之扁。上書共和元年。自由平等弟兄。不則毋寧死等字。知爲革命紀念日。及至鋸匠門首。結采亦同他家惟室中闕其無人。門下扃焉。露西大慰。佇立有頃。忽聞喧靡之聲。自遠而至。大驚。正不知何事。忽見羣人如奔瀑駭浪而至。鋸匠與溫敬司携手跳舞。其衆約五百人。口唱革命之謠。更無樂器佐之。不論知與不知。或男或女。一見輒互相抱持。跳擲搏擊。我疾轉其軀。作迴旋舞。有時頭暈而仆。則僵臥地上。少頃又起。跳躍如前。雖名曰舞。實同野父互毆。異史氏曰。夫跳舞者。遊蕩中之上品也。寓有雅樂感人之意。無如暴民。不解此義。轉使感化性情者。翻爲戕身滅性之助。時勢之移人。誠有不可思議者。露西駭極。潛身鋸匠門側。不敢仰視。須臾衆人引去。始舉目駭望。見其立於其前。不覺失聲哭曰。阿翁。兒膽裂矣。適所見者。

何其可怖。老人曰。兒勿恐。此吾所常見者。不爲汝受害者。露西曰。兒不爲一已危。惟如此兇人。吾夫性命乃操之其手。寧有全理。老人曰。卡而司出獄之日不久矣。吾適自彼間來。彼此時適在窗中望汝。此時無人。汝速向空處遙與接吻。露西果揮手向空。如對遠人作歡迎狀。老人曰。汝能望見之乎。露西哭曰。吾不能也。忽聞有步履聲。老人回視。則馬丹德勿拉士也。曼奈曰。女國民。自政體共和彼此稱謂悉用此名願汝今日安適。馬丹略不註足。亦曰。國民願汝今日安。言已。已轉入他巷。老人乃挽其女之臂語之曰。卡而司正注視汝。汝宜以笑容示之。彼明日即須對簿。吾爲竭力營謀。必可釋放。汝宜速歸。吾今日大忙。不暇與汝同行。今須先往視洛里也。語時聞車聲轆轤。露西顏色頓變。蓋熟聞囚車之聲。一入耳鼓。輒覺心悸也。須臾三大車啣尾而前。滿載男婦向斷頭台緩緩而行。露西不忍仰視。其父掖之急行。勉勵數語。促之歸寓。

六 出獄

恐怖時代期內。巴黎城中無日不開庭鞫囚。例必於先一日以囚之名姓列入傳單。分赴各監召集至待質所。是日拉福司獄中被傳之囚凡二十一人。卡而司亦在其列。監中人一聞傳訊。即知死期已至。蓋不必自知有罪無罪。既經爲人控告。即不能脫於死刑。且自判決狀宣布以後。必於二十四句鐘以內執行。然日日決囚數十人。而獄中之人初不減少。蓋舊犯甫就刑。即有新犯人補其乏也。明日問官五人。國家檢察官及陪審員相繼蒞庭。卡而司等二十一犯輪候受

鞫。卡而司名列第十六。前十五人。已相繼判決死罪。庭上唱卡而司愛佛雷孟之名。即有二警察扶之上堂。卡而司見問官五人。咸冠翹羽之冠。餘人之冠則皆赤色。陪審官外。尚有男婦多人。皆來參觀者。其人類皆市井無賴。橫暴之色現於面。箕踞喧嘩。絕無肅靖氣象。問官及陪審員未加可否。參觀者輒以已意評判其是非。甚或大聲指斥問官之非。問官無如之何也。不獨男子如此。婦人亦身佩長刀。或懷匕首。有哺啜者。有治活計者。中有坐於前列之婦人。置活計於肘下。與一男子並坐。時時與之耳語。卡而司審其人爲德勿拉士。其旁坐之婦人。似卽爲其妻。二人咸目注陪審官。似有所待。坐於主席問官之下者。即曼奈。其旁爲洛里。全堂之中。惟此二人不着赤冠耳。檢察官見卡而司入。卽曰。此入名卡而司愛佛雷孟。爲出亡之貴族。依新律某條。凡出亡貴族。擅自歸國者。處死刑。異史民曰。其實卡而司自倫敦來巴黎。此律尙未公布。若在法律修明之日。律師可爲之辯護。惟當時犯人既不許有辯護權。卽有之。亦終不能違抗人民之意志。檢察官語已。參觀者齊聲呼曰。此人爲共和之仇人。吾等斷其首級。主席問官卽搖鈴維持秩序。聲始漸止。卽問卡而司曰。汝曾居英國數年耶。卡而司曰然。問官曰。汝在英國不自知爲出亡之貴族耶。卡而司曰。當時尙無加罪於出亡貴族之新例。故自以爲未嘗獲罪於共和。問官曰。汝何爲出居英國。卡而司曰。余例應承襲先人侯封。祇以心不善之。故辭世爵而不居。甯出居異國。自食其力。不欲我國人出徭賦以供我。以重累其生活。問官曰。汝存此美意。有證據乎。卡而司曰。有加貝而及曼奈醫

十二人可以爲證。問官曰。汝在英國娶婦乎。卡而司曰。然。但所娶者不爲英國女子。問官曰。爾婦爲法國女國民乎。卡而司曰。然。問官曰。汝婦誰氏之女。卡而司曰。吾妻姓曼奈。名露西。卽曼奈醫士之女也。參觀者聞曼奈之名。卽大聲歡呼不已。凡先之疾視卡而司者。此時居然爲之落淚。問官又曰。汝何以不於法國國民起義之時。歸國效忠。乃遲遲乎來。卡而司曰。吾在法國。絕無生計。祖宗遺產。悉已分給窮民。吾在英國。專以教授法語。藉博微貲。去年之所以歸來者。以有故人負屈被逮。故冒死而來。冀脫其厄。此一節在共和法律中。當不應視爲犯罪。觀者又大聲呼曰。此不爲罪。此不爲罪。主席問官力搖其鈴。聲猶不止。直至數分鐘後。其聲自息。問官曰。汝所欲營救者。其人爲誰。卡而司曰。其人名加貝爾。吾歸國携有其告急之書。被逮時。曾爲收檢而去。堂上細查案卷。其書應尙在也。問官檢視。果獲其書。卽命書記當衆讀之。又傳加貝爾至前證之。加貝爾力言不僞。且曰。吾屈居獄中幾及兩載。至三日。前陪審員以吾之得罪。原爲卡而司聖愛佛雷孟出亡英國不能歸案之故。今卡而司已被逮。我本無罪。因得出獄。問官又傳曼奈對質。曼奈起立言曰。余出獄後。所締交之第一人。卽卡而司。余居英國時。極承此人愛顧。且卡而司之居英。非悅其貴族君主政治。彼嘗以私袒美國獨立之嫌疑。幾於身受死刑。當時被在英國法庭受鞠時。吾亦嘗爲其證人。又指洛里曰。此君爲英國人。泰爾森銀行之執事也。卡而司對簿之日。洛里先生亦目擊之。卽此可以證明卡而司實非共和之敵。語至此。陪審員咸曰。曼奈國民。可勿

更言。隨語問官曰。吾輩意已決定。卡而司愛佛雷孟當釋之出獄。參觀者歎呼雷動。問官即宣告無罪。此時參觀者起自座間。咸欲與卡而司抱持。卡而司甫逃刑戮。幾又爲衆人擁擠氣噎而死。且人人咸欲護送之歸寓。卡而司不知所措。被衆人捺登肩輿之中。四人舁之以行。前後護送者數千人。但見滾滾者皆赤冠。狂呼跳躍。沿途市人和之。愈趨愈衆。直送至其寓中。曼奈先趨。以消息告其女。露西急出迎視。及一見卡而司。已不可自持。直仆其懷中。羣絕不知人矣。衆人見狀。有數人卽於庭中握抱舞蹈。他人和之。一霎時滿庭皆跳舞者。其在門外不得入者。見庭中人跳舞。亦相率效尤。直待半小時許。始狂呼舞蹈而散。其時露西猶未醒。卡而司與曼奈洛里柏洛司等人咸握手慶得再生。又俯親其女。然後抱露西室臥房中。置之榻上。語之曰。露西露西。吾無恙也。露西始稍啓其目曰。吾最親愛之卡而司。容吾賜而禱天。卡而司乃抱之起。與之同臨榻前。默謝上蒼保佑。祝已。卡而司又抱露西於懷中語之曰。吾此生皆出君父所賜也。時曼奈洛里等人咸在側。露西埋首於其父胸次。泣不能聲。曼奈慰之曰。兒勿悲。我已救之出獄矣。吾當日不曾告爾耶。語時亦頗自慰。念當日在德勿拉士酒樓暗閣之上。得其女委曲保全。今日之事。正所以報之也。

七 再捕

露西雖聞父言。心終不釋。以此時練國人民喜怒無常。無辜良民之彼殺者。日有所聞。彼等亦有妻子父母。其依依不捨之情。則一也。今卡而司雖彼釋。安知不另尋他故。復置諸獄。

以是遑遑如不可終日。且僻巷人靜。因車轢轢過市。歷歷可聞。露西意象之中。似卡而司亦在羣囚之列。思至此。股票不止。緊握其夫。張目注視。似恐眼花。所見者非真卡而司也。曼柰於此必立斥其謬。謂不圖年少之人。神經強固乃不如一衰朽老翁。卡而司明明無恙。尙何恐懼之可言。有我在。可毋慮也。露西治家本極節省。此時全家託命危城之中。事事力從簡省。免啓他人垂涎。况自卡而司入獄以後。獄吏禁卒。在在需索。家本不康。至此益無餘羨。故不另備僕婢。一則節用。一則遠離宵小。蓋此時人情鬼域。奸人暗探。往往即左右役使之。人。窺取主家隱事。密告刑庭。故禍水之來。往往莫測其所自。惟洛里以曼柰家無男僕。即命約里長日主於其家。即夜間亦不歸宿銀行。法國共和新制。凡人家有人口若干。必以姓名年歲列表粘貼門首。以便公家易於檢查。約里之名。已早列其上。而是日午後。曼柰飭匠增鑄卡而司愛佛雷孟之名。自以爲從此一家可以團聚矣。而孰知晴空霹靂。又不崇朝而至哉。自革命以來。巴黎人家雖巨富小康。皆不留隔宿之糧。日用所需。皆臨時購致。曼柰之家。司行庖市沽者。爲柏洛司及約里二人。每日午後。柏洛司手錢囊。約里提巨筐。入市購物。惟二人皆不習法語。柏洛司至肆中。但以所欲購之物。持示肆人。問價之大小。則伸指以計數。倘肆人索價爲五者。柏洛司必少伸一指。餘做是。自以爲不爲外國奸商所欺矣。是日午後。柏洛司將適市。謂約里曰。汝得閒耶。吾輩行矣。約里曰。諾。此時約里離家日久。指端鐵銹之味。已不復有。惟頭上蓬鬆之髮。則殊不能貼服。柏洛司曰。今日應購之物極

多。且須沽酒爲達爾尼君賀更生。惟吾殊畏入酒肆。彼赤冠人闖飲如野父。且見人輒抱持跳舞。吾苟遇此強暴者。必與之忿爭。露西急曰。吾親之柏洛司。幸勿與彼人爭。卡而司甫得脫。切勿再引禍水入門。柏洛司曰。此間皆一家人。言之無傷。惟女公子不可擅離達爾尼君。吾歸時欲仍見二人互相倚抱也。又顧謂曼奈曰。曼奈先生。吾有一言相詢。可得言乎。曼奈曰。爾今日儘可自由言之。柏洛司曰。幸勿更言自由二字。此二字之滋味。吾家已備嘗之矣。露西又曰。勿大聲言此。恐隔牆有耳也。柏洛司曰。吾爲英王陛下喬治第三之子民。吾何恤彼共和。語已。唱英國國詞之第一句曰。上帝福我王家。約里聞言。卽曰亞門。柏洛司笑曰。不圖爾亦忠君愛國者。吾甚樂有同志。又謂曼奈曰。吾適欲問君者。吾等何日始可旋返英倫。曼奈曰此時尙不能。吾輩隨時可行。獨卡而司甫出獄。趣行恐致不便。柏洛司太息曰。然則尙須耐心守此牢城也。約里。吾輩行矣。二人去後。露西夫婦曼奈老人及小露西咸圍爐而坐。且逆知洛里事畢卽來。故預備一榻以待小露西坐於老人之傍。以首枕老人之臂。老人低聲爲之述故事。言昔有仙人偶墜人間。得一人周其急難。後其人因事下獄。仙人卽作法撞破獄門。其人遂得出獄。小露西目光灼灼。似甚樂聞。卽露西亦稍覺胸次坦然。不復如前此虛懼矣。忽露西驚問曰。此何聲也。老人正述故事。急曰。露西汝又發精神病矣。此時至安適。安所恐怖。汝父老朽且不懼。汝爲其女。齒穉數十年。乃見影而生疑耶。露西抱慙曰。吾適似聞梯上有步履聲。老人曰。梯間寂靜。耶得有聲。語甫已。卽聞有叩門聲露西驚曰。

。阿翁此何聲也。速藏匿卡而司。阿翁須救彼也。老人起立。以手加露西肩上曰。兒勿慮。卡而司吾已救之出矣。容吾至門次視之。隨執案上燈。度空室二間。啓門視之。見赤冠者四人。執劍佩槍。奪門逕入。第一人曰吾來傳卡而司愛佛雷孟。曼柰曰。何人傳之。其人曰。吾輩奉命來傳此人。卽指卡而司曰。吾今日於公堂上見汝。吾識汝也。汝今又被逮矣。此時卡而司起立。面如死灰。露西及小露西牽衣圍護。四人上前圍立其旁。若慮其逸去者。卡而司曰。吾何爲又被逮。所犯何罪。第一人曰。爾無須問。到彼自能知之。明日卽須對簿也。曼柰自此四人入門後。己身如石像。手中持燈。植立不動。及聞是言。乃置燈案上。牽第一人之衣語之曰。爾識卡而司亦識我否。其人曰汝爲曼柰國民。吾安得不識。餘三人亦曰。曼柰國民。汝爲良醫。吾等咸識汝。曼柰日視四人有頃。始低聲問曰。卡而司今早被釋。何以今又被逮。諸君能告我所以然之故乎。第一人遲疑久之。始曰。今有人復控之於聖安多亞尼之公堂。卽指第二人曰。此國民卽彼間公堂所派。同來拘捕者。第二人點首曰。然。曼柰曰。因何被逮。第一人曰。君勿再問。君爲共和國之好國民。卽國家欲君犧牲其生命。當亦欣然就死。須知今日當以共和爲前提。人民之意志至尊無對。雖以君之重望。亦不能庇及私人。卽謂卡而司曰。愛佛雷孟。可速行。吾輩不能久候也。曼柰曰。今請君答我一語。此次破逮。究誰控之公堂。第一人曰。甲被乙控。於例甲之家人不得叩乙之姓名。然於君似宜破格。請君問聖安多亞尼派來之人可也。曼柰卽目視其人。其人躊躇再四。手搖其鬚。久之曰。

此事實屬背章。此次控愛佛雷孟者。爲德勿拉士男女二國民。然此外尙有一人也。曼柰曰。第三人爲誰。其人曰。君尙欲問耶。吾不能相告矣。君明日自能知之。

八 密謀

柏洛司出門後。絕不知家中復遭橫禍。於途但念何者當購。需錢幾何。約里臂挽巨筐。如斬從騁。二人行極濡緩。以柏洛司選擇殊苛。而又吝於給資。歷更數十肆。始得成交。已購得蔬菜石油等物。忽憶尙須沽酒。及歷訪酒家數處。皆不當意。最後至一肆。顏其標曰。古義士白魯忒司。白魯忒司。羅馬人刺該撒者也。柏洛司以其地無多赤冠縱飲之人。商之約里得其同意。及決計於此行沽。入其肆。見就飲者皆口啣菸斗。二人方俯首鬪多密奴。有一袒胛裸臂之人手執新聞紙。大聲讀之。坐其旁者。瞑目細聽。壁間倚槍劍之屬。似皆殺人既憊。來此憩息者。尙有數人垂首聳肩而睡。狀類狗熊。柏洛司告肆主人以所欲。肆主人方以器量酒。灌入罇中。適有坐於屋隅之飲客。與其儕作別即行。轉身外向時。適與柏洛司覲面。柏洛司一見大號。座客聞聲咸起。以爲有人暴斃。不意但見一婦人與一男子瞠目相向。男子衣着似法人。而婦人則一純粹之英國人也。其人操英語低聲謂柏洛司曰。爾何爲作此狂號。柏洛司扼腕曰。嗟乎。蘇洛門。吾弟。吾上天入地覓汝消息。何期相見於此。其人惶急言曰。勿呼我蘇洛門。汝乃欲置我於死地耶。柏洛司泣曰。吾弟。姊平日待汝如何者。乃出此絕無情義之言。謂我欲置汝於死耶。其人曰。若然。則幸勿聲。趣償酒資。從我至門外之言。又目視約里曰。此何人。

哉。柏洛司曰。吾伴約里耳。語時。搖首太息。似憎其弟之薄於情誼者。其人曰。彼張目駭視。詎以我爲鬼物耶。可語其人從我出。勿令肆中人見之。致疑我爲間諜也。柏洛司探囊取錢給酒資。蘇洛門操法語向座客作數語。客始各歸座。於是三人同出肆門。至於僻巷之中。蘇洛門駐足。反身謂柏洛司曰。汝欲何爲。請速言之。柏洛司曰。同懷姊弟。異地相逢。乃無一語相慰。冷氣迎人。吾心碎矣。蘇洛門無奈。與之接吻曰。此猶不足遂汝心願耶。言已。申申而詈。柏洛司無語。但掩面飲泣。蘇洛門曰。汝以我不知汝在此乎。凡外國人出入巴黎。吾知之最悉。汝果不欲見汝弟死於非命者。請速行治爾事。吾事大集。不能立久於此。作無謂之童騃也。汝亦知我今已在官乎。柏洛司又笑曰。不料吾弟英國人。頭角崢嶸。大可爲國家效力。乃官於異國。又爲殘殺無道之異國。早知有今日傷心者。吾甯見汝於孩提時。語至此。不忍卒言。蘇洛門即曰。吾早知汝願我夭折也。不然。何刺刺語不休。汝蓋欲我見疑於當道。罹殺身之禍。吾服官。聲譽方駸駸日上。不圖今日遇汝。此亦吾命之奇耳。柏洛司曰。吾存此心。天其殛我。汝旣以我爲可憎。沮汝遠大前程。吾從是不再面汝可也。但吾一生愛汝。今當臨別。請以一言慰我。我心釋矣。異史氏曰。柏洛司如此友愛。可謂至性出於天然矣。弟弱則撫之。貧則給之以貲。甚時罄其積聚爲揮霍淨盡。而絕口不出怨言。今知其執迷已深。不可救援。猶欲丐得一言以慰餘生。所爲愛之無不至者。此之謂歟。蘇洛門搜索枯腸。竟不得一親愛之語。正囁嚅間。約里忽自後觸其肩曰。吾有一言。請君告我。君之名

究約翰蘇洛門抑爲蘇洛門約翰。蘇洛門大駭。久久不能作答。約里曰。趣告我。幸勿飾辭。汝姊稱汝爲蘇洛門。彼與汝爲同懷。當然不謬。特吾知汝名爲約翰。且汝在英國亦不姓柏洛司。此節我誠所不解。蘇洛門曰。爾語我者。我亦不解。約里曰。汝旣不自知。吾應更不解矣。然吾確知汝在英國時非姓柏洛司也。蘇洛門作遁辭曰。然耶。約里曰。然。汝不憶前在老貝婁監獄中作僞證時耶。彼時汝何姓。今不能憶耶。蘇司門未及答。忽背後有人言曰。彼司時姓巴爾沙特也。柏洛司駭顧。則卡登也。卡登此時立於約里左側。以手負背。落拓之狀一如當日。謂柏洛司曰。汝勿駭異。吾昨日方來巴黎。即住洛里先生處。我欲俟達爾尼案清結以後。再往存其家人。吾今欲與汝弟作長談。吾願汝得一友愛之弟。尤不欲汝弟爲獄中之羊也。獄中之羊即告密暗探間諜之類又謂蘇洛門曰。密司忒巴爾沙特。吾於一句鐘前。徘徊於監獄門外。見汝自獄中出。汝貌有特異於人之處。故歷久不能相忘。回憶達爾尼在英對簿時。爾嘗爲僞證助實其罪。今茲渠又罹禍。汝必與有力焉。故見汝行即躡步從汝之後。汝入酒肆。余亦伴爲飲客。傍汝而坐。繼聞汝與友人談心。始知爾今之職業。今吾正欲與汝作長談也。蘇洛門曰。盍速言之。卡登曰。此間衝衢。言之恐不利於君。今欲屈汝從吾至泰爾森銀行可乎。蘇洛門曰。吾不往將如何。汝能強我同行耶。卡登曰。吾未嘗言此。蘇洛門曰。旣不強我。何爲必赴泰爾森。卡登曰。吾有自故。總之。凡吾所欲言者。汝決不欲令他人知之。故以赴泰爾森爲宜。蘇洛門似氣餒。即曰。汝能謹言乎。卡登曰。旣汝知謹言爲貴。爾我意見當無不合

。蘇洛門憤然作色語柏洛司曰。我不言爾將置我於危地耶。倘我從此獲罪。皆出於爾之所賜矣。卡登曰。巴爾沙特。幸勿作此薄情之言。若非我重若姊之爲人者。吾尙不欲與汝從長計議也。吾二人行矣。蘇洛門尙自掩飾曰。吾殊不知君將以何事語我。我姑從君行。卡登曰。吾須先護汝姊出此鬧市。又謂柏洛司曰。密司柏洛司。容吾執汝之臂。此時巴黎法紀蕩然。洛一人行殊多危險。吾欲煩約里同吾赴泰爾森行也。柏洛司稱謝。且哀卡登曰。吾弟縱有過失。幸爲我故。勿重懲之。卡登與之握手。柏洛司仰視其目。覺神采煥發。矯矯若天神。絕不類當日沉湎麴蘖之時。心竊異之。惟爲弟悚懼。將遭不測。未暇細爲推想。後此事定歸國。暇時輒憶及今日事。知其捨身救人之志。已早決於心。故浩然正氣。不覺流露於外。爲之感傷不已。四人同行至街轉角處。卡登曰。即令柏洛司自歸。已及蘇洛門約里逕赴泰爾森銀行。時洛里方晚膳畢。傍爐取暖。自視火焰。似在追溯往事。忽然門闢。見卡登引約里及一不相識之人。入頗現駭異之色。卡登見狀。即曰。此密司柏洛司之弟。密司忒巴爾沙特也。洛里曰。巴爾沙特耶。吾似憶其名。且亦似曾相識。卡登語蘇洛門曰。吾不告洛司有異相耶。今請就坐。語已自亦擇榻坐下。謂洛里曰。君不憶前在英倫公堂上作偽證之人乎。洛里猛然省悟。即露不悅之色。卡登又曰。前柏洛司不嘗言有弟耶。孰知此人即爲其念念不忘之懷弟。今日二人相見於途中。業已略叙友于之愛矣。吾尙有一極凶消息告君。達爾尼君又被逮矣。洛里聞言如被雷震。駭問曰。汝言確耶。吾於兩句鐘前甫自彼聞來。今正欲再往與之談心。

。詎此二句鐘內。又出此意外事耶。卡登曰。吾言殊不謬。又曰。巴爾沙特。達爾尼於何時被逮。汝必知之。蘇洛門曰。計去此時尙不遠也。卡登謂洛里曰。吾於酒肆中聞巴爾沙特與其同儕語達爾尼君被逮事甚悉。故消息必確。洛里觀狀。知卡登必非戲言。且知卡登此來。必尙有他意。乃強坐以觀其後。卡登曰。前此達爾尼君被釋。純得曼柰先生之力。但願此次仍可得其援助。又謂蘇洛門曰。汝言明日即須對簿耶。蘇洛門曰。然。卡登又曰。洛里先生。吾以爲此次曼柰先生既不能挽救於事前。明日公堂之上。亦難必其有效。吾輩當另籌他法。不能專恃曼柰一老人也。洛里曰。二此被逮。曼柰或未前知。不然渠與民黨感情至洽。決不至絲毫不能爲力。卡登曰。民黨中人知彼二人爲翁婿。此次被逮。迅雷不及掩耳。初未商之曼柰老人。即此一端。民黨中已有不直曼柰之意。君意以爲然否。洛里手撫其頰。徐徐言曰。誠然。君有相救之術否。卡登曰。民黨中人喜怒無常。朝釋而夕被逮者。時有所聞。吾意曼柰先生須自表面上盡力。吾則擬結交於獄吏。於暗中竭其綿薄。吾此來挾巴爾沙特同至。即此意也。蘇洛門曰。君欲我暗中相助。非君具有神力勝我不可。卡登微笑曰。我具何大力。當徐徐令汝知之。洛里先生。吾殊放恣。今且與巴爾沙特謀合力治事。請給我白蘭地酒以助腦力。洛里即以杯尊置案頭。令其自酌。卡登連飲二杯。即曰。密司忒巴爾沙特。今請以吾之神力爲汝言之。汝時而告密。時而僞誓。時則爲偵探。時則爲獄吏。要不外易姓名。專爲卑鄙無恥之賤業。汝以英人冒法籍而爲間諜。自謂爲計至得。然汝之歷史盡在吾懷中。

。此吾之足以勝汝之處一也。汝昔爲英國偵探法事。英國爲君主政治。法國共和所認爲公敵者也。此一節不可使汝今之主人知之。此吾足以制汝者二也。汝一面爲法國公人。一面又得英政府秘密調查費。此事吾持有確據。不容強辯。亦足以扼汝之吭而有餘。此吾足制汝者三也。吾有此三種神力。汝自審能不懼我否。汝細思之。吾靜候汝裁可也。言已。復斟白蘭地。徐徐飲之。蘇洛門聞言。知僅此數事。已足制其死命。願尙有隱情爲卡登所不知者。前此加司巴刺殺愛佛雷孟侯爵一案。嘗受法當道之資。赴聖安多亞尼村中採取村人意志。當時已獲罪於德勿拉士夫婦。心中尤畏馬丹。自革命告成。投身民黨爲間諜。刺取民黨仇家隱事。人亦漸忘其昔日之歷史。然終不敢面馬丹。若一旦前事敗露。不特馬丹不能相容。即素倚仗其才。目爲能吏之長官。亦無可爲之緩頰。言念及此。不寒而慄。卡登似測知其意。即曰。相君之面。似絕不以己之力量爲可恃者。尙欲與我一決勝負否。蘇洛門不即答。謂洛里曰。先生齒尊。幸爲主持公道。否誠以間諜爲業。亦知是業爲社會所不齒。然天下旣有一業。必有務此業之人。卡登先生旣非吾輩中人。何以必採取我之隱情。昌言於人前。詎必欲置我於死地耶。卡登不待洛里答言。即曰。吾非業間諜者。特有時可以利用間諜之時。則亦降志辱身偶一爲之耳。蘇洛門知洛里長厚易與。故言時必面洛里。曰。兩先生平素均契重吾姊氏者。吾雖操業不合正軌。兩先生應視吾姊薄面。寬其既往。卡登曰。吾爲若女兄計。正應爲之代除不肖之弟。蘇洛門曰。必欲使我至於此極耶。卡登曰。舍此別無良法。語時。容至鎮定。蘇洛門

惶急萬狀。不知所措辭。卡登又曰。吾再思之。尙有一可以制汝之處。適酒肆中與汝共語之人。其人爲何如人也。蘇洛門急答曰。彼乃法人。汝不識之。卡登似有所思。漫應曰。一法人乎。或亦法人耳。蘇洛門曰。確爲法人。安用疑詞。卡登曰。雖然。吾似曾識其面。蘇洛門曰。君必誤會。其人未嘗至英國。君安從識其人。卡登似不能決。徐徐斟酒。漫聲自言曰。然頗可疑。雖操法語如流。而確似外國人。蘇洛門曰。非外國人。直法國鄉間人耳。卡登此時。似忽有所悟。即以拳抵掌曰。確爲外國人。其人名克列。吾於英國老貝婁獄中嘗見其人。蘇洛門微笑。鷹嘴之鼻端。益趨左旋。作不屑聲曰。君所言乍聽似頗切於事實。今作此語。足知君前此悉憑理想。直欲陷害好人。吾實告君。克列前嘗與吾同業。然物故已久。葬於倫敦潘克拉禮拜寺之側。吾嘗親爲之殮。安有死而復蘇之理。此時洛里忽見壁上有人影漸伸而長。返顧影所自來。但見約里蓬首駭汗。伸頸探腦。自灼灼視蘇洛門。而蘇洛門未之覺。猶翹然自得曰。吾欲正君之謬。正自不難。克列之死。吾曾向官署領得埋葬執照。今幸尙置夾袋中。語時即探囊取得。授卡登曰。君試觀此。且仔細辨真偽。此係官中符印。決非吾能偽造者。此時洛里見壁上人影愈長。約里已躡足趨蘇洛門之後。手拊其肩。狀似冥卒之拘人。卒然問曰。先生。洛極克列之屍。汝親手置之棺中耶。蘇洛門曰。然。約里曰。然則何人又自棺中出之。蘇洛門駭極。期期艾艾言曰。汝言何意。約里曰。克列之屍。實不在棺中。吾敢立誓證其未死。蘇洛門目視洛里及卡登。二人又注視約里。咸駭極不知所言。約里曰。爾於

棺中實以瓦礫碎石。爾乃爲此卑鄙之事。至我及他二大不獲營正當生業。吾正欲覓汝剖白此事。蘇洛門曰。棺中無屍。汝何由知之。約里曰。此不涉汝事。吾今欲汝賠償吾商業之損失。吾當日失意萬狀。恨不能力扼汝之咽喉。洛里及卡登驚駭始定。即命約里細述朱屍之故。約里面赤。即曰。此時殊不便言。遲日當爲主人道之。今茲吾殊不能釋此人。彼敢言克列之屍確已入棺掩埋者。吾當力掩其吭。不則暴其事於公堂。卡登視蘇洛門。嗤之以鼻曰。理巴爾沙特。爾情罪愈重矣。克列亦君主國政府用以偵探民間逆謀者。又有僞死脫逃。叛故投新諸罪名。有一於此。無論在英在法。均不免於死刑。汝尙欲與我抗耶。蘇洛門曰。吾不與君較矣。吾及克列不見容於英之社會。克列僞死。更名亡國。吾則幾爲羣仇投之江水。故亦更名逃匿於此。冒爲法籍。特此事吾以爲除吾二人外無有知者。此人究以何術破我陰謀。吾百思不得其故。約里又曰。汝不必更推究此事。卡登先生有言詔汝。爾能自免於刑戮。已屬萬幸。爾我公案。留待異日解決可也。蘇洛門乃謂卡登曰。吾公事迫。不能久延。前君言挾我來此。另有用意。果爲吾力所能及者。必有商議之餘地。然非分之要求。致我同一受殺身之禍。吾寧就戮於法人。不願爲君走狗也。且我慣立僞誓。君所深悉。倘我坐君以奸細之罪。密告當道。則君我兩人。就生孰死。尙未可預言也。今請君先告我以所屬者何事。卡登曰。吾所求者不奢。汝不現爲獄吏耶。蘇洛門曰。然。但我不能私釋被拘之人。卡登曰。吾未嘗以此相屬。何必預先杜絕。汝旣爲獄吏。必能自由出入獄中。蘇洛門曰。然。卡登曰。吾前此

與汝所言。必使洛里先生共聞之者。以欲得見證之人故耳。此後所言。事屬秘密。請從我至複室中言之。

九 志決

卜登及蘇洛門入複室後。語聲甚微。洛里及約里所在。雖其間僅隔簿壁。絕不聞其聲響。此時洛里忽憶及約里言失屍事。頗以目視約里。似極疑其操業不端者。約里亦瑟縮不自安。兩足時時易地。每見洛里目光注視。輒俯其首。若辨識地衣上之花紋者。又時時以手掩口作微噉聲。續者須知凡心地坦白之人。雖亦患種種疾病。特決無此類症候。約里則雖欲強爲鎮攝。苦於疾從心發。百計莫能自掩。洛里見狀。即曰。約里。爾來前。吾須問汝。約里蹙足旁行。戰栗而前。洛里曰。汝爲銀行郵卒外。更營何業。約里沉思有頃曰。余亦旁兼他事。其性質近農業也。洛里戟指其面。怒責之曰。吾知汝託庇於泰爾森銀行。私營不端之業。汝果有其事者。吾歸國後。決不恕汝。銀行名譽。決不容汝蹂躪也。約里赧顏哀洛里曰。君年事如許。應庇我一窮人。使終生得噉飯之所。即使我有不端。亦宜諒我苦衷。曲加矜恕。我不幸身無長技。辛苦所得。恒不足事俯蓄。彼駟馬高車爲醫士者。於治疾之外。亦嘗取不義之財。當人於富貴人責備輕。而於貧賤者責備重。此事殊欠公道。况人家婦人。日日祈禱。求上蒼福祐其良人。而吾妻則反是。以故凡所營謀。悉不如志。吾即有所獲。凡禮拜堂司關者。業築墳者。以及擊拆者。咸須分潤。其真可充吾囊者。已屬甚微。吾已早不欲爲此。特無

他術足以自活耳。洛里曰。爾尙得以此自白無罪耶。吾不欲見汝之面矣。約里曰。吾今與君約。此後當更絃易轍。勉爲善人。吾老矣。不能長供奔走。有子一人。請得代我司門政。供行中驅遣。後此當事親之責屬之。我則擬投身爲禮拜堂中守墓之人。其事簡而易爲。且得於此贖其前愆。吾在英時。尙不知犯法受刑之可怖。今居法國一載有餘。日見斷頭屍骸狼籍道路。自慮身犯國典。一朝發露。亦將如是。即不蒙主人訶責。亦將改行爲善。主人能寬我既往。予以自新之路否。洛里曰。爾所言似尙出於忠懇。果能勿憚改過。見諸事實。不託空言。吾尙可以恕汝。汝其勉之。約里頷手稱慶。此時卡登與蘇洛門適自複室中出。但聞卡登語之曰。爾行矣。吾二人已有成約。爾可勿慮我加害於汝也。語已。就洛里對席據榻而坐。須臾。約里亦歸曼柰寓中。洛里因問卡登適與巴爾沙特作何語。卡登曰。無他。惟明日達爾尼君果判死罪。吾得彼援引。可以入監中探之。洛里聞言。面色灰敗。卡登曰。吾力但能爲此。設要求過分者。彼亦不肯承應。洛里曰。君雖能入獄探之。究不能全其生命。卡登曰。吾未言可以免其死罪也。洛里引目視火。蓋淚已盈睫。不欲於人前雪涕。故他顧以避之。卡登曰。君誠熱腸人。如是耄年。並不免於墮淚。尤令我不忍卒視。洛里平日雅不契重卡登。此時忽聞其出言誠摯。大爲感動。因伸手授之。卡登略與執手。即曰。吾入監探視一節。幸勿告密司露西。彼或以爲我有力可以脫其夫於死罪。則責望於我者必奢。事若不成。必大失望。君若見彼。亦勿言我在巴黎。凡我力所能爲之事。無不竭力爲之。君今晚尙須赴彼間耶。

密司露西。應憔悴不堪矣。洛里曰。吾即欲往彼間。思有所以慰之。卡登曰。果爾。吾亦甚慰。彼極契重君。每有急難。輒依君爲護恃。彼日來而龐消瘦如何。洛里曰。憂愁悲憤。四者交匯。四者交匯於心。特容顏益楚楚動人。卡登長歎一聲。有如號哭。洛里不覺移目視之。見其唇頰色白如紙。時適爐中有柴將下墜。卡登即以足抵之。願對火凝想。久不移動。履革且燼。洛里不可忍。告之以故。卡登始疾縮其足。曰。吾已忘之矣。語已。復面火不語。洛里此時細辨其貌。原爲絕好美男子。特放縱無節。以致枯槁憔悴。願又絕似今日之卡而司。彼兩人貌本相似。卡而司則以幽閉年餘。容色銳減。故二人愈益相肖。卡登忽然間存。君此間公事尙當已就緒乎。洛里曰。然。吾昨夜正欲告汝。不期露西適來見訪。至不能終吾所言。吾此間事已畢劃就緒。已向官中取得護照。原擬卡而司不日出獄。與其家人同返英倫。從此不踐法土。不意今早釋出。夕又被逮。吾因是又不能不稍延矣。語已。二人不語有頃。卡登忽曰。君回憶兒時景况。似去今日已甚遠否。洛里曰。吾今年七十八歲矣。卡登曰。君享此大年。生平爲人所信任依賴。誠屬幸事。洛里搖首耄曰。年老孀家無親屬。行將就木。長眠以後。拊棺痛哭者誰耶。卡登曰。君言誤矣。彼女四指不將爲君哭耶。洛里曰。誠然。誠然。此事須感上蒼。吾適所言。意指自身無嗣息耳。卡登曰。天下得一知己。生時聞其笑語。死後得其痛哭。正應感謝上蒼也。洛里曰。誠然。誠然。卡登曰。君清夜自思。設君一生未嘗行一善事。獲一知己。惠不及於他人。澤不貽乎後世。一旦老病俱至。身與草木同腐。若此者。回視

七十八易寒暑。不但不能生親如歸之心。直須槌床頓足。痛恨一生虛度矣。洛里曰。君言誠是。吾果不幸如君所言者。此時胸襟何能如此曠廓。卡登復視爐火。默無一言者久之。又曰。洛里先生。君今日回憶童時坐阿母膝頭作親離語時。覺去今甚遠否。洛里曰。二十年前。自命尙屬強健。兒時事略不憶及。今真老友。人生如循環而行。愈前進則愈近起程之點。吾今追思往事。宛在目前。心目中似尙見吾母美目盼睐。自視鬚髮。固已白若銀絲。彼時雖係童騃。然純屬天真。此後世故益深。僞態畢露。不知不覺之中。已不知道下幾重業障。復真反性。臨老始然耳。卡登曰。吾雖未及君年。然君適所言者。亦頗能領悟。君有此念。足紓其胸臆。不以長逝爲憂矣。洛里曰然。卡登見洛里欲行。即起佐其着衣。洛里曰。君正壯年不意亦能體會吾語。卡登曰。吾固未老。然老之一字。吾以爲終生將不克經歷。吾生已矣。勿復置念。洛里曰此語宜施之於我。方爲適合。君亦欲出行耶。卡登曰。吾將伴君同行至彼家門首。指露西家君知我性好遊蕩若夜深不歸者。不勞守候。明早自歸耳。君明日須赴公堂觀審否。洛里歎息曰。吾焉能不往。卡登曰。吾亦須往。但雜處人叢中。或不相值。巴爾沙特已爲我預留一席。君下梯時。可倚我臂上。洛里如其言。同至街上。不數分鐘。已至奈曼門首卡登與洛里別後。徘徊門次。自思露西每日赴獄。必經此途。履此石。吾今日且一一踐之。猶之身隨其後也。至十鐘時。已至拉福司獄坦之外。見一鋸匠方蹲門次吸菸。卡登即語之曰。國民。吾願汝晚安。鋸匠亦答之以禮卡登曰。我共和國今日有何新聞。鋸匠曰。君意殆指斷頭台乎。

台上生涯殊不惡。今日得六十三人。不久且增至每日百人。復大笑曰。桑木森伍割之名殊可人意。彼操業至精。直一作薙師也。卡登曰。汝時時往觀刑人乎。鋸匠曰。吾輩不曰刑人。名曰薙頭。吾每日必往觀。汝曾見桑木森薙頭否。卡登曰。末也。鋸匠曰。汝宜於人衆之日。一往觀其奏技。今日薙六十三人。乃僅歷兩斗菸吸盡時間。語已。卽啣斗徐徐吸菸。似告卡登以歷時之修短者。卡登見狀。恨不能力批其頰。鋸匠又曰。君服着類英人。而出言又不似英人何也。卡登曰。吾實英人也。鋸匠曰。爾操法語精熟。不似英人。卡登曰。吾幼時讀書此間有年。故克至此。鋸匠曰。雖然爾直可冒爲法人。人亦無能辨者。今請君晚安。然桑木森之奏技。不可不觀。汝往時宜携菸斗以驗其迅緩。卡登不答。即行。纔數十步。卽就街燈之光。出鉛筆疾書數字。置衣袋中。然後縱步疾行。歷過數街。類皆積穢滿之。臭氣撲人。蓋當恐怖時代。上下咸注重屠殺。微末市政。概置不理。須臾至藥肆門首。肆人方欲掩門。卡登即止之與之行禮。探囊取適所書紙。置櫃臺上。肆人讀之。笑曰。此藥汝自用耶。卡登曰。然。肆人曰。此二種藥末。不可併合一處。否則其結果甚猛烈。嗅之可至癡痺。卡登曰。吾自知之。肆人旋以兩小包授之。卡登置於半臂衣夾之內。納費而出。假假無所之。仰視明月麗空。彩雲片片飛渡。自言曰。吾不能睡。惟有開步街頭待旦而已。於是信步行去。不計方向。念兒時父死赴葬。牧師誦新約之經文曰。『上帝言。吾卽生命之源。善男子。信女人。深信吾道。死者復蘇。生者永存』等語。輒自默誦。行經劇場門外。劇終客散。喧雜擁

擠。途爲之塞。有婦挈幼女將橫街而過。道多泥渾。四顧傍皇。狀至惶窘。卡登至前。左抱幼女。右將婦臂。既達彼端。婦人稱謝。卡登俯首乞幼女與之接吻已。掉頭竟去。時道上絕少車馬。以乘車者易啓人疑。雖富家兒亦冠赤冠。徒步以行。須臾至仙河之濱。巴黎城建於仙河之濱石橋可渡。卡登步至橋脊。俯視河水。映月而流。閃爍作銀紋。旁觀兩岸。高樓層疊。悉籠置於月色之中。卡登仰視俯察。胸襟爲之一曠。有頃。曙色東升。日輪漸次湧出。再視星月。始則黯淡。繼則全泯。因念日月推遷。亦猶人世生死代謝。而人皆戀生而畏死。亦殊不達。思既曠逸。神亦遐馳。恍有虹橋跨空。直達霄漢。身臨其上。皮相皆空。纔一凝神。全景都查。乃下橋沿河岸行。旋見河邊小泚中。有弱流一脉。輾轉自成湍湍。河水旋漲。瞬息卽爲所吸。滾滾向大海而去。因曰。此湍渦非似我之身世也耶。思極而倦。卽就河岸籍草爲茵。仰天而臥。比醒則日色已高。急起赴銀行。至則洛里已出。知必赴曼柰家中。卽命僕治咖啡。佐以麵包。食已。沐浴更衣。趨赴公堂。於門次見蘇洛門。遂與之同入。坐於屋隅。見曼柰露西及洛里咸在參觀席中。須臾司法警察扶達爾尼入。露西仰自視其父。雖神情慘痛。而志氣不撓。心切救夫。不暇爲兒女嬌啼之態。卡登見狀。精神爲之一振。卡登者。名利不能動其心。富貴不足移其情者也。獨露西之一顰一笑。足以激揚其志氣。奮勉其鴻取。前者已自爲露西道之矣。今當生死關頭。得此玉容勗勵。益祛其瞻前顧後之心。此時堂中人聲雷動。舉止全無秩序。凡立國之大本。如法律儀式典型等事。悉於一二年中破壞殆盡。天

下自殺之道。莫過於法國革命以後之暴民政治者也。堂上下所最注目者。爲陪審員之態度。犯人生死。悉由彼判決。今日陪審員中視眈眈欲逐作將食人之狀者。則即約克第三是也。此人最爲參觀者所信任。他陪審員欲見好於衆人。亦不得不視約克第三之態度取進止。問官五人。及檢察官一人。今日皆露肅殺之氣。參觀者互相目視。微笑點頭。似極以問官及陪審員所持態度爲然者。須臾。檢察官起立報告曰。犯人爲卡而司愛佛雷孟。昨早出獄。旋據聖安多亞戶村人控告。謂犯人世代貴族。素以虐民見稱。革命以前。曾經秘密社登記入滅族之冊。按照共和法律。此人應置重。典語。已首座問官即問曰。原告之人係告密耶。抑正式控訴耶。檢察官曰。係正式控訴。問官曰。原告何人。檢察官曰。原告共三人。一爲國民德勿拉士。即於聖安多亞尼設酒肆者。問官曰。可。檢察官曰。第二人爲女國民德勿拉士。問官又曰。可。檢察官曰。第三人爲亞歷山大曼奈。其人業醫。參觀者拍掌雷動。曼奈起立。面色灰敗。四體戰栗。語問官曰。適言吾爲原告之一人。實屬有意誣讒。犯人爲吾女之婿。吾愛此二人。較吾生生命尤切。即使有罪。首告者決不自我。請堂上示我以誣告之人。我當面斥其妾。問官曰。國民曼奈。宜靜毋嘩。君果咆哮公堂。即爲共和法律所不容。至謂君愛女兼及其婿。紋自己生命爲重。尤不當出諸君口。須知共和國民。宜視國家重於生命。更無重於國家之事也。參觀者又擊掌號呼。問官振鈴。秩序少復。即繼言曰。果爲國家計。必以君之女爲國犧牲者。君亦應捨女以救國。何況君女之婿。何況其人確爲殃民貴族之裔。今請君勿

再嘆嘆。靜候堂上判決。語已。拍掌之聲又作。曼奈不得已仍就座。怒目四顧。色白如紙。顛震不已。堂上命傳德勿拉士。歷舉前事告陪審員。德即略言從前備於曼奈之家。主人如何被逮。後此如何被釋。出獄以後。如何情狀。陪審員又責問數語。忽忽即了。蓋案件甚多。不暇細鞠也。問官又問德勿拉士曰。從前攻取巴士的而大獄時。汝嘗建樹大功確耶。德曰。然。即有一婦人狂呼曰。國民德勿拉士。汝何不言當日攻獄實佔首功。獄破之後。又首先突入重圍。入秘窟中。竟取獲囚義士。又勸諸參觀者曰。衆國民聽之。吾所言悉不誣也。其人即溫敬司。彼於每日鞠案時。憤以大聲威迫問官及陪審員。使不得對於犯人少動其惻隱之心。問官以其聲囂。即振鈴令其勿聲。溫敬司復大聲斥曰。汝振鈴。吾詎畏汝耶。言已。四顧似有得色。參觀者極贊其勇。亦拍掌鼓勵之。溫敬司大悅。即謂德勿拉士曰。國民。汝須以入獄後所見爲堂上言之。其妻又從旁聳恿。因曰。吾前主人出獄後。神思昏亂。幾如瘋人。自己姓名亦不之憶叩之。則言北塔第一百零五號。因思獄中不稱名。但言監門所署號次。必主人在獄時寄北監第一百零五號。故於巴士的而既破之後。即命獄卒導至其地。時從余同行者。尙有今日爲陪審員之一人。當日稱爲約克第三者也。余念主人在獄時。必以爲今生不可復出。必有遺囑之類。暗藏秘處。故與吾友竭力搜索。吾於壁爐之穴中。檢得一紙。視之。知爲主人筆跡。今呈之堂上。幸祈鑒察。問官曰。可命書記當衆讀之。當書記朗誦曼奈遺書時。達爾尼視其妻。露西視其父。曼奈視讀書之書記。馬丹視達爾尼。勿德拉士視馬丹。參

觀之人則悉視曼奈。此時堂上寂無聲響。屏息聽書中何事。其辭如下。

十 遺書

余亞歷山夫曼奈也。世居波威。後遷巴黎。今則幽囚於巴士的而大獄中之秘窟。每日偷空書此若爲獄吏所見。必且立罹奇禍。擬書成後。即藏之壁爐中之石罅。後世有善人君子。得吾此書。庶吾往事得以大白於天下。然逆料吾書發見時。吾之骸骨已早爲塵灰。生前苦患。亦與之同盡矣。獄中無筆墨乃研爐炭爲細末。和以臂血。聊以代墨。筆則一銹釘耳。余此時去初入獄時。已十載矣。自分今生無復重見天日之日又近來得心疾。恐終至精神迷惘。故欲乘此思力完好之時。將入獄情事。筆之於書。留待後人觀看。則吾雖死。猶貽一紙於人間。仁人義士。觀感而興。合力鋤此奸慝。吾仇終可復。而法國國民或有嚙類耳。

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十二月之下旬。其日約略記得爲二十二日黃昏。陰雲四布。似將雨雪。余覺困倦。獨自步行於仙河之岸。離余寓所纔一英里耳。忽聞車聲自後而至。奔騰至迅。余趨避道旁。俟其過去。忽軍中人探首窗外。注目視余。即命御者停車。然馬行極迅。收勒不易。車中人即呼余名令前。余以爲延醫者。故趨往就之。車中二人。已推門而出。二人皆著長衣。高領護其面。年似較余爲穉。而二人聲音相貌。乃極相肖。余已料其爲學生兄弟矣。其一人語余曰。君曼奈醫士乎。余曰。然。其人又曰。君是否昔居波威以醫術著名。今居巴黎。卓有卓聲者乎。余曰。余即其人。特不敢當此重獎。其人又曰。吾二人訪君於寓所。適逢君

出。詢之君家僕人。知在沿河步行。故疾趨至此。今幸相值。請速登車。二人顏色峻厲。且各挾有利兵。余不敢故違。而又不能貿然從之。即曰。幸二君恕我。凡延醫者。必先告我以病者所患何疾。庶得先有準備。且亦必須告我以主家姓名。第二人曰。吾二人皆貴胄。姓名不輕示人。至於病者所患何疾。君爲良醫。一見自知。吾二人反不能道其狀況。君究肯登車否。余無奈。勉強登車。二人繼入車。又迅奔而去。以上爲當日延醫時真實情形。余今日已不能更書。仍須藏之石罅。以後遇吾書中有連圈處。則可知爲一日之中所書者。圈以下。則餘日所續成者也。○○○車趨過市。久久不停。瞬息已出北關。巴黎有城垣四面皆有門仍前進不已。余在車中。亦不知道里遠近。但覺車趨小徑。不遵孔道。行有頃。至一甲第門首。車即停止。余下車後。四望無人居。惟此一家。二人即前按鈴。侯甚久。始有人來應門。其人甫啓關。探視來者何人。車中人即批其頰。似怒其應門之不速者。余屢見貴族虐遇平民。故見批頰亦不甚駭異。兄繼批其頰。弟又繼之以拳。余入門後。同車之人即自內加扇。似防外人闖入。甫至庭前。即聞樓上有人呼號之聲。二人導余登梯。甫至樓頂。呼聲益厲。二人又引余入一臥室。中有婦人仰臥榻上。貌殊娟好。年約二十左右。雲髮蓬鬆。兩手以男子衣服撕爲細縷緊縛腰際。有一縷上尙留繡金徽章。且有一愛字可辨。余略一診察。知病者所患爲神經炎。病者號叫轉側。狀似風狂。且以口力噙衣被。思欲嚼而吞之。滿口皆填塞。呼吸幾於不通。余立出其口中布縷。又撫摩其胸次。令其氣舒。一面細察其目。見其雙瞳暴張。確爲風狂。

曾步。口中時時號呼曰。吾父。吾夫。吾弟。然後口中記數。自一至於十二。數至十二忽止曰。此何聲也。乃疑神細聽。須臾即又狂呼如故。所言與前相同。如是者輪遞不止。余問曰。似此情形。已歷若干時矣。二人面目相似。余不辨其孰爲伯仲。姑以意漸之。名其性情最暴烈者爲兄。次暴烈爲弟。余問時之久暫。伯即答曰。自昨日此時起至於今日。呼號未嘗間斷。余曰。彼有父夫及弟各一人耶。伯曰。僅有一弟。余曰。彼嚙語時。言十二之數何也。仲疾答曰。或數時計上十二時耳。余此時一手仍按婦人胸次。謂伯仲二人曰。君等忽忽以我至此。殊太冒昧。若早告我以病情者。吾尚可携得藥具至。今此去市甚遠。不可得藥。又須增病人苦痛奈何。伯聞言。以目視仲。仲即曰。吾家自有藥囊。即啓筒出囊置於案上。○○○余檢視藥罇。去塞嗅之。或辨以舌。知爲各種麻醉之藥。幸施之此疾。尙爲適用。仲見余許久不語。即曰。君疑吾藥乎。余曰。否。吾正欲用此耳。余以藥灌入少婦口中。而少婦力殊猛。經他人力握其首。始入少許。余以不久尙須令其再服。故即就榻沿坐下。屋隅有婦人。似供奔走者。以狀卜之。似卽樓下男子之妻。屋中潮濕不堪。什具亦極草草。必非貴族長御之室。似臨時拓用者。臨窗以厚呢爲障。非患疾者畏光。實則病婦號聲極大。設障所以殺其聲浪也。少婦服藥後。仍號呼不止。惟余爲按摩胸次。則彼似覺舒適。號聲稍挫。余按其脈息。尙不甚猛烈。私計疾尙可爲。余坐榻中約半時許。伯又語我曰。屋中尙另有患病者。請君往視之。余駭問曰。病症劇乎。伯曰。往即自知。言已。執燭導余更入一室。○○○其室下臨馬廄。

實則非樓。乃一暗閣耳。故僅一半有承塵。一半即露屋瓦。屋之一隅。堆置薪草之屬。余瑣記此事。正以明吾記憶之力尙強。今居獄中已十載。覺當日見聞之事。歷歷猶在目也。病者爲村童。貌亦俊秀。席草臥地上。束草爲枕。似爲主人所不甚愛惜之人。年約十七八。仰目視承塵。兩手堅握按於胸際。余視之。知爲受創。非屬內症。顧乍視不知創在何處。余屈一足跪其旁。溫言語之曰。吾醫生也。爾何所苦。容余視之。童子緊護其胸次曰。吾不須醫。任其自然可爾。余始知創在胸次。乃以好言慰之。移去其手。視創係創刺。歷時已一日夜有餘。果然時即延醫調治者。尙且不可必活。今爲時已晚。無可挽救矣。其時童子已斃。余偶然視仰。見伯立於吾側。目視傷童。作鄙夷狀。余曰。此人何至受創至此。伯曰。此人係平民。直一狗耳。乃敢以無禮行爲施之貴族。吾弟忿極。故拔劍刺之。語時。絕無矜憫之色。且以臨死之人置之暗閣之上。實以其生死不足重輕。故不欲人見之也。方伯語時。童子微啓其目。注視其人。繼則移以視余。謂余曰。彼貴族驕橫極矣。然吾輩平民。亦有志氣。彼等日日奪吾財產。污吾婦女。鞭笞吾民。甚或傷吾儕之生命。然吾民固有志氣者也。君見吾女兄否。卽曰。彼號呼者即是也。蓋此簡去少婦之室尙不甚遠。其聲浪直透垣壁而出。余應之曰。已見其病狀矣。童子曰。彼貴族慣污平民婦女。然民婦中亦知有節操者。吾姊已訂婚爲同村某氏子。然吾家與彼家悉此間伯仲之仙。彼等視吾男女。皆其僕婢。男子生死。女子貞污。悉出彼人好惡。語至此。稍停。氣喘不已。稍選又曰。吾輩平民。任其橫征暴斂。役使

則不給庸資。貴族所需之麵。平民爲之代磨。貴族蓄鳥。吾民供其穀食。平民不許蓄鳥。謂爲僭妄。偶市肉脯。則必閉門食之。恐一爲所見。則強指爲富有。征斂更不堪矣。吾父恒語吾輩。謂民間生育子女。父母必哀痛異常。以無限苦患。已預儲以待。男子力能執役。女子容貌娟秀者。即無時不可爲貴人所強取。故吾輩平民。呼天搶地。但願娶婦皆不育。從此平民絕種。而苦害亦隨盡焉。余聞言。四體不寒而慄。蓋身雖非貴族。然未嘗知人間有如此不平事者。吾亦嘗聞貴族虐待平民。然今日聞童子所言。始知虐待真相。童子又曰。未幾吾姊之婿患病。彼家中無人護視。吾姊即請於吾父。草草成禮。即居吾家。俾得善爲調治。成禮後未及兩月。此人之弟一日過余家門前。見吾姊悅之。即向姊婿乞假其婦。吾姊婿不敢抗。已允之矣。而吾姊不從。彼兄弟二人乃設法楚辱姊婿。婢其不堪。終必獻婦求釋。語至此。目視伯。伯他顧避之。余因知童所言者非僞也。童又語余曰。君須知貴族有權可駕平民於車轅之下。令其曳車。彼二人執吾姊婿。令之駕車。執鞭從其後。行稍緩。長鞭立下。又令於夜間執竿驅蛙。使勿擾貴人清夢。於是白晝曳車。黑夜驅蛙。不數日已氣息僅屬。吾姊悲苦不勝。顧不欲辱身相救。一日午刻吾姊婿被釋歸飯。一見吾姊。即投入其懷。悲啼十聲。即淹然長逝。童子語至此。實已不能更言。惟憤氣填胸。尙未盡吐。故力與命爭。以求緩死須臾。俾竟其言。因又曰。吾姊婿甫死。彼人之弟即強拽吾姊以去。時吾父外出。家中僅余一人。不能與抗。尋吾父歸。告之以故。父聞言立時暈絕。不日即死。吾尙有妹。恐

更爲豪強所奪。乃挈之星夜隱匿他家。余則獨歸。憤抑已極。必欲復仇。乃於昨日懷刃來此。踰垣而入。吾姊見余至。即趨就余。余揮手勿令前。其時奪吾姊者。已聞聲而至。一見余。始則擲金錢於地。似令吾拾得即可引去。余怒甚。遽前批其頰。蓋此來與之決鬪。欲激之怒。使之拔刀自衛也。彼初則不屑與吾平民比劍。然爲自衛計。勉強拔刀。纔一交鋒。吾胸次已爲所洞。余此時見地上有斷劍一。似爲貴族所常佩者。又一笨刀。則兵士所用。似卽童子所懷至者。童子謂余曰。吾言盡矣。請扶我起坐。彼殺我之人安在。余曰。彼不在此。一面以臂挽其肩。扶之起坐。童子曰。彼雖貴族。竟避不敢見我。可鄙孰甚。彼之兄今安在。請君令我而彼。吾有言欲語之。余從其言。令而伯。枕其首於吾膝上。然彼竭其臨命之餘力。必欲起坐。余不得不隨與俱起。自後抱之。童張目語伯曰。侯爵。汝其聽之。爾貴人多行不義。惡滿之日。舉爾族類。必皆無幸。其時余之陰魂必來拘汝。受最終之審判。爾弟所爲。尤逆天背理。吾亦決不恕之。謂余不信。余今蘸血書空作十字形以爲證信。語已。探指入創口。血染腥紅。向空作十字文者再。書已。垂手閉目。已氣絕矣。○○○余復至少婦榻次。見象與前無稍差異。已知不可救藥。號呼之聲一止。大命亦隨以盡。余復以前藥灌之。冀其沉睡。坐其旁守之。而號仍不止。時至夜深。余倦極就他榻臥。天明仍輪流守候。直至次日黃昏。其聲漸微。語亦顛倒失其次序。余但能以撫摩之術。令其稍得安貼。未幾。號聲頓止。僵臥如死。余前此以其熱猛力大。不敢去其縛。至是始親爲解之。又令陪侍之婦人爲之整理。

衣着。此時余始見其腹膨膨然。蓋孕婦也。伯忽入問曰。彼婦已死否。余曰未死。特不遠矣。伯視少婦言曰。平民之生命。乃如是耐久。足見其種劣也。余曰冤憤填胸。死不易耳。伯聞余言。初則大笑。繼似不悅。即命陪侍婦人暫出。低聲語我曰。曼李醫士。吾弟爲此雌及彼療所困。行且玷吾家聲。故延君爲之診治。君年少譽隆。前程無限。須以來日爲念。此間所見事。不可爲外人道也。余知其爲恐嚇之語。故佯爲細察病婦氣息。不卽答之。伯曰。吾適所言。君聞之否。余曰。吾業醫。凡病人有所告我。必視爲極關重要之事。兩日以來。所見所聞。震駭五內。君適所言。誠不知所答。語已。復靜按婦脈。微息僅存。去死真不遠矣。偶然回顧。見彼弟兄二人咸怒目視余。余知自身已獲罪貴族目。○○○獄中陰寒逼人。手凍不良於書。且慮爲獄吏所見。移禁黑獄。則雖忍凍亦不能書。故擬從簡括。以求速了。其實吾記憶之力極強。雖一字不遺可也。少婦沉昏若僵者又一禮拜。至最後之一二日內。彼猶能作微語。吾俯首細聽。約略可能辨義。彼問我自身見在何處。余舉告之。余再三卽其姓氏。彼搖首不答。此數日內。僅余及陪侍婦人時刻不離病榻。彼兄弟二人。惟時一入視。有時潛伏門後。防余與病婦問答。空氣絕之日。余告伯仲謂病婦已不能更延一日之生命。彼等始不來窺伺。余潛察二人口吻。似以貴族與村童比劍。引爲大辱。且以童子臨死之時。對余歷暴伯仲之罪狀。因而遷怨於我。每次見我。輒含怒意。少婦於夜間十時畢命。其時祇余一人在病榻之旁。余見其氣絕。私心爲慰。蓋從此脫污辱悲憤而卽清涼安樂。較之病

退再生。爲幸多也。伯仲時方整裝欲出。以欲先得少婦死耗。尙延候於樓下。及見余至。伯仲首言曰。彼已死耶。余應曰然。伯願謂其弟曰。得此解脫。吾爲汝賀。彼二人先以金酬余。余不受。又以婦人飾事授余。余接之。仍置案上。蓋已立志不受渠家不義之錢。且曰吾以醫爲業。酬金分所應得。特今日之事。余良心上不忍受金。尙希諒我。伯仲互以目視余。與鞠躬而出。○○○嗟乎。余書至此。困憊極矣。前之所書。不暇校閱。鏤釘代筆。醜血爲墨。常人不堪。况我囚居十年。四體已不仁乎。余歸家之明日。見門首遺一小匣。啓視。則伯仲相贈之婦人飾事在焉。余此時亟欲以伯仲所爲上書政府。明知貴族具有大力。控訴必歸無效。然爲安吾心計。不願自甘緘默。因即日具呈上之大理院。此時余並不告人。卽吾妻亦不令知。當時殊不料已身冒何危險。以爲不罪伯仲。政府之不職已甚。決無反坐原告之理。因絕不爲備。是日余以旬日未歸。事務畢集。故未能將呈文脫稿。明日早起續成之。方擱筆校閱時。僕人來報有貴婦人請見。卽命迓入客室。○○○○余今日困憊愈不可支。呵凍作書。其苦百倍。心疾大發。目眩神搖。自知瘋癲之疾。不久卽至矣。來訪余之貴婦人。貌似中年態度。端莊流麗。似是大家淑媛。惟余一見其人。知其小克永年。貴婦狀殊遑急。自言爲聖愛佛雷孟侯爵夫人。余憶童子臨命時言。又見少婦縛臂之衣縷。有繡金愛字。故知來者卽爲伯妻。然余此時不克將吾兩人問答之語盡載於此。以日來獄吏頗疑余有秘密行動。窺伺極嚴。侯爵夫人似已知其夫及夫弟所爲。然尙未知少婦已死。彼知我爲少婦診視。欲我爲之代慰。

病人。且私許以援助。俾得脫逃。彼知少婦尙有妹在。此來蓋爲探聽其居所。擬時時周恤其家。以贖過於萬一。然余苦不知底細。未能告之。○○○余昨日書未敷行。卽爲獄吏搜去。幸未知秘藏之所。不然全功盡棄矣。故今日又須補書昨日所未竟者。貴婦人心極仁慈。惟不善其夫所爲。以是夫妻時有反目。其夫弟恨之尤甚。故彼在家勢極孤弱。女行時。余送之出門。見軍中尙有一小孩。年甫三歲。貴婦指車中兒流淚謂余曰。余欲小行其德。冀稍挽上天震怒者。卽爲此一塊肉耳。吾爲其母。若不爲之預種心田。此子將來亦必無倖。余逆知若父一家。惡貫滿盈。此子異日必食其報。然童子何知。余憫其將來重獲罪戾。故於遺囑中以悱惻之辭。屬其將吾飾事變價。周給彼貧家孤女。今茲不獲知其住址。殊可恨也。言已。抱其子與之接吻曰。吾親愛之卡而司。爾謹記吾言。汝母今日奔波。皆爲兒故。異日長成。必續行爾母未竟之志。汝允我否。兒踴躍言曰。吾必從命。余卽執貴婦之手親之。彼卽登車抱子而去。自後卽不再見其人矣。余入內。卽懷呈文親赴大理院投之。是日爲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九句鐘。余方與妻坐談。嗟乎。吾妻。吾書至此。心破碎矣。汝以英倫淑女。結褵未及數載。不意與汝長別。竟在除夕之夜剪燭共話時也。嗚呼痛哉。吾二人坐談時。小斯德勿拉士忽來余告。謂有人以車至門外。言有患病者居聖阿奴里街。欲延醫診視。余不知是詐。卽更衣下樓。忽忽登車。行至僻靜處。忽覺有人自後疾執吾手。反縛於背。又以絮實吾口。俾不能聲。時車亦停。見伯仲二人立於道旁。提燈照余面曰。是其人也。言已。探囊出書。視之。

即吾傍晚所手遞於大理院之呈文也。彼似書示余。作痛哭。即就車燈燃之。頃刻灰燼。余瞳目不能道一字。二人一揮手。車即轉動直送余入於生塚之中。今居此已十年矣。此茫茫之十年中。彼伯仲竟不使余知吾妻近耗。究竟此時生耶死耶。余一概不知。嗟乎。其人尙有絲毫天理耶。童子臨終時。以指蘸血向空作十字。言至最終審判。彼必訟於帝前。吾今亦將死矣。皇天后土。鑒吾哀憤。人心不死。必有大亂。彼時彼撩不死。其子若孫必獲其報。願茲一家。勿留孽種。

書記讀畢。閩堂上下狂叫如雷。競欲飲犯人之血。此時首席問官起立言曰。曼柰先生。遺書本官備聞之矣。於此可見曼先生已於二十年前爲今犯之原告人。先生爲民國元老。今茲大義滅親。不惜寡其親女。爲共和除貴族。本官益加敬佩。言已。拍掌之聲大作。陪審員先後起立表決。一致贊成死罪。每一人表決畢。參觀者咸大聲稱快。而達爾尼者。已經判決於二十四點鐘以內處死刑矣。

十一 泣別

露西一聞卡而司判決死刑。如陡被猛擊。幾欲暈絕。忽念此時卡而司所處境地。正賴我爲寬慰。何可作此兒女態以益其悲。乃力自振作。強爲歡笑。是日革黨中人又有慶賀典禮。問官等咸須赴會。故於卡而司案審畢。即忽忽離席。參觀之人。亦紛紛散去。惟卡而司巴爾沙特及捕役四人獄卒一人尙留。露西伸兩臂向卡而司。絕無悲苦可憐之狀。惟哀獄卒曰。祈國民

發大慈悲。容吾夫妻把晤一次。巴爾沙特爲之緩頰。語獄卒曰。可任其相見。爲時甚暫也。獄卒似默許。露西即趨至犯人欄外。卡而司於欄內伸臂抱露西於懷中。語之曰。吾愛妻。今與卿別矣。吾今最後爲卿祝福。兩心相慕後會有期也。露西曰。卡而司。勿爲吾慮。吾得上蒼佑我。尙可忍今日之悲痛。請君爲我二人之女祝福。卡而司曰。吾與吾女最後之祝福。最後之接吻。最後之道別。均煩卿爲吾轉達。語已。卽欲撒手露西挽之曰。尙有一言。容吾盡之。吾二人重見之日不遠也。我今日雖勉強支持。然此心寸寸碎裂。決不能永於人世矣。今有小露西在。吾生一日。則一日盡其母責。一旦與之分袂。惟願上帝爲之擇友。如昔日爲我相攸。不期而遇君者然。先是曼柰老人。亦隨其女之後。同至犯人欄外。此時忽欲跪於二人之前。以謝過。卡而司急止之曰。君何爲欲跪於吾夫婦之前。不有今日。吾輩安知君昔日之冤。吾今日始知吾二人未締婚時。君已疑我爲仇家之子。特君不忍拂逆愛女之意。故隱痛勿言。此中委曲。已非常人所堪。吾夫婦感激之不遑。更何有歎於君之意。君之美意。不克善終。亦天命所在。夫復何言。今願上帝降祐於君。祝君康健。老人一字不能答。但以兩手摘頭上髮。哀號如被重創之人。卡而司又曰。人力不可回天。今日之所遭。即昔日之種因。吾受亡母囑託之重故隻身入英。甯棄侯封。勿棄先人醜德。乃得與吾父及世父之仇家締爲姻好。以常理測之。似新交可以泯舊怨矣。無如上帝平亭人事。絲毫不枉。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雖母氏仁慈。余思幹蠱。終不獲回天之怒。今日戮余一人。已屬罪重刑輕。於先生何與。

焉。惟吾累及先生。又使女公子爲我哀痛。我心殊慚愧耳。願上帝降福先生。語已。獄卒牽卡而司行。不令再延。露西無柰。釋去其手。目送之行。合掌向天。如爲祝禱。卡而司迴顧時。猶微笑以慰之。及至不可得見。始回首投其父之懷中。若有所語。乃未及言出。已暈絕於地下。此時卡登始自屋隅出。逕前扶起露西。以臂承其首。霎時間兩頰微露紅潮。似有得色。謂洛里曰。吾抱之登車乎。我力能勝也。於是兩手橫抱露西。直至公堂之外。洛里僮得車至。與曼奈二人共護露西入車中。卡登則躍登御者座傍。逕趨曼奈寓所。既至門首。卡登又下車抱露西入其臥室。柏洛司及小露西接入。撫之痛哭。卡登語小露西曰。爾母但暈絕。不妨生命。此時任其自然。不可迫之醒。醒無益也。小露西哭曰。卡登。爾今來矣。爾能設法慰吾母救吾父否。爾爲吾母及吾所愛之人。忍見吾母如此而不加援手乎。卡登抱之與之接吻。然後徐徐釋之地上。注視露西。不轉其睛。忽曰。吾今行矣。語至此。忽又頓住。自思曰。吾今可與之接吻矣。即俯首以唇親露西之頰。附耳作微語曰。吾今以生命酬君知己矣。此語甚微。惟小露西一人聞之。當時尙不甚解其用意之所在。後此小露西嫁夫。兒女繞膝時。常和淚道之。其子女又各告其子女。凡聞此者。咸感傷落淚。須臾。卡登至外室。洛里正在慰藉曼奈。卡登謂曼奈曰。君昨日能脫卡而司於獄。權力正復不小。今日不妨姑再試之。曼奈忍淚言曰。彼中人皆許我必不害卡而司。今得而復失。豈我意料所及。卡登曰。君成事於前。安知不再成於後。明日即須行刑。圖之似不宜遲。曼奈曰。吾必爲之設法。卡登曰。君有此

決心甚善。事成則萬幸。不成亦不至於更惡。曼奈曰。吾當逕赴檢察官及首座問官之家。他人之稍具勢力者。吾亦必往求助。吾尙須作論說登之報中。爲卡而司辨冤。語已。即起身欲行。忽曰。此時彼等必尙在會所未歸。須黃昏時始得見也。卡登曰。事之成否。君自計當以何時始有實在消息。曼奈曰。四鐘時彼等必歸。吾屆時必獲見之。卡登曰。君今假定以四時往。以兩小時爲磋商之時間。吾若於九時往洛里先生處探消息。君自計能在彼間候我否。曼奈曰。可。卡登曰。天相善人。願君不虛此行。語已。即行。洛里隨之出。至門次牽其衣角。卡登回顧。洛里曰。卡登先生吾以爲曼奈此行未必有效。卡登曰。余亦不存希望之心。洛里曰。即彼中人有營救卡而司之心。試問遺書既朗誦之後。尙有何人敢倡言援助卡而司哉。卡登曰。吾亦云然。吾在公堂時。似已聞斷頭台上斧聲鏗然矣。洛里聞言。悲不能聲。堅執卡登之手。淚霰簌落地。卡登曰。君勿悲痛。吾適勸曼奈先生再謀營救者。非他。不過爲後日慰藉其女留餘地耳。今須示露兩以鎮定。不然。彼將更不堪矣。洛里拭淚曰。君言甚是。希望既絕。徒悲無益。此時急須善視其未亡人。卡登亦曰。希望絕矣。吾已。出門逕去。

十二 警聞

卡登出門後。悵悵莫知所適。自念吾須於九時赴銀行。此時安往而可。吾應否乘此時來往於通衢鬧市之中。俾人咸知巴黎城有我其人。此節或於吾事大有所助。然此刻千鈞一髮。在在須格外慎重。容吾仔細思之。於是徘徊深巷中。再四籌維。以爲前策可行。決計先往聖安多

亞尼村中。德勿拉士今日在公堂中聲言設酒肆於聖安多亞尼。卡登熟悉巴黎道路。故無待問途。自能尋至。志已決。先赴市肆飽餐。惟並不飲酒。此爲十餘年來未有之創格。昨在銀行中飲白蘭地時。實爲其一生最後之痛飲。飯罷。即就肆中酣睡。醒時甫七句鐘。出門逕趨聖安多亞尼村。途中過某肆。門懸巨鏡。即對之略將領袖更易位置。又縮髮使改常態。既已。即直赴德勿拉士酒肆。此時肆中並無沽客。惟見今日爲陪審員之約克第三在焉。彼方與德勿拉士夫婦聚談。溫敬司亦雜其間。時出己意與三人討論日間之事。卡登入門。即拔支支吃吃。操不合聲調之法語曰。以酒一小器來。馬丹一見其入。即注目視之。猶未已。更近前視之。始曰。客須何酒。卡登告之以酒名。馬丹曰君英人耶。卡登熟視其面。仍以不合聲調之法語答之曰。然我英人也。馬丹返至櫃台之內取酒。卡登取案上日報。佯若埋頭細讀。即聞馬丹語其儕曰。何極肖愛佛雷孟也。德勿拉士以酒至。語卡登曰。願君晚安。卡登佯若不解曰。爾何言。德勿拉士再言之。卡登曰。汝願我晚安乎。吾亦願汝晚安。即勳杯略飲曰。旨哉酒也。吾爲汝共和國飲此杯。德勿拉士回至櫃台。微語曰。誠然微肖。馬丹曰。何言微肖。乃極肖也。約克第三曰。馬丹一見是人。即辨其與犯人相肖。可知馬丹心中時時不忘其人。溫敬司曰。誠然。吾輩明日尙須於斷頭台前。與之最後晤面也。此後四人屢以目視卡登卡登佯若無觀。彼四人遂漸漸續談前事。不復以卡登爲念矣。約克第三曰。適馬丹之言是也。吾輩至此。必無中止之理。德勿拉士曰。天下事有始必有終。今所討論者。爲達到何等地步。方

爲終止之時。馬丹曰。吾意必殺盡吾仇。始爲終止。約克第三曰。吾甚佩馬丹之言。溫敬司亦點頭稱善。德勿拉士曰。滅盡吾仇。原非不善。特吾以爲舊主之義難忘。汝不見彼今日在公堂之情形乎。曼奈先生實已艱苦備嘗之矣。馬丹大怒曰。彼今日情形。吾曾目擊。吾以爲彼如此袒護其婿。非眞愛共和者。彼宜留意。勿使殃及己身也。德勿拉士曰。彼非有愛於貴族。特此人爲其愛女之夫。彼以愛女之故。不得不爲犯人辯護。馬丹曰。汝乃言其愛女耶。凡彼所爲。吾悉知之。彼前此日日於獄垣之外探視其夫。嘗爲吾所窺見。吾若一舉小指者。彼不獨不獲救人。且亦不得自免。約克第三曰。女國民所言。實快吾意。溫敬司即前之抱曰。女國民。汝誠安琪兒也。馬丹復怒謂其夫曰。推汝之用心。果大權屬之汝者。雖今日之犯人。猶不欲置之死地也。德勿拉士急自辨曰。吾絕無此心。愛佛雷孟罪有應得。殺之宜也。特吾以爲復仇之事。宜即殺此一人爲止。不必再事周內。馬丹謂約克及溫敬司曰。汝二人聽之。今日犯人若僅爲貴族之後裔。其罪已在滅族。此爲當日登記時已定之罪狀。無可置辨者也。請汝二人問吾夫與吾之言爲然否。德勿拉士不待二人見問。卽曰然。馬丹曰。巴士的而獄破之日。吾夫即覓得曼奈遺書。携至家中。吾二人於夜深時。其在此燈前讀之。請汝二人問吾夫有其事否。德又曰。有之。馬丹曰。遺書讀畢。天已將曉。吾於窗前曾以秘密之事告之。請汝二人問吾夫有其事否。德曰。有之。馬丹曰。吾當時飲泣椎胸。痛不欲生。蓋遺書中之所謂父者。即吾父也。所謂少婦者。即吾姊也。所謂十七歲之村童者。即吾兄也。少婦懷

中未誕之兒。即吾甥也。所謂尙有弱女寄養人家者。即我是也。吾一門老少。悉爲彼家人所殺。復仇之事。我負其責。請再問吾夫。吾有一字妄言否。德曰。不妄也。馬丹曰。然則汝尙欲我於此事即從此釋手乎。汝何不訴之天帝。祈從此火不然。風不揚乎。約克第三及溫敬司力贊馬丹抱志之堅。德勿拉士本極庸懦。見馬丹怒甚。即曰。侯爵一家。雖皆罪無可恕。惟爵夫人生時。亦嘗體恤小民者。彼之言此。意欲息馬丹之怒。不料馬丹聞言愈怒。復大聲詈其夫不止。此時有飲者數人入。爭議始息。卡登起納酒。值並佯爲不甚知巴黎市街方向者。臨行問馬丹以國民街所在。馬丹送至門首。指示其途。卡登稱謝即行。先至獄中訪巴爾沙特。忽忽數語後。即迅赴泰爾森銀行。見洛里躑躅私室之中。額際縐紋重疊。知消息必不佳。洛里見卡登至。即曰。吾適自露西家來。彼父於四鐘時自銀行出門。今尙未歸。露西猶在希冀。以爲其父此行尙可脫卡而司於死罪。然以吾測之。十成希望。已去其九。彼今在外已歷五小時之久。何以尙不歸來。殊可駭異。於是二人靜候室中。更一小時。曼柰猶未歸。洛里不能耐曰。露西一人在家。久不得消息。必更不堪。吾須往慰之。十二時許。吾當復歸。卡登允獨留俟曼柰。洛里即出。然遲至十二鐘。老人猶未歸。洛里不爽前約。應時而至。仍不見曼柰。且亦不得消息。訝曰。老人究安往者。二人對坐。互出己意。以期釋此疑團。且以老人久出不歸爲消息佳者。忽聞梯上履聲。辨之知爲老人。待一入室。見其面色灰敗。知大事已去。老人見二人在。木立呆視。不發一言。二人亦不敢避問。老人忽曰。吾何爲覓之不得。

其具必尙在。今置何處者。語時。解領袒胸脫其外衣。任之落於地上。又曰。吾徧覓吾兒。乃不可得。吾之業履。彼等又不知收存何所。事迫矣。吾必欲而成此履也。洛里及卡登相顧失色。老人又曰。勿惡作劇。速與吾具。吾欲治履也。語已。見二人不之答。即摘髮頓足。如小兒盛怒狀。嘶聲哀二人曰。君等應憐我命蹇之人。速還我具。倘今夜不能成此履者。長官必嚴懲我也。洛里曰。休矣。休矣。謂卡登曰。老人舊疾復發。不可喻以理。不如伴從其言。於是共扶老人就榻坐。令其少俟。即取具與之老人首肯向爐而坐。淚落不止。此時二人雖極悲慟。然亦不暇對泣。蓋露西此日之所恃者。惟其父一人。今其父又疾作。則無依弱女。將惟二人是賴。兩人相視有頃。卡登首先言曰。老人此行無效。最後之機會已失。今惟有先送老人歸廨。此事自應君任其勞。惟吾有要言。須與君言之。但吾無論何言。君即不甚明晰。幸勿窮詰究竟。蓋吾將有所圖。事機不密。爲禍不淺。君能始終見信否。洛里曰。君自言之。我決不疑。此時老人坐於榻上。身左右。搖時作呻吟之聲。若甚痛苦者。二人請聲極微。如侍疾之人。榻前耳語者。卡登首先拾取曼奈外衣。探其囊中。取出小護書。破視之。得一紙。即曰。事尙有濟。吾感謝上帝也。洛里急問曰何事。卡登曰。容後言之。吾事須順其次序告君也。於是自探囊取一紙示洛里曰。此我出法國之護照也汝第視之。上書錫特尼卡登。英國人。洛里執紙在手。注視卡登。不解所以。卡登曰。此紙重要。祈爲我代存。我今夜尙須入獄探視達爾尼。不欲以重要文件攜入獄中。明日臨行。始向君索還也。洛里曰。

此紙不關國事。何爲不可携入獄中。卡登曰。吾亦不能自圓其說。特心中不欲以之自隨。又以適所取於曼奈囊中之紙授洛里曰。此爲曼奈一家人出法境之護照。此照不填日期。隨時可以有效。吾早料老人必先請得此照。防風聲一緊。即可挈眷出境。此二紙護照。祈君仔細收藏。但老人一家。似宜速行。吾知官中人不久即須追回此照也。洛里大驚曰。詎彼父女二人。亦將遭不測耶。卡登曰。然大禍將至矣。馬丹總勿拉士將探之公堂。坐以與犯人同謀越獄之罪。吾適自彼酒肆中聞其自言如此。後又詢之巴爾沙特。知其事甚確。彼告我有鑄匠某人。曾見密司露西於獄垣之外。向達爾尼作勢示意。且知曼奈曾預爲二人通意。故彼一家人悉不能免。洛里聞言失色。卡登曰。徒駭無益。君能救彼二人脫此禍患否。洛里曰。此心惟天知之。然吾又何能救之。卡登曰。吾今告君以救之之法。馬丹雖有羅織彼一家之心。然極速亦須於後日實行其事。君知今日法國新律。凡與犯人通消息者。罪在至於大辟。故以速行爲佳。吾知君行裝已早戒。明日必僱長行之車。預先整束一切。須於午後二時起程。君自問可辦到否。洛里曰可。此時卡登固面紅唇赤。洛里亦躍躍有少年氣概。卡登又曰。君今夜往面密司露西。必痛陳利害。告以若不速行。死者不僅彼一人。彼父彼女。咸不能逃此兇婦之手。君言時。務必注重此一節。蓋吾知露西爲一身計。必欲與其夫同登斷頭之台。今須告之宜以老父弱女爲念。彼慈孝兼全。或可不至固執已見。至於老人。則此時病發。惟其女之言是從。當不致另生阻梗。洛里曰。此節毋須慮也。卡登又曰。君明日須令彼一家人於此登車。

。君宜遲我於庭中。一俟我至。即刻命御者驅赴凱來海埠得舟即渡海歸英。洛里曰。必一如君命。但君不歸。吾不發也。卡登曰。然。吾之護照。已授君矣。但須爲我車中留一坐次。洛里曰。吾於途中得君相佐。衰朽之年。亦得無恐。卡登曰。吾言盡於此矣。但明日專關生死。君能一一如吾所言不負我否。洛里曰。必不負君。卡登曰。須謹記吾言。明日一有差池。數人生命。即斷送君手矣。洛里曰。吾必一一知約。語已。二人爲老人整衣。扶之歸腐。卡登僅至門次即止。任洛里同老人入。已則徘徊於門外者久之。見露西所居樓燈光忽然自窗縫射出。知意中人已在其中。乃揚手向空接吻。祈上帝護佑其人。

十三 探監 返國

陰風慘淡之死囚獄中。凡已經判決之囚。皆延頸以待行刑之時。與卡而司同日判決死罪者。爲數凡五十二人。人各一窟。窟中未嘗一日無人。甲出則乙入。乙出則丙又入。斷頭台下。甲之頭血未乾。乙之頭血又加入。與之凝爲一塊。日積月累。腐血蒸爲疫氣。患之者。鮮有不死。達爾尼獨處幽窟之中。僥倖之心已絕。方其在公堂時聽書記朗誦曼奈遺書時。自問已無生理。老人縱盡力營救。奈欲殺之者數至巨萬。一二人之私情。何能奪巨萬人之公憤。雖然。生望已絕。而死又甚難。纔一凝思。已見露西立於其前。寸心爲無數柔情牽繞。此斷則彼連。一種思潮甫平。他種思潮又起。雖竭力排遣。而緣念循環。一一湧上心來。強爲抑制。苦於不能。有時援引哲理。謂人居斯世。如旅人之浮寄客邸。終必寄家。而死無善法。

被殺與病終。其中無差別之可言。塵念爲之稍抑。然一念及青春少婦。鬢齡弱女。我掉頭不顧。撒手而歸。彼不死者。又若何悲痛。因又自責其居心之薄倖。然此皆初入獄之心念也。繼而思之。我之受刑。非自作之孽。多少知名之士。已先我遇害。類皆慷慨就死。我何爲斤斤於生死之間。作此兒女之態。氣又爲之一壯。又思我就刑時。妻女必來永決。我之舉動態度。將爲彼等畢生思念之所係。不可示以畏葸。於是力求鎮定。取古今英雄義士殺身成仁之故事。以擴蕩其胸襟。須臾日色西沈。獄中幽黑如夜。獄卒以饜進。因丐之購得蠟具紙筆之屬。就燭光中繕書凡三。一致露西。其書甚長。大致謂今日聞岳父遺書。知吾父關岳氏之仇。此節卿亦未之前聞。爾我世仇。偏聯姻好。造物播弄吾人。誠爲不可思議。前吾乞婚於岳父之日。即欲以已之姓氏見告。而岳父似已宿知吾爲仇家之子。故禁余勿言。相約俟吾二人成禮之日。始以吾之世姓相告。當日吾道姓名後。即見岳父顏色大變。吾雖覺有異。然未遽疑及此也。此後吾未嘗以世姓告卿者。正以岳父再三叮囑。要余立誓。吾故始終不敢背言。卿此後不可對之道及遺書之事。彼已年邁在世之日無多。忠厚一生。困苦半世。應勿令其暮年多所悲痛。卿亦宜時時慰勸老人。言今日之事。我絕不敢歸咎於彼。巴士的而大獄被焚。而此箋箋之紙偏不同燼。此中豈非天意。至我二人欲言之事。斷非獄中草草數行所能盡述。但卿不忘我。我不忘卿。今生未盡之緣冀得續之天上。後會非遙。諸祈珍重。再者。小露西喪父。痛何待言。飲食教誨。惟卿一身肩之。尙祈爲我加意護惜。第二書即曼柰者。大致與

前書略同。惟以妻女爲託。且勸其勿過悲傷。致發舊疾。又一書爲致洛里者。此書於獄藉語外。復以岳氏及妻女託之。又平生經手未完事件。悉托其代爲了結。書已。困倦已極。就草榻仰臥。自以爲今生之事畢矣。甫交睫即夢身在英倫舊寓。自亦不知何以被釋。露西告以凡前此被逮及判決死罪。皆屬夢中幻境。已亦深信不疑。俄頃夢象轉懸。覺身已被戮。靈魂歸就其妻女。然中斧處。不覺苦痛。來去自由。與生人無異。此後神思復涉渺茫。俄而夢覺。曉色透隙而入。初尙不知身在何處。凝神一思。始知今日即爲畢命之日。然自問必死。胸中亦無所罣碍。忽然思及一事。輾轉上下。殊難忍置。蓋生平未見斷頭台。台高如何。拾級而登。共得若干級。上台以後。立耶臥耶。就刑之時。伍劊扯我頸耶。伍劊之手。血模糊耶。吾身而何向耶。吾爲第一人膏斧砧耶。抑置最後耶。凡此諸念。不由心主輒自湧起。且一之不已。輪換接續。至於窮次。然亦非由恐怖而起。此時感覺麻木。已不審所謂恐怖。一若主思念者。另有一人。已身絕不與焉。當其往復步幽窟中。聞塔上鐘鳴九下。此爲最後之九句鐘。此後十鐘十一鐘皆續過去。一去卽不再返。十二時已過其半。轉瞬將聞鐘鳴。此時心思爲斷頭台一念所拘。因力與奮鬥。竟得擺脫。防其復至。乃口誦妻女之名。朗念祈禱之文。爲心愛人祝福。須臾聞鐘鳴十二下。午前之光陰。已永遠去矣。聞之獄吏言。行刑之時爲午後三鐘。然獄吏必先時押之登車。故心中決定。以二鐘以前。爲預備之期。過此卽當萬念俱息。於是交手胸前。往來蹀躞。忽聞鐘鳴一聲。心中猶自寤帖。默感上蒼。謂面帝之時不遠。

矣。忽聞甬道中有人聲。乃止步凝聽。聞探匙入鎖竅聲。又聞有人微聲操英語曰。爾第一入。吾與之未嘗相見。然幸速了所事。遲則事敗。吾於近處相俟。語已。門啓。旋閉。即有人入。注視卡而司。而作微笑。伸指捫唇。戒其勿聲。其人即卡登也。達爾尼一見。疑爲己魂已離竅出舍。然辨其聲。確爲卡登。與之握手。則着指有物。始信真爲卡登。卡登曰。君必不料我於此時來獄中探視。達而尼曰。吾初以爲決非君至。今則確知爲君。然君來此。得毋亦爲囚虜耶。卡登曰否。吾得此間獄吏之力。來此探君。吾此來蓋承君夫人之命。有要事相告。達爾尼聞言。扼手悲痛。即曰。吾妻有何事告我。卡登曰時已迫。幸勿多問。凡吾有所言。請速依我爲之。語已。捺之坐榻上。脫己所着革靴曰。吾與爾易之。達爾尼曰。君策必不可行。人入此間。萬無生理。君欲拯我。我不能生。君則必死。卡登曰。吾非圖脫於君。惟此爲君夫人之意。吾惟奉行惟謹耳。又脫其衣袴曰。易之。隨又解達爾尼更髮之絲線。爬梳其髮。使與己髮無殊。轉瞬之間。易裝已畢。達爾尼受其播弄。如小兒在保母懷中。絕不抗拒。但連呼曰。卡登。卡登此策決無効。前此已有人妄思易裝脫逃。事洩被殺。吾不欲君枉死。重吾罪戾。卡登曰。吾未嘗語君易裝以後。即可冒余出獄。此間有紙筆。吾欲君作書。君手顛否。達爾尼曰君未來時。吾尙可以握筆。今則不能。卡登曰。甯帖爾心。姑依吾言書之。達爾尼無奈。執筆就榻問所書何事。卡登此時。右手探胸際。口授辭曰。數年前吾所語君者。今實踐矣。歲雖數遷。前事當未遺忘。君記憶之力極強。且爲多情種子。吾前言雖頗狂

囈。然自君聞之。當知我字字出於至誠。必不因年代久遠。遽爾遺忘。」達爾尼握筆疾書時。忽仰視。見卡登於懷中取出一物。駭問曰。君懷利器至乎。卡登曰否。達爾尼曰。然則君所持何物。卡登曰。君不久即自知之。吾尚有一二語請君速書。「吾正恨未有以報知己。今幸時機已至。君得此消息。可毋須悲痛。」達爾尼正書時。即覺有極烈臭味。自鼻中入。擲筆問曰。是何氣味。乃惡劣如此。卡登曰。安有氣味。吾乃毫不之覺。速執筆竟所書。時迫矣。達爾尼此時。已覺目眩神昏。猶執筆強書。字跡已模糊不可辨晰。彷彿見卡登以物近其鼻。初猶爭執。不及一分鐘時。覺天旋地轉。不省事矣。卡登乃以所書之紙。及昨夜三函悉納之。達爾尼衣袋之中。抱之臥於地上。立將絲繻縮於己之髮上。即於門次微呼曰。巴爾沙特。吾事畢矣。巴聞言。即推門入。卡登曰。吾不告爾以吾事極易了耶。且汝但昇之出。亦不爲冒險。巴曰。若僅昇此人出。誠屬易易。但君之口可畏耳。卡登曰。爾勿慮。吾決不食言也。今須速以人至昇我出門。巴爾沙特駭曰。君仍須自出耶。卡登曰。所謂我者。即此人也。彼不與我易地以處耶。吾入門時。獄卒皆見之。爾仍昇我由前道出。倘有人叩汝以暈絕之故。但言一見親族。悲梗不勝。所以致此。吾適入門時。已佯作病狀。彼等決不見疑。然汝須一一照前約行。倘行疏漏。爾之生命亦不保也。爾今速以人至巴欲行復止曰。君立誓不負我耶。卡登頓足曰。小人。小人。吾已立誓。爾尚不信。忽迫之間。猶如是淹留耶。爾送此人赴銀行後。煩告洛里先生。勿忘吾昨夜之言。促之迅即起程。巴領之。即出。卡登乃坐

榻上。以兩手掩面。狀似極悲痛者。須臾巴率二人至。中一人見達爾尼僵臥地上。卽曰。爾友今日登斷頭台。亦大佳事。何以悲痛至於絕。第二人亦作訕笑語。於是其昇達爾尼至門置。外之布床之上。肩之而去。巴爾沙特臨行時。語卡登曰。愛佛雷孟。死期迫矣。爾可自爲祈禱。卡登曰。吾自知之。汝須善視吾友。行矣。毋多言。巴鎖門自去。卡登慮爲人覷破。故傾耳以聽。不聞有人詰問及追逐聲心始釋然。須臾鐘鳴二下。卽聞隣窟之門啓。知勾卒知矣。然心中殊無所怖。忽見有人手持名單。啓門而入。招手謂卡登曰。愛佛雷孟。可從吾行。卡登卽起從之。至一廣廳。入之。幽暗如黃昏。但隱約可辨人影。此間皆今日應決之囚也。囚既至此。獄卒卽以牽反縛其手。囚有行者有坐者。有悲哭者。有注目視地默不作聲者。卡登立於屋隅。見獄卒押囚陸續入廳。有一人見之。卽止與之握抱。卡登慮爲所識破。毛髮皆豎。幸其人稍停卽行。否則殆矣。時有少婦坐於其側。眉目如畫。而清瘦可憐。忽謂卡登曰。愛佛雷孟。國民。吾向業縫紉。前在拉福司獄中。與君同囚者也。卡登佯若與之相識。卽曰。然。特汝何由獲罪。女曰。彼中人謂我謀叛民國。實則吾以一弱女子。自謀生活之不暇。何能謀叛。卽有存心謀叛者。亦不肯謀及一貧婦人。乃竟以此獲罪。天乎冤哉。言至此淚承於睫。又曰。吾殊不畏死。特冤而死。非所甘地。假使殺我一人。可爲民國福利。吾亦何惜此一身。特自問我一貧弱女子。死亦安濟國事。彼中人心理。吾殊莫測。卡登聞言。悲悼不已。特無術以慰之。女又曰。吾昨聞君已被釋。良用自慰。消息確耶。然君今日何

又在此。卡登曰吾昨日被釋。午後又被逮。今日死矣。女曰。吾二人倘同車者。君能容我執君之手否。吾非畏死。死亦良樂。特體弱甚。與君握手。可助我膽力。言已仰視卡登之面。忽然色變。卡登知其識破。即以目示意。令其勿聲。女微問曰。君擬代彼受刑耶。卡登曰。吾人忍其妻女拋塞耳。然幸勿再問。女曰。君真義士也。幸容我握君之手。卡登曰。吾二人携手同死可也。幸勿聲。

方卡登與女在獄中喁喁私談時。適有長行之車抵巴黎西關。請關吏查驗。聞關役大聲問曰。車中何人。有執照否。車中人以執照自窗中遞出。關吏視之。即曰。亞力山大曼奈。業醫。法國人。此人安在。洛里即曰。此即是也。此時曼奈宿疾未已。口中猶喃喃作聲。關吏曰。此國民似得腦疾。革命疫氣正盛。詎彼已中疫耶。洛里曰。或係中疫。其體素弱。故易於傳染耳。關吏曰。患疫者日見其多。又視執照曰。其女露西法國人。其人爲誰。洛里曰。即此是也。關吏曰。吾見其涕泗交流。已早知其即此人矣。渠非卡而可愛佛雷孟之妻乎。洛里曰。然。關吏又曰。今日夫妻乃不能並車行矣。又曰。小露西。英國人_{西律以所生之地定國籍}此女即是耶。洛里曰。然。關吏曰。爾爲愛佛雷孟之女。宜與我接吻。我爲民國國民。欲以自由精神貫澈於汝也。又曰。錫特尼。卡登。業律師。英國人。其人爲誰。洛里曰。此倚臥於車側者。即是也。關吏曰。此人似暈絕。稍得新空氣。大有裨益。洛里曰。此人體素羸弱。且有至友今日被戮。故暈絕耳。關吏曰。日日殺人。宜已見慣。何悲痛若是。又曰。雅微司洛里。

業銀行。英國人。其人爲誰。洛里曰。卽我是也。無他人矣。關吏復巡視車前後一次。驗行李。男女之圍觀者甚衆。蓋知車中人爲貴族家人。咸來瞻視。究竟與常人異否。須臾關吏持照付洛里曰。吾已籤名矣。洛里曰。車可行否。關吏曰。可。願君等一路平善。洛里稱謝。自言曰。第一難關過矣。車旣行。露西曰。車行何慢也。能令御者加迅乎。洛里曰。不可。吾等當示以鎮定。若敦迫過急。御者必且生疑。露西曰。請後願有無追我者。洛里曰。露西勿懼。並無追騎。然露西殊虛懾。時時屬洛里後顧。且問御者究可恃否。不至繞他道仍趨車返巴黎否。洛里屢以好言撫之。願車中人愈畏憚。而御者似愈玩怠。馬行欸段。人首低垂。若皆將合眼熟睡者然。忽聞車後蹄聲甚緊。連呼停車。御者即勒馬停候。露西駭極欲號。洛里即止之。探首問來騎曰。何所需。來騎曰。今日究有幾人。洛里曰。吾不解汝命意所在。來騎曰。今日赴斷頭台者。幾人。洛里曰。五十二人。來騎曰。然則吾言確也。吾友堅謂今日但得四十二人。吾固以爲不至如是殺風景。五十二人究多十人。差強吾意。君等行矣。洛里及露西心又稍釋。須臾天已昏黑。倚臥車側之人。已露復蘇之象。已能發聲作語。忽曰。吾何爲在此。吾家人均在此耶。吾襟中所懷何物。洛里及露西急起視之。忽曰。天乎。吾輩非夢中耶。速後顧有無追騎。洛里返顧。但見天茫茫。月昏昏。風慘慘。皆若奔逐車後。而追驗則無有。方五十二人在廣廳中待決之時。馬丹德勿拉士偕溫敬司約克第三。正在鋸匠之家。密議謀害曼柰一家老幼三人。共聚一處。切切私語。惟鋸匠則遙立以候。彼蓋極畏馬丹。

非奉召不敢前也。約克第三曰。德勿拉士國民。雖傷於忠厚。特爲可恃之共和國民。吾不疑其有他。溫敬司附和其說曰。共和國民中。更無可恃於彼者。馬丹以手掩溫敬司之口曰。爾勿聲。容吾言之。吾夫德勿拉士誠爲極佳之共和國民。爲人勇於任事。國家宜錫以懋賞。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彼不忍加罪於其舊主人。吾意終不能釋然。約克第三搖首言曰。吾殊爲之可惜。彼如是私其所好。不貳國民。不應如是。馬丹曰。醫士之生死。殊不足重輕。其頭加於肩上。吾無所愛。落於地土。吾亦無所憎。特於愛佛雷孟一家有關係之人。吾不能舍之不殺。其妻其女。皆應繼其夫父以死。約克第三曰。彼婦金髮藍睛。以之供斷頭台。實饒佳趣。吾每見桑木森戮少婦以後。提其髮舉以示人。爲之歎忤不置。此時馬丹以目視地。如有所思。約克第三又曰。彼小女亦肖其母。金髮藍睛。斷頭台上。幼女子極不易觀。小小頭顱。亦染以赤血。觀者必益鼓舞。馬丹此時似計議已定。忽曰。此事終不可委之吾夫。吾自晚夜聞彼言後。即慮其於吾事不忠。故吾今日甯商之於汝二人。且事宜從速。緩則恐其洩吾謀於彼父子。則彼等必先期遠颺矣。約克第三曰。烏可使之脫逃。日來斷頭台之供。已不若往日之盛。吾輩爲共和國增聲威。必使斷頭台上日戮八十人。馬丹曰。一言以蔽之。吾夫妻二人對於此事。意見必不能同。吾必欲滅愛佛雷孟三黨姻親。而吾夫則但欲滅其父黨。故今日之事。吾宜獨自爲之。即呼鋸匠曰。來。鋸匠畏馬丹如虎。立趨至前。以手加於赤冠之上。以示敬意。馬丹曰。彼婦每日向獄垣高窗之上。作勢示獄中犯。汝見之乎。吾今將控之公堂。

爾可作證人乎。鋸匠曰。吾何爲不能。每日午後自二時至四時。無論天氣陰晴。彼必如期而至。有時且携其幼女同來。此皆吾所目擊之事。語時以手作勢。效露西之所爲。以實其言之非妄。約克曰。果爾。則確爲謀叛民國無疑。馬丹曰。汝爲陪審員。必知刑律。犯此者確無生理耶。約克第三曰。必無生理。前案俱在可證也。馬丹曰。雖然。曼柰醫士究應殺之抑赦之耶。約克第三曰。但使有罪可加。何爲捨之。多一頭顱。亦大佳事。吾儕國民。咸有爲斷頭台羅致人頭之責。馬丹曰。其實醫士亦嘗與獄犯作勢相示。其事吾親見之。吾旣控其女。堂上對質時。必不能爲老人掩蓋。吾細思之。老人亦萬無生理。願謂鋸匠曰。汝三鐘時須往斷頭台觀行刑乎。鋸匠立答曰。然。吾每日必往視。且以菸斗自隨。吸菸二斗。頭顱已數十落地矣。語時。故作得意之狀。蓋彼前見王及后出遊時。曾大呼王后萬歲。其時馬丹在旁聞之。若馬丹舉以告之公堂。則彼亦將畢命於斷頭之台也。馬丹曰。三鐘時吾亦欲往觀。今夜八時。汝可至吾肆。吾當偕汝同赴公堂告審也。鋸匠竭力承其意旨曰。但得馬丹委任。視爲莫大之榮。屆時必至酒肆。不爽分刻。馬丹視之以目。鋸匠恐惶無地。遂巡避至屋隅。潛身大鋸之後。戰栗不已。馬丹又謂溫敬司及約克第三兩人曰。此時彼女必在廁中候其夫之死耗。我擬此時潛往彼家彼必痛詈共和。辱罵我執法之人。若有背逆之言。入於吾耳。吾更有辭矣。約克第三急讚之曰。馬丹偉畫。遠出常人之上。令人欽佩。溫敬司亦與之握抱。稱之爲彼所崇拜之女豪傑。馬丹以手中活計授溫敬司曰。爾先往行刑之場。爲我預留一席。吾今往

彼婦之家。西指露探其行止。即來就汝。然汝宜早往。今日觀決囚者。必更衆也。溫敬司與之接吻曰。敬如約。然君亦勿宜遲。馬丹曰。吾必先時而至。語已即行。溫敬司猶自後語之曰。囚車未至以前。君能歸乎。馬丹但揚其手。似謂必可早歸。踐踏泥滓而去。異史氏曰。法國自革命以來。人心兇險極矣。然曠暴狠戾如馬丹者。不可多見。其天性原屬強悍一流人。且自幼即見父兄姊氏爲貴族所殺。心思魂夢。皆縈洄於復仇之一念。慈祥悱惻之心。已蹂躪殆盡。一變而爲人虎矣。達爾尼之祖若父。原有惡德。而彼一身。則無與焉。刑律罪不及孥。馬丹無此觀念也。彼以爲殺一無辜。亦細事耳。至因是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女。亦非所恤。以爲其妻若女。旣爲吾仇家之妻女。當然不應生存於世間。喻之以理不可。哀之以情亦不可。彼不獨對於他人如是。即已身爲人所殺。彼決不自傷其遇。但恨己力不足。不能殺人。而反爲人所殺。如是而已。嗟乎。怨毒之於人大矣哉。不有昔日。安有今時。治國立身咸當以此爲戒。馬丹行時。胸懷短槍。腰插匕首。昂昂行市中。見之者無不震悚。先是洛里以卡登之言告露西。露西亦以父老女幼爲重。決意速逃巴黎。洛里以盡室同行。車固不堪其載。且過關查驗。亦費時刻。乃議留柏洛司及約里二人後行。以三句鐘乘輕車赴海濱。同渡海峽。柏洛司亦以其策爲然。午後二鐘赴銀行送別。視車發後。心乃大釋。與約里再歸寓所。商議僱車啓程之事。柏洛司曰。約里。吾二人不可即於門首登車。適洛里先生及女公子等已扶老携幼而去。吾二人若再以長行之車至門。必爲路人所疑。特吾此時心緒不

寧不能謀一策。汝有嘉謀可脫此險。否約里曰。吾對於後此立身行事。已有成算。目前圖脫之計。則中心殊無把握。密司柏洛司。吾今有矢天自明之事。君能爲我作旁證否。柏洛司曰。何事。約里正色言曰。女公子等倘能生返英倫。凡吾前此所操之業。今後決不再爲。柏洛司未知約里所指者爲何業。但曰。去惡從善。亦大佳事。約里又曰。尙有一事。女公子等若能脫險。吾決不再干涉吾妻祝禱。柏洛司未甚解其辭義。但曰。家政自宜由婦人操其全權。言已即放聲哭曰。嗟乎。吾女公子。汝今日痛苦備常之矣。約里曰。吾適所言。請君爲我作證。返國以後。卽煩君以我意代達吾妻。吾前此一見吾妻祈禱。卽爾不悅。今日但願其時時爲我所禱也。柏洛司曰。安知彼不於此時正爲汝祈禱。吾願上蒼有以應之也。約里曰。吾但求上帝不以吾前此所作之孽。移禍於我女公子一家。倘吾返國以後復理故業者。願神明殛我。此時馬丹已愈趨愈近矣。柏洛司曰。吾一至英倫。卽當造汝家。以汝今日之言。告以汝妻。並力白汝悔過遷善之心。然此尙不急之事。今須設法速離此間。汝有良法否。此時馬丹之足音愈近矣。柏洛司曰。吾意君宜先生僱車。預約時地候我。吾屆時往就汝同車。汝意以爲然否。約里曰。此策大可行。柏洛司曰。然則地點以何爲佳。約里思索許久。竟不能舉一巴黎街名相告。柏洛司曰。吾思得一處甚佳。吾二人每日赴市購物。必經大禮拜堂。汝可僱車候我於禮拜堂前而隙地。吾准三句鐘來就汝。今已二句半鐘。爲時迫矣。爾可速往。約里點首卽出。此時僅有柏洛司一人在家。自念眼皮紅腫。髮亦星亂。卽取水盥面。然時時四顧慮空屋

之中。有人匿伏暗隅。忽聞有衣裙窣窣聲。急仰視。見一婦人立於門次。大駭。益亦俯伏於地。水流直至馬丹足前。馬丹厲聲問曰。愛佛雷孟之妻何在。柏洛司忽憶房中門戶洞開。使人一望即知屋中已闕其無人。於是疾闔各。門已則立於露西臥室門外。似阻人不令入者。馬丹見之。亦姑聽其所爲。迨門已盡闔。二人遙立相視。各不相下。柏洛司曰。吾觀汝面。似是魔鬼之妻。然吾爲英國婦人。不畏汝也。馬丹雖不解其言。然逆知其必爲拒已而發。二人前此相見時。已各不相能。然彼此皆知所遇者爲勁敵。不易取勝。馬丹曰。吾今往行刑場。便道過此。欲見汝家女主人。柏洛司曰。吾知汝來意不佳。然吾必不能令汝得志而去。此時二人各操其本國之語。彼此不知其敵所言者爲何事。但能於目光姿勢之中。辨別用意善惡。馬丹曰。汝匿之勿使見吾。於彼無利。凡忠愛國民。須知有罪隱避。禍且莫測。汝速告爾女主人。吾欲見之。柏洛司曰。爾惡婦人。乃欲怒目恐嚇我耶。須知爾即怒裂其背。吾亦毫不懼汝。馬丹知柏洛司輕己。怒不可遏。即曰。吾不欲與汝言。趨令爾家主婦見我。若爾肥軀不能速行。可卽讓道容吾自往尋之。語時掉其右臂。若揮之使去者。柏洛司曰。汝之烏語。吾人類烏能解之。馬丹見其毫不相讓。卽前行一步。柏洛司曰。吾白列顛人種之苗裔也。英國古代土著之名若擲吾怒吾必與汝並命。倘敢以一指加於我身者。吾決不令一毛留爾頭上。柏洛司者。體碩而聲洪。力亦甚偉。惟心極慈。無論喜怒。必淚落如滂。馬丹誤心以爲中懾。因哂曰。爾色厲而內荏。不知者。且以爾爲強敵。因心易之卽大聲曰。曼柰國民。愛佛雷孟之妻。吾德勿

拉士女國民也。吾欲見汝二人。語已。不聞有聲答之。且見柏洛司。竊竊作笑。馬丹大疑。自言曰。詎彼等已開風先遁乎。乃連推他門視之。但見什物星亂。繩索報紙。狼籍滿地。似忽迫之間。束裝以行者。即曰。此間皆空屋。居此者安往。汝身後屋中有人否。容吾視之。柏洛司似解其意。即曰。吾決不容爾入此門。馬丹自言曰。倘此屋中亦無人在。必爲遁逃無疑。速追猶可及也。柏洛司亦自語曰。汝不知此間究有人在室否。汝亦殊無辦法。然吾終不令入此門。故作疑陣以待汝。汝其奈我乎。馬丹曰。巴黎之人。誰其畏我爾一婦人。乃敢抗我。吾一鳴官。爾無生理矣。柏洛司曰。此間高樓之上。爾雖大聲疾呼。路人不能聞也。吾力大於爾倍蓰。吾輒禁汝於此。多一刻鐘。即吾主人多受一分之惠。馬丹此時已萬不能耐。即欲奪門而入。柏洛司見狀。立以雙臂緊抱馬丹腰際。馬丹力爭不得脫。乃拔其髮。柏洛司低頭忍痛。力抱不釋。馬丹伸手欲取所佩匕首。而腰際爲柏洛司之臂所隔。柏洛司知其用意所在。即曰爾有佩刀。然不能取用。吾力大於汝。爾不得利器佐汝我終久必能殺汝。馬丹又探手至胸次取短槍。爲柏洛司所見。急釋手。擊之以拳。本擬擊使落地。不期馬丹指已按機。被柏洛司一擊。槍口向內。彈子飛出。適中。馬丹胸次。柏洛司但覺響聲震耳。火光一閃。烟氣騰滿屋中。馬丹應聲而倒。初尙不知其死。繼見血液湧出。始知已中彈死矣。自知大禍已肇。不暇整髮淨面。即取冠戴之。而蒙紗罩而出。反鎖其門。納匙袋中。途經一橋。即擲匙於中流。迅步奔禮拜堂門次。見約里已駕車以待。即問曰。街中有聲響乎。何靜悄乃爾

。約里見柏洛司亂髮敝衣。同語奇特。茫然莫悉其故。即曰。凡平日應有聲響。此時亦復如是。柏洛司曰。爾何言。吾乃不聞。約里再言之。柏洛司仍無所聞。約里駭極。但點頭示意。柏洛司又曰。我不能聞。爾大聲言之。約里曰。異哉。別汝未及一句鐘。爾乃忽變爲聾婦人耶。柏洛司曰。吾但覺火光一闪。砰然作巨聲。此後絕不聞聲響矣。約里自言曰。此婦人誠令人不解。詎飲何毒汁。藉以壯膽。竟至耳聾耶。忽聞車聲隆隆。戰兢言曰。彼可怖之囚車至矣。卽謂柏洛司曰。爾聞車聲乎。柏見其唇動。知與已語。乃曰。汝所言吾不能卽之。即大哭曰。約里。吾但見火光一闪。大聲震耳。此後卽若天地之間。絕無聲響。吾詎從此聾耶。約里搖首曰。果囚車之聲爾亦不聞。吾恐汝今生不復能更聞聲響矣。囚車行巴黎道上。輪軸軋軋作空厲之聲。計車凡六輛。分載五十二人。啣尾向斷頭台而去。觀者途爲之塞。車劈人叢而行。如駕犁過田土分兩行。臨街人家。有憑窗下視者。然囚車日日經過其地。數見不鮮。竟有操作如常不稍瞻顧者。其有居僻巷中爲囚車所不經過者。每來此處取相識人家登高眺望。主人立其傍。指車中人一一告以姓名。至車中人則狀態殊不一致。有縱目四觀者。有垂首閉目者。有飲泣者尙有一人預飲烈酒。在車中狂叫辱罵者。車之兩旁。衛以騎兵。觀者時時問誰爲愛佛雷。孟騎兵輒以佩刀指第三車中執少之手之人示之。車行甚緩。觀者屢以此爲問。似今日所最注意者。卽此人也。車過某禮拜寺門首。觀者攀登以待。蘇洛門亦在其中。熟視車中人。第一車已過。不見其人。復視第二車。亦不見其人。大驚失色。自念詎隨登

車時。彼已供出我名耶。及至第三車至。見卡登立於車中。堅執少婦之手。俯首似與少婦長談心始釋然。此時忽於立於其旁之一人問衛兵曰。誰爲愛佛雷孟。衛兵指示之。其人即大呼曰。貴族應速死。宜滅其族類。蘇洛門慮爲卡登所見。即止之曰。勿爾彼惡貫盈轉瞬頭即落地。此時何必爲此投井下石之舉。其人不聽。大呼。如故。卡登舉目外視。瞥見蘇洛門。熟視之不轉瞬。蘇洛門毛髮爲豎。少頃。車行已遠。始不復見。鐘鳴三下。斷頭台聳出人叢之上。了然可見。凡沿途從囚車行者。至此咸分立於台之四圍。有婦人無數。已先據高台而坐。手中悉持活計。其中起坐無定。作聲如梟鳥者。則溫敬司也。溫敬司曰。囚車已至。何德勿拉士女國民猶未來。乃四顧小呼其名。卒無應者。曰異哉。女國民每日皆如期來此。今日決其世仇。或乃偏不能目覩。殊爲可惜。若更一刻鐘不至者。已不及見頭顱落地矣。時車中囚已紛紛登台。立於兩側。挨次受刑。瞬息伍劍拽起巨斧。斧以鐵槌穿繩提之但見寒光一閃。即有一人俯拾頭顱提髮高舉。以示衆人。羣婦人即數曰一。又一閃。又一頭顱高舉。羣婦人曰二。如是者。每戮一人。羣婦人必按序數之。卡登及縫紉之婦。雖已登斷頭台。猶握手不釋。婦曰。吾得君勗我嘉言。得以至今無恐。吾此時一心專注於爲萬衆捨身之耶穌。然君不在吾側。吾自問無此堅決之心也。意者。上天憐爲弱女子。故臨命之時。遣君以慰我耳。卡登曰。爾我二人脫離苦海不遠矣。汝列第二十二。吾名列二十三。汝今但注視吾。勿涉他想可矣。婦曰。彼等行刑。爲時速乎。卡登曰。甚速。無痛苦也。可勿怖。女曰。吾無父母兄弟。但有

表妹一人。年少於我五歲。吾二人本同居。以貧不自給。故我來巴黎爲糊口之計。不料爲彼中人所逮。今日就死。吾表妹未必知此消息。君適言我死必往天堂。特吾舉目無親。到彼不嫌寂寞否。卡登曰。天堂之上無苦惱。無時候。善人入之。不憶生前憂患。汝表妹爲善人者。行必至天堂與汝聚首。婦曰。然則吾心慰矣。彼人將來召我。我今欲與君爲最後之接觸。卡登從其言須臾創曳之去。即聞台下婦人大聲呼第二十二。卡登瞑目默誦。曰「上帝言。吾即生命之源。善男子善女人。信吾道者。死者復蘇。生者永存。」此時人聲愈洪。萬目共集。台上斧光一閃。迅如電掣。羣婦人大呼曰。第二十三。

是晚巴黎市人之往觀行刑者。咸謂愛佛雷孟臨死之時。直立台上。凜凜若天神。一如二約書中。新約所載先知人就義時情狀云云。異史氏曰。古先知人對於未來之預言。曾有人爲之記載。吾人翻卷即得。卡登臨命之時。確有先知之能事。果有人爲之記載者。大致必應如下所云。吾見巴爾沙特。克列。德勿拉士。溫敬司。及他革命首義之人。創爲此斷頭台以戮其仇人者。旦晚亦將駢死於此斧下。吾見法國有真正愛國之人興起。撥亂反正。蔚爲全盛之大國。我見達爾尼一家臻臻日上。永遠爲英國國民。我見露西手抱幼兒。即以我之名名之。我見曼奈白髮童顏晚景殊樂。行道濟人。口碑留於後世。我見洛里年老嬰孺已退職閒居。與其老友曼奈。膩友露西。日日過從。談笑極歡。我見以上諸人心坎中皆鑄我遺象。日日禱祝。數世以後。心衷如一日。我見露西白髮龍鍾。率其孫曾。年年今日。爲我設位而哭。我見彼夫婦

天年已終。合葬於禮拜寺側。路人經過。咸指爲善人之墓。我見小卡登。露四所生子長成以後。亦繼吾業爲律師。聲名震鐸。人皆稱爲我之後身。其後遷法官。平亭訟案。各得其宜。我見彼授室生子。每令其子女羅列膝前。告以我代死之故事。聲淚俱下。我自問虛度一生。人已兩無所利。拚我無用之身。全彼一家骨肉。較之潦倒以死。爲愈多也。人孰無死。此死最爲值得。

(完)

漢譯雙城故事

原著者英國 C, DECKENS

譯者浙江魏易

全一冊定價洋九角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87

472.514